

# 目錄

發刊詞

三元里平英團史實調查會記錄……………(一)

時局圖題詞……………(七)

一九零五年反美運動各地開會日表……………蘇紹柄(三)

萊陽事變實地調查報告書……………山東旅京同鄉(六)

閔爾昌舊存有關於武昌起義的函電……………下孝萱輯(八)

光復杭州回憶錄……………鍾豐玉(九)

辛亥革命浙江光復紀實……………呂公望(二〇)

浙江辛亥革命光復記事……………張效暹(二八)

一九四二年晉西北臨時參議會文獻……………正義報(三五)

## 圖片

三元里平英團二幀

時局圖一幀

辛亥革命十五幀

晉西北解放區十二幀

## 發刊詞

歷史科學底首要任務是要研究和揭示生產底規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發展底規律，社會經濟發展底規律。要完成這個任務，就不能以抽象的社會學的公式代替歷史之有系統的講述；就須從客觀存在的實際事物出發，詳細佔有材料，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因此，歷史資料對於歷史科學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佔有史料應是歷史科學工作的第一步工作。

中國近代、現代史的資料，從鴉片戰爭以來到現在百餘年間，公私所存的檔案、函電、日記、著作稿本、書籍報章以及民間傳說和耆老見聞等等數量多得很。但是因為這些資料散在各地，散見于各書，不曾集中；許多資料還未經整理，雜亂無章；有些資料還未搜集齊全，少頭缺尾；以致在研究工作和教學工作中時常感到資料缺乏。近幾年來，歷史科學工作者和熱心歷史科學的人士，收集了許多史料，並進行着整理和流傳的工作，現在出版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和中國現代史資料叢刊以及許多書籍和期刊上發表的資料與著述，就是顯著的成績。然而中國近代史的資料浩如烟海，不可能在短期內全部收齊或全部印出，還須長期的繼續收集和刊印。

我們舉辦這個刊物的目的，主要是陸續蒐集資料，陸續刊印資料，使一些可供參考的資料能夠流

通，這與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和中國現代史資料叢刊等以一個問題為中心編印大批的材料不同，而可做為那些已出版的資料書籍的補充。

本刊將刊載鴉片戰爭以來百餘年間中國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各方面的原始資料以供給大家參考。當然整理資料也是一項重要的工作，廣泛流通的資料，應該是經過整理的。但是深入的整理工作，本刊為能力所限，不能做到；所做的只是初步的選擇、辨別和加一些簡單的註釋，並刊載一些整理資料的文章。本刊熱烈地希望由此而引起大家以更大的注意來蒐集並整理近代、現代史資料；更特別希望收藏家提供所藏的資料、史實的身歷者寫出回憶、各個崗位上的工作者利用便利的條件進行一些有關的調查研究，使更多的重要史料能夠逐步整理出來，這對目前的歷史教學和歷史研究工作乃是十分必要的。

近代史資料的創辦，是在不同工作崗位上的熱心歷史科學、關心史料工作的同志們幫助之下實現的。創刊號出版，首先應該向這些同志們致謝。今後希望大家隨時賜予指示和幫助，使這個刊物能夠完成工作任務，並能夠逐步改進。

# 三元里平英團史實調查會記錄

編者按：一八四〇年到一八四二年鴉片戰爭時，英國侵略軍所到的地方，多有人民自發的武裝抵抗，平英團是其中規模最大、抵抗最力、對後來反帝反封建革命運動影響最深的一次抗英鬥爭。廣州市人民政府民教科爲了研究現在保存下來的平英團旗幟，曾在三元里區召開調查會。在開調查會時，三元里貧民李翀偉還寫了一篇筆記。調查會記錄和李翀偉筆記，不止說明了平英團旗幟的來源，並且也說明了平英團的起源和鬥爭的過程。三元里農民所述的事情，固有與史實不符之處（如突山誤爲琦善），但就平英團鬥爭的過程說，應是可靠的，可以補充其他資料的不足，亦可糾正其他資料的錯誤（如梁廷枏夷氛聞紀誤言三元里等村人民抗英鬥爭係先由舉人何玉成東傳各村）。

調查會記錄原件存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李翀偉筆記爲調查會記錄的附件。今將李翀偉筆記中敘述鴉片戰爭概況一段刪去。

時間：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八日。地點：三元區人民政府。

出席者：李翀偉，貧民，三元大街七四號。

韋祖，中農，東華里二巷一號。

李大咸，中農，松志巷十一號。

李景泉，中農，世康五巷一橫巷四號。

李堯妹，貧農，北約大街一〇六號。

梁鏡鴻（三元區三元里鎮鎮長）。

陳觀月（三元區人民政府民教科幹部）。

主席：張濤（三元區人民政府民教科科長）。

記錄：梁國廉（三元區人民政府民教科幹部）。

（一）韋祖（現年六二歲）：「據祖父說，英兵佔領廣州市郊區所有砲台，時常下來捉百姓鷄鴨，予取予携，姦淫擄掠，無所不爲。本人祖父紹光當先發起人，四處宣傳，寧死不辱，大家憤起搏鬥，死傷三四人。起初只是三元里村民，英兵回報，起大兵鎮壓；農民先將婦孺遷往西海槎頭、潭村一帶，並一面鳴鑼召衆，共集一零三條村，最遠的蚌湖、鴉湖亦聞風而起。當時糧食最爲緊要，石井婦女自動起來携飯至三板石路，放在路邊，凡殺敵者不論何人肚饑皆可取食，在後方支援。打仗一攻一守約四五天，有一個懂得軍事戰略的人黃表，在下午八時集合各村所有燈籠、牛油燭，大喊殺敵，虛張聲勢以誘敵。英兵懼怕以爲天明會進攻，羣衆棄下燈籠設「空城計」，英兵集大兵包圍。適值黎明時天下大雨，田中水滿，英兵因裝備是皮靴，抬槍，行動不便，抬槍失效，農民用鋤頭武館挑扒等反攻，殺得英兵屍橫遍野，大小蛇地、大小雙塔、長壽橋、菱角隆、西德勝（敵人司令部）、飛鵝嶺、三帽嶺（主戰地）一帶殺敵最多。英兵敗退回廣州市，閉城先發砲，時英兵據廣州城外砲台，並未入廣州

城」擊三元里一帶。清朝琦善「係奕山之誤」派官兵制止鄉民，強迫散隊，否則由該鄉負責，鄉人散去。最慘的【是】貪官污吏來鄉調查，不加獎賞，將生捉英軍十一二人（圍困在四方砲台地方）交南海縣府，由清朝議和，一面反嚇鄉民負責六百萬兩（圓）賠款，鄉民死傷的自理。因此羣衆埋怨政府，有一首怨氣歌：「一聲砲響，義律埋城，三元里被困（一說三元里頂住），四方砲台打爛，伍子垣（住河南溪峽，是大洋商，廣東鴉片由他最初搞起來的）頂上（因當時清朝無錢賠款，由伍借出故稱頂），六百萬講和，七七禮拜（襯句），八千斤未燒（指虎門八千斤重量大砲沒有響，敵人便進了來），九九打吓（九九廣州土話時不時的意思，指腐敗清朝無能，只是略抵抗，不敢正面打），十足輸晒。」

（二）李景泉：「材料是由伯父李文齋、李錦口述。當時有東莞土橋村鄧亞洗是殺敵最勇敢的一個，是三元里當僱工担炭灰的，體格雄偉，只他一人受賞，後利用他當順德縣大良城都撫，十八年後由他子姪繼續。」

（三）三丫巷李章福誓要殺番鬼，打後還要殺，最義氣；殺了兩個英兵，在西村被圍，逃荷塘用蓮葉蓋着得免。章福現無後代。

（四）李獅偉、李堯妹、李大咸：「起初大家原本沒有旗幟的，激於義憤，一窩蜂衝出，「父不知子去，子不知父去」，以血氣為本位。後因進退不一致，散漫無組織，有人提議去三元古廟取北帝三星令旗為號，旗進人進，旗退人退，吹螺亮打鼓進兵，打鑼收兵。並規定十六歲至六十歲不准出村，均須上陣，婦孺疏散。但婦女最熱心，隔數村亦送飯來，最緊要這點，因遠方來的得接濟，故能發動一

零三條村，人數不詳。當時是將廟中旗拿出來以香花蠟燭宣誓，准進不准退，現存缺角三星旗，由更練館（農村中地方武裝）保存下來。因鄉中武力全付托更練，保衛治安，歷代相傳，凡是出隊必以此為標誌，爛了再造，式樣百年來未改，是黑底，白三連星，白牙邊。因鄉人崇奉此北帝神，天旱求風雨，香火極盛。用北帝旗意思是「打死無怨」，「神靈保佑」。

（五）又現據三元里農民說：「菱角石窿地方有英軍骸骨一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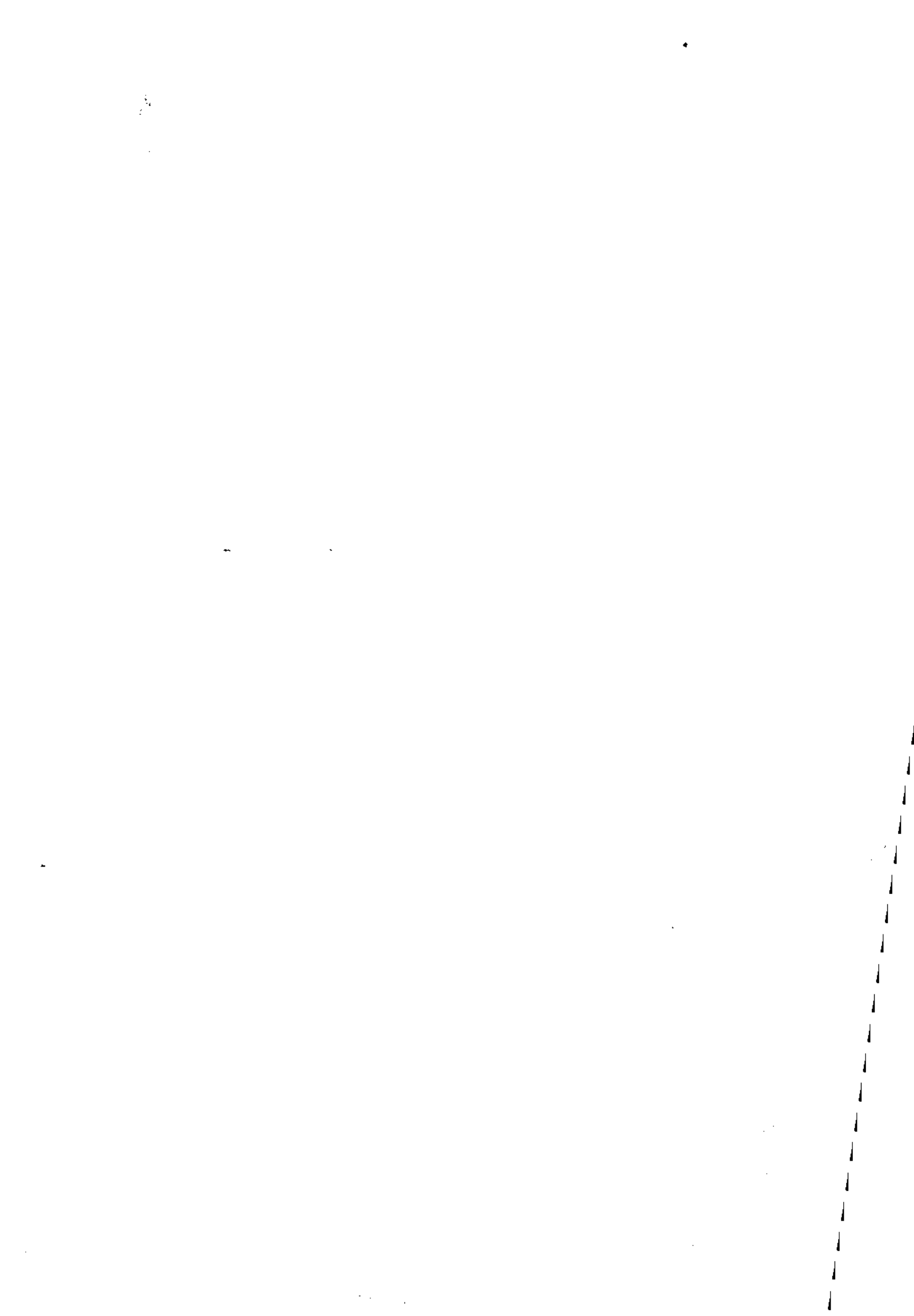
## 廣州市北三元里鄉平英團歷史

李璠偉筆記

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五日（一八四一年二月二十五日），義律回粵。一八四一年五月廿三日兩次攻城，清軍大敗，廣州遂告淪陷。〔英軍並未進入廣州城內〕。時英軍入城後駐兵於大北門外至白雲山一帶之山頂砲台，時到三元里姦淫擄掠。夏曆五月初五日（六月二十三日），英軍十餘人到三元里鄉東華里，見韋紹光之妻，恣意調戲，鄉人見狀，認爲忍無可忍，羣憤而擊之，殺死敵兵八九人，將屍棄於里口之豬屎坑內。逃脫之敵軍回營報告經過後，義律提兵到鄉，兇如羣虎，鄉人觀狀，急將老弱婦孺徙於西海以避其鋒。一面迎戰，一面鳴鑼，北上求援。時聞鑼義起到鄉援助者一百零三鄉，共三四萬人，與之大戰三晝夜。至初七（二十五日）晚，鄉人變更計劃，燃點燈籠、火把，向白雲山上虛襲，將燈籠、火把盡插山上，偷道回鄉。敵軍見狀，回軍向山上包圍，豈料空無一人，知是中計後，鄉人將他圍殲。是時適天降大雨，敵人之火藥盡濕，已失效能，鄉人奮力殺敵，大獲全勝。是役殺敵千人

〔數目不確〕，並生擒義律及長官十餘人。初八〔二十六日〕晨琦善〔係奕山之誤，下同〕派兵到鄉制止息戰。各鄉鄉民各自拔隊回鄉，戰事結束。初九日〔二十七日〕鄉人將義律及長官等十餘人解往南海縣府。琦善與之議和，賠償軍費六百萬兩〔圓〕，然後退兵。後由河南溪峽伍子垣墊支軍費六百萬兩〔圓〕，和議遂成。





# 時局圖題詞

編者按：時局圖和時局圖題詞是朱士嘉同志於一九四〇年在美國國立檔案館發現的資料之一。原件未註明年月，據文字判斷，既言沙俄「佢見着人就亂屠，村就亂燬」，似在一九〇〇年以後；又言沙俄「佢重心心想着吞高麗」，則似在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爆發以前。這幅圖和題詞，說明一九〇四年以前六個帝國主義國家侵略中國的形勢，說明滿清政府的昏聩，也說明當時中國人民革命的要求。

一八九八年與中會會員謝纘泰會繪製時局全圖（The Situation in the Far East 見馮自由著革命逸史一九三九年初版六三頁）號召愛國人民抵制帝國主義瓜分中國，題詞曰：「沉沉酣睡我中華，那知愛國即愛家，國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圖中以熊代沙俄，狗代英國，蛙代法國，鷹代美國，日代日本，腸代德國。因為謝纘泰與英帝國主義關係密切，所以他在圖中偏袒英、美和日本，並未揭穿其兇暴的真相。現在發表的時局圖顯然是由謝氏圖修訂而成的，將英國改爲虎，又增加滿清政府的昏聩形象，比較謝氏圖完善得多。

題詞全爲廣東方言，可知作者爲廣東人，但還不能知道這位愛國志士的姓名，甚爲可惜！文中加了一些註釋，其中關於廣東方言部分是本院語言研究所饒秉才同志加的。

爭七（二）野氣！

（三）也——什麼。

使也思疑！

時局分明睇(三)吓便知。

你睇俄國好似一隻大黑狼到極地(三)，

張牙伸爪以惡爲題。

踏實山、陝、遼東兼及直隸，

滿洲、蒙古都係佢(三)跨下東西！

佢重心心想着(三)吞高麗，

又把眼神插住個個哈爾齊齊(三)。

若然俾(三)佢來交噬，

(二)睇——看。

(三) 以下言沙俄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第三章說：「從十九世紀末葉起，各帝國主義國家開始了加緊奪取太平洋上統治權、瓜分中國的鬥爭。沙皇俄國也參加了這個鬥爭。」沙皇政府割去中國的遼東半島，武力佔領北滿。「沙皇政府底勢力已伸展到高麗。俄國資產階級已擬定在滿洲成立「黃俄羅斯」的計劃。」

(三) 佢——他。

(四) 重心心想着——一心想着。

(五) 即齊齊哈爾，蓋爲讀起押韻而改爲哈爾齊齊。

(六) 俾——給。

片地(三)將來被佢踏低！

佢見着人就亂屠、村就亂燬(三)；

當你地唐人(三)性命賤過沙坭！

重怕有個法人同佢合計(四)；

你睇佢伸開髀膀係一隻大田鷄。

佢坐實安南來造過底(三)；

重話暹羅個便(三)都是任佢施爲；

四川扒到兼雲貴；

瓊州攬住重話要兩粵東西。

怕佢叻聲來一吠，

(三) 片地——遍地。

(三) 列寧在中國的戰爭一文中嚴斥沙俄參加八國聯軍侵略中國。指出沙俄政府屠殺中國人民，燒燬整個村落，是野獸的行爲。

號召俄國工人階級制止沙俄在中國的政策，打倒沙皇政府。

(三) 唐人——中國人。

(四) 以下言法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

(三) 他佔據安南做爲根據地。

(三) 重話暹羅個便——還說暹羅那邊。

箇陣三川、廣、雲南就惹問題。

故此英國好似一隻大蟲同佢抵制<sup>③</sup>，

蟠埋兩廣誓不輸虧。

佢就全身枕住箇長江位。

又見膠州入了德國箍圍<sup>④</sup>，

故此伸尾搭埋威海衛，

預備俄人南下佢就發起雄威。

寧可左眼暫留時半閉，

等佢飢鷹側翅插下個面花旗<sup>⑤</sup>。

重有東洋一箇如唇齒<sup>⑥</sup>，

都話同文同種兩兩相依。

① 箇陣——那時。

② 以下言英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並言英國和法、德、沙俄爭奪中國的矛盾。

③ 此句言德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在山東和英帝國主義衝突。

④ 花旗——美國。此句言美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英、美妥協，美帝國主義以菲律賓爲根據地向中國伸展勢力。

⑤ 以下言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它口頭上說和中國唇齒相依，可是它奪去了台灣又向中國大陸伸展勢力。

點想三佢又光射却台灣去，

重有層層光射影入迷離。

唉！我好笑好嬲還有箇只蝦仔三，

佢一身鹹氣重八字鬚仔飛飛！

枉費你中原如許大地，

總係一角呢埋三有三的作爲！

睇佢大睡長眠猶是未起，

佢重張開羅網等你起脚難飛，

俾的者也之乎迷住你三，

俾的弓刀大石等你越練越更頑皮。

造官的提住箇金錢來做生意三，

三 點想——那裏想到。

三 蝦仔——初生的男孩，以它代表滿清政府。以下言滿清政府的罪惡。

三 埋——藏。

三 冇——沒有。

三 滿清政府以科舉麻醉人民，使習文者只在「者也之乎」的字句上用力，使習武者只練習「弓刀大石」，都不去關心國家的進步。

三 做官的只是貪污。

兜肚陰虛實在惡醫(三)！

箇的財主人家諸事懶理，

酒色昏迷樂此不疲，

點知到外便重有好多謀住你，

立刻時常會起禍機。

況今日事已臨頭收手未易，

若係你地華人唔發奮重等到乜天時(三)！

(三) 惡醫——難於診治。

(三) 如果你們中國人再不奮發圖強還要等到什麼時候呢。

# 一九零五年反美運動各地開會日表

蘇紹栢

編者按：十九世紀末期，美帝國主義虐待華工日甚一日，並擴大為虐待一切華僑及路過美境的中國人。一九〇四年末中美舊約期滿，美帝國主義企圖在新訂條約中繼續保持虐待華僑的條款，因此，激起我國人民的反抗。一九〇四年末到一九〇五年初各地華僑報紙及國內許多報紙，不斷刊載反抗美帝國主義虐待華僑的文字。一九〇五年五月（陰曆光緒三十一年四月），反美運動逐漸進入高潮，上海商會會議決定，如兩月以後美帝國主義仍不改變虐待華僑的苛例，即行抵制美貨，此後各地人民陸續開會，展開了反美運動。七月二十八日（陰曆六月十八日），抵制美貨正式開始，反美運動發展進入高潮，全國各地各界人民，差不多都捲入了這一愛國運動。在反美運動中，滿清政府充當美帝國主義的走狗，禁止人民的愛國運動。一部分資產階級以中外日報為代表，公然反對人民的愛國運動；以上海總商會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發動了這一次愛國運動，但在運動一開始就表現了極端的軟弱性和妥協性，他們不敢反對帝國主義的美國政府，妄說「美定苛例實由美廷曲徇工人之請，所以虐待華工者，此中有難言之隱，非出其上本心」；他不敢依靠羣衆，而是把一切希望寄託於滿清政府和滿清官吏，甚至希望美國領事、商人、報館、教士來主持「公論」。上海總商會中的資產階級，態度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一部分販賣美貨的大商人以滬學會為代表，表面上贊成反美運動，實際上暗中破壞，七月二十八日以後，公然破壞這一愛國運動；一部分資產階級以上海總商會會長會鑄（字少卿）為代表，發動了反美運動，其軟弱性妥協性在七月二十日以後日益



明顯，八月十日以後，就不見其活動了。在這一次反美運動中，中小資產階級、小商人、手工業者和工人，始終堅持鬥爭，八月以後的反美運動主要是這些人所進行的。本文爲會鑄託蘇紹柄所編山鐘集中的一節，原名「開會抵制」，所收資料並不完全，印刷亦有錯誤，但是從這一篇記載中，可以使我們看出當時反美運動深入全國各地各界的概况。

光緒三十一年四月初七日（一九〇五年五月十日）上海各幫商董因美禁華工事特開商務總會集議對付之策。未刻，到會者源源不絕，迨座客已滿，由曾君登壇演說，激昂慷慨，語語動人。繼即提議抵制之法，大旨謂以兩月爲期，如美國不允將苛例刪改而強我續約，則我華人當合全國誓不運銷美貨以爲抵制。其陳說辦法甚爲中肯，時在座紳商無一人不舉手贊成。隨後公議電稿稟請外務部堅拒簽約，並請南北洋大臣鼎力主持電部抗拒，又遍電各省商會請爲傳諭各商協力舉行抵制辦法。

初九日（十二日）廣幫紳董大集同鄉於廣肇公所，到者不下千人，爲地所限得入者約居其半，餘皆擠擁門外。先由鄭君布告集議緣由，並言欲合大羣以實行抵制之法，當先各去其私心。次由凌君潛夫演說。凌君現在李京堂處充當譯員，曾寓美國十餘年，就職海關者四年，於美國虐待華旅情形習聞慣見，今爲一一述其慘狀，其言之親切哀痛，聽衆有爲之下淚者。繼言對付辦法：一、中國無論公私一概不用美人；二、華人之受顧於美者均即自行辭退；三、華人均相戒不用美國貨物。其詞甚繁，今不備錄。繼有安徽人方君守六爲茶磁公司副總辦，去年赴聖路易賽會曾受美國種種留難，即將其所身歷之境慷慨痛言，其所陳對付辦法：一、請華官不發美人入內地護照；一、將華人近日籌議對付情形電

告美國各報館請持公論；一、託駐滬美領事稟告本國政府。至論最後之對付仍以全國不用美貨爲第一善法。方君演說因言語不通由鄭君代爲傳述，其餘相繼演說者尙有四人，大致略同，定議致電外務部駐美梁使〔梁誠〕，岑督〔兩廣總督岑春煊〕，張太僕〔太僕寺卿張振勳〕，香港東華醫院，廣東各大善堂並各埠。

十一日〔十四日〕建幫紳董就泉漳會館踵行集議，到者幾無插足地，尤見建幫同鄉感情之摯。未刻會君登壇演說，除與商會所說大旨相同外，復發明美定苛例實由美廷曲徇工人之請，所以虐待華工者此中有難言之隱，非出其上本心，蓋工黨爲之也。然工人所作端賴行銷，一旦華商不買美貨，則所出之貨定必滯消，滯消即有碍工作，如此則所以害人者適以害己，我華人轉有所不忍。爲今之計，先體朝廷與美敦睦之誼，後盡華商與美交易之情，婉曲告知寓滬美商，此次華商與美停交實出萬不得已，請其電達政府挽回定例；如其不聽，二個月後一律不買美貨，重言聲明抵制各法。說畢衆皆拍手贊成，當即傳電通商二十一埠一律照辦。

繇自海內外通商各埠內地城鄉僻壤，凡商界、學界、女界、工界聞風興起接踵開會，國民合羣於斯爲烈。尤難者戒用美貨萬衆一心，電費會資不惜巨帑，文明抵制照耀環球。爰檢各報所載地名會所編次月日於後：

十三日〔十六日〕 上海人鏡學社。

十八日〔二十二日〕 上海商務總會第二次，滬學會，城內商學會。

二十四日〔二十七日〕 廣東廣濟醫院。

二十八日〔三十一日〕 蘇州士商假福音醫院提議。

五月初一日〔六月三日〕 廣東廣濟醫院。

初二日〔四日〕 湖州士商借潛園。

初九日〔十一日〕 廣東廣濟醫院；福建閱書社。

十五日〔十七日〕 營口三江會館。

十六日〔十八日〕 天津商務總會，天津學界借闔津會館；南京學界借思益堂；杭州士商借阮公

祠；汕頭同文學堂。

十八日〔二十日〕 新嘉坡同濟醫院。

十九日〔二十一日〕 上海北關總會。

二十三日〔二十五日〕 汕頭萬年豐會館；杭州西太平巷馮宅；湖州大小各學堂；武昌大觀書

院；廣東廣濟醫院。

二十四日〔二十六日〕 揚州閱書社。

二十五日〔二十七日〕 廣東潮州八屬會館。

二十九日〔七月一日〕 蘇州爭約處第二次借元妙觀。

三十日〔二日〕 揚州閱書社借義務小學校；嘉興士商借精嚴寺。

六月初一日〔七月三日〕 廣東廣濟醫院。

初二日〔四日〕 南匯演說會。

初三日〔五日〕 蘇州洋廣貨公所；奉化龍津學堂；直隸冀州學堂。

初四日〔六日〕 湖北天門演說會；紹興大善寺。

初七日〔九日〕 上海女界借榕廬；廣東會廣益〔此處恐有誤〕。

初十日〔十二日〕 上海蜀商公所；無錫商會；南翔女學堂。

十三日〔十五日〕 荊州江陵圖書館。

十四日〔十六日〕 上海滬學會借文明小學堂；蘇州女界借蘭陵女塾；漢口各幫借沈家廟。

十五日〔十七日〕 蘇州汀州會館；廣東廣濟醫院。

十七日〔十九日〕 上海滬學會及學界、商界、工界並各埠派來代表借務本女塾；雙林鎮崇善堂；

河南源潭鎮士商借關帝廟。

十八日〔二十日〕 上海商務總會大決議，商學會；蘇州女界借鈕家巷胡宅；廈門士商借外關帝

廟。

十九日〔二十一日〕 上海四明同鄉會借商學會；嘉定學界。

二十日〔二十二日〕 上海志成堂漢貨幫。

二十一日〔二十三日〕 上海頌有堂麻袋業，各報關行借公興總會；南翔商會；延平江西會館。

二十二日〔二十四日〕 上海萃秀堂豆米業；鎮江公善堂。

二十三日〔二十五日〕 上海廣肇公所廣幫洋貨業；嘉定商界借瑞芝義莊。

二十四日〔二十六日〕 上海建汀會館，點春堂，四明同鄉會第二次，文明拒約社借徐園；南潯

鎮士商；揚州拒約會借義務小學校；嘉興士商借烟雨樓；嘉定普通女學校；神戶中華會館；江陰煙業借大興和煙號。

二十五日〔二十七日〕 上海廣肇醫院，煤油洋雜貨公所，速成女工師範傳習所借商學會男學堂，

浦東陸家行，張家橋兩鎮士商集議；吳淞士商借財神廟；南潯鎮女界借東養蒙學塾；無錫煥實學堂。

二十六日〔二十八日〕 上海報關行工人借祥裕公行，蜀商公所；漢口四官殿；營口西大廟；揚

州藥業借屈臣氏藥房；嘉定童子界借學會。

二十七日〔二十九日〕 上海文明拒約社第三次；閩行鎮務敏學堂；揚州商務公所；南潯鎮各業

借邱氏菱園。

二十八日〔三十日〕 上海潮州會館，四明同鄉會借萃秀堂，衣莊公所，花業公所，內河報關行

借徐園；吳淞鎮洋貨業借救生局；蘇州士商借麗華戲園；漢口四官殿；鎮江閱書社；重古鎮私塾改良會；嘉應明倫堂衛生會所。

七月初一日〔八月一日〕 上海四明公所，江灣崇善堂；蘇州泉州會館，寧波商界借孝廉堂；蕪

湖湖南會館；漢口嶺南會館；嘉興清涼庵；常熟公立學堂；無錫北鄉前州白雲館；許山三山蒙學校。

初二日〔二日〕 上海通崇海花紗布業，紀王廟鎮儼溪小學堂；真如鎮小學堂；通州商會。

初三日〔三日〕 上海書業借文明小學堂，紗業商會；常熟樸秀堂洋貨業；廣東籌抵苛約公所。

初四日〔四日〕 無錫青塾。

初五日〔五日〕 上海商學會，蜀商公所，信局公所；無錫天足社；秦巷東鎮社廟；常熟新安會

館茶商。

初六日〔六日〕 上海滬學會借務本女塾，魯班殿，文明拒約社借紗業商會；楓涇鎮南北紳商；

漢口商會借人鏡學社；廣東新會雄聲社借仁育善堂。

初七日〔七日〕 上海參業公所；新會雄聲社二次借仁育堂。

初八日〔八日〕 羅店鎮小學堂。

初九日〔九日〕 上海南北市煙業公所，南北市木作借燕遊別墅，東洋雜貨業借源昌鎮號；太倉

鎮洋學會借楊鶴詔堂；南京幼幼學堂第四次；蕪湖文明抵約會借涇巷張厲；橫濱華商。

初十日〔十日〕 上海徐園十二樓演說會〔公忠演說會〕；湖州中學堂第三次；嘉興爭約會第二次

借精嚴寺。

十一日〔十一日〕 儼溪學生借淞南學堂；寧波孝廉堂；四會城隍廟。

十二日〔十二日〕 上海布業公所；廣東廣濟醫院。

十三日〔十三日〕 上海泉漳會館第二次，魯班殿，煤炭公所，海昌公所，鐘表洋廣貨業，慶善

嘉埔士商，蕪湖士商借榮華富貴樓第三次，商學界借瓊仙曲館。

十四日〔十四日〕吳淞商學界；太倉敬業學堂；盛澤鎮綢業公所；香港華商公局。

十五日〔十五日〕上海四明同鄉會借徐園；安定合鎮商學界借馬氏女塾；望仙橋鎮商界；松江

錢明宮；湖南教會華友借天心閣。

十六日〔十六日〕上海木商公所，水菓公所，銀鑪公所；陳墓鎮士商借兩等公小學堂；硤石鎮

第二次借白公祠；西塘鎮四賢祠平川學堂；定海士商借中學堂；金華士商借長山學堂；香港米商借杏花樓；鎮江商會。

十八日〔十八日〕王江涇鎮興仁善堂；黃巖教育社及商界借城隍廟。

十九日〔十九日〕常熟第二次借邑廟。

二十日〔二十日〕上海江甯公所；江西士商借百花洲張、江二祠；湖南抵制美約會借浙江會館。

二十一日〔二十一日〕上海南市藥業公所，粵商餅行借廣濟公司，照相業借廣濟公司。

二十二日〔二十二日〕上海徽甯會館；常州商會。

二十三日〔二十三日〕上海水旱煙業借西菸公所；常州商會。

二十四日〔二十四日〕杭州廣貨公所；暹羅華商天華醫院集議。

二十五日〔二十五日〕杭州參業借西太平巷馮宅。

二十六日〔二十六日〕南京士商借幼幼學堂；江浙學界借臥紅寄廬；平湖東林拒約會第二次借

城隍廟；嘉善輔善堂；塘西鎮公立蒙學堂。

二十七日〔二十七日〕 上海天足會女學堂第二次；珠家閣鎮商學界借珠溪公學；江西學界借江

南會館；屠甸鎮商學界借石涇學堂；震澤鎮公會借時中學堂；乍浦商學界借城隍廟。

二十八日〔二十八日〕 上海紙業公所；石門商會第四次；長興紳商借團防局。

二十九日〔二十九日〕 高橋鎮士商借仁心堂。

三十日〔光緒三十一年七月無三十日〕 上海江甯公所。

八月初一日〔八月三十日〕 上海豫園凝暉閣鞋業公所；桐鄉士商。

初二日〔三十一日〕 上海徐園演說會〔公忠演說會〕；嘉善抵約會第二次；漢口武漢書業借浙甯

會館。

初四日〔九月二日〕 廣東廣濟醫院；嘉興新豐鎮士商借平林義學。

初五日〔三日〕 上海南北市刻字業借廣福寺普通學堂；蘇州爭約處借麗華戲園；海甯州長安鎮

商學界借令公廟。

初六日〔四日〕 沙市紳商借文昌宮。

初九日〔七日〕 海甯城東諸家橋、祝家橋及鄞鎮士商借南鄞聖廟。

初十日〔八日〕 上海環球中國學生會。

十一日〔九日〕 上海西鄉馬橋鎮強恕學堂。



十二日〔十日〕 上海徐園演說會〔公忠演說會〕；廣東東莞拒約支會借東莞善堂；桂林閱報社。

十三日〔十一日〕 上海南北市柴炭業借普豐會館。

十四日〔十二日〕 宜興拒約社借法華寺。

十五日〔十三日〕 上海點春堂第二次。

十六日〔十四日〕 江陰士商借輔延學堂；廣東三水西南鄉士人借閣埠公所；瓊州海口全埠紳

商。

十八日〔十六日〕 嘉興新篁鎮紳商借太平寺；廣東廣濟醫院；澳門前山福善堂拒約會。

十九日〔十七日〕 上海文明拒約社借豫園布業公所；漢口文明抵制社借茶葉公所；報關行借四

官殿；同里鎮抵制美約會第三次借城隍廟。

二十日〔十八日〕 平湖東林寺；海鹽商學界借天寧寺。

二十一日〔十九日〕 上海四明同鄉會就四明公所第五次開會。

二十二日〔二十日〕 乍浦第三次；廣東籌抵苛待華工總公所。

二十四日〔二十二日〕 上海軒轅殿蘇寧滬成衣業。

二十六日〔二十四日〕 南京商學界第七次借縣學明倫堂；平湖新倉鎮借道院廟；澳門前山福善

堂拒約會。

二十七日〔二十五日〕 平湖東林寺。

- 二十八日〔二十六日〕 上海密〔蜜〕 饒糖果業借四明公所；南京下關文明拒約社借旋吉寄所。
- 二十九日〔二十七日〕 漢口成衣業。
- 九月初二日〔九月三十日〕 嘉善第三次借同善會公所。
- 初三日〔十月一日〕 潮州韓山師範學堂；澳門第三次借灣仔西廟。
- 初五日〔三日〕 上海星相家借豫園樂圃園。
- 初六日〔四日〕 蕪湖商學界借育嬰堂。
- 初七日〔五日〕 上海徐園演說會〔公忠演說會〕；平湖拒約會。
- 初八日〔六日〕 廉州士商集議。
- 初九日〔七日〕 揚州議拒美約處借史閣部祠；蕪湖商學兩界借瓊仙館。
- 初十日〔八日〕 上海環球中國學生會，徽甯會館；吳江蘆墟鎮士商借米業公所。
- 十一日〔九日〕 上海文明拒約社第七次借嘉穀堂。
- 十四日〔十二日〕 南匯演說會第四次借邑廟；皖省縱陽學界借邑廟。
- 十六日〔十四日〕 新嘉坡粵商廣濟醫院。
- 十七日〔十五日〕 上海環球中國學生會，城內商學會；安慶明倫堂；澳門籌拒美約〔處〕第五
- 十八日〔十六日〕 上海四明公所。

次。

二十一日〔十九日〕 安慶明倫堂。

二十三日〔三十一日〕 樂清東鄉虹橋鎮演說會。

二十四日〔二十二日〕 上海工界和平社借豫園柴行廳；湖南拒約會借浙江會館。

二十六日〔二十四日〕 蘇州軒轅宮製衣公所；徐姚文昌閣。

二十七日〔二十五日〕 平湖東林拒約會借東林寺；漢口太平幫。

二十八日〔二十六日〕 上海嘉穀堂米業；樂清東鄉虹橋鎮演說會。

十月初一日〔十月二十八日〕 平湖東林拒約會借城隍廟；石門商學界。

初二日〔二十九日〕 上海徐園演說會〔公忠演說會〕；九江商學借新安會館。

初三日〔三十日〕 海寧硤石鎮第四次借白宮詞〔祠〕。

初四日〔三十一日〕 上海義憤社借四明公所。

初六日〔十一月二日〕 九江商學界借江甯會館。

初七日〔三日〕 上海南北市整容業。

初八日〔四日〕 蘇州漆匠業性善公所。

初九日〔五日〕 上海廣肇公所。

初十日〔六日〕 上海玉業公所。

十五日〔十一日〕 廣東籌抵苛待華工總公所。

十八日〔十四日〕 泗經鎮養正學堂；平湖東林社。

二十日〔十六日〕 平湖新涇鎮商學界借城隍廟。

二十二日〔十八日〕 上海玉業公所第二次。

二十三日〔十九日〕 上海竹業借老三官堂，五金器具【業】借廣肇醫院；平川抵制會第二次借

武聖廟。

二十七日〔二十三日〕 新市演說會。

三十日〔二十六日〕 上海商業求進會借徐園，工界和平社借猛將堂；埭溪演說會。

# 萊陽事變實地調查報告書

山東萊京同鄉

編者按：一九一〇年山東萊陽人民的反抗鬥爭，係辛亥革命前各地人民自發的反抗鬥爭之一，當時報章雜誌都有記載。這一次鬥爭對辛亥革命的影響很大，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之後，滿清山東巡撫孫寶琦在致滿清政府電文中還說曲詩文尚在萊陽「復圖起事」；直到現在魯西的農民還稱頌着曲詩文，一九五二年柳林附近呂莊老人宋香亭對宋景詩歷史調查團說，當時農民領袖：「一個是宋景詩，一個是楊殿乙，隔多少年後又有一個曲詩文。」這一篇調查報告書，在所見的資料中是敘述較有系統，詳細而且近於事實，原載於帝國日報一九一〇年九月十二日至十月四日。原文字跡模糊且有錯誤，今將人名曲詩文、上文統一爲曲詩文，姜爾綬、爾壽、爾受統一爲姜爾綬，高玉峯、西峯統一爲高玉峯，其他均未更動。

萊陽風潮卒演慘劇。數月以來，敵同鄉等奔走駭汗，函電交馳，迭次開議籌商辦法；而吾鄉父老及上海、東三省各埠諸同鄉羣起責難，共謀救濟保全之計。雖各報揭載頗稱詳悉，而不盡有微（徵），設以口恍無據者執爲鐵證，言者既無價值，更何足間讒慝之口！衆方議搜查證據，而樂君振聲、劉君肇唐毅然以調查爲己任，自備資斧以行。是役也，往返彌月，親歷災區，按驗數過，又遍走各村堡，明查暗訪，核其異同而筆之書，不庇官，不袒民，臚舉者率有案可證，雖分途前往而皆已得其秘要歸報。同人爰哀其先後報告以質諸天下，願關懷時局者共鑒之。

## 第一 萊陽禍變之原因

查此次激變原因複雜，而其最關重要者厥有數端：曰錢糧、曰苛捐、曰積穀，皆官紳同惡相濟有以激之。萊境去歲歉收，穀價騰踊，錢糧苛捐既難供億，唯藉積穀以接濟之，民力或可稍紓，乃民一再請命，而官吏罔聞，事遂發於一旦。試別舉其顯末如左：

一、積穀之虧欠 萊陽積穀出自鄉民。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年）歲凶，道口相望。六年（一八八〇年）歲大熟，經太平社社長曲老五（係柏林莊人，即曲詩文之父，鄉望素孚，人稱爲曲五先生）、石橋社社長姜爾綬（字巨平，又稱菊口，係瓦務莊人，爲邑中鉅富）、永莊社社長于春齡（城東梁浩莊人，即于祝三之父）議積穀備荒，衆皆贊成。次年（一八八七年）冬收齊，按錢糧銀每兩出穀一斗，共積五千五百九十二石四斗，歸各社存儲。九年（一八八三年）城紳于贊揚、張相謨等稟官全數提入城內書院。十二年（一八八六年）該劣紳等慫恿傳令口將積穀變賣，定價每斗大錢三百，實則糴穀者非出大錢五六百不可，即以每斗三百計算，亦應入大錢一萬六千七百七十七千，乃僅以一萬三千零四十四千三百二十文存天福當，一分起息，餘皆無著。衆不平，經劉口等省控，蒙前撫張批示云（略謂歷年所得利息以三成充書院經費，以七成存儲五年作爲糴穀之用云云），該官紳竟未遵辦。

查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經某御史奏參徐令革職，福源號封閉（均有案）。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劣紳王圻同于贊揚等將天福當存款掃數提歸公順、源順（皆王圻錢鋪）、福源（于贊揚所開）三

號存放。自變價至今，本利合計爲數頗鉅，現僅有四千餘吊，鄉民敢怒而不敢言。今三月隕霜，殺麥殆盡，糧價驟昂（穀子一斗大錢一千二百文，高糧一斗二千八百文，玉米一斗三千一百文，麥子一斗三千三百文），缺食者十居八九，加以各款逼捐，錢糧長價，民力不堪，羣議提積穀以爲抵償，而官紳竟置不理，實此次風潮之一大原因也。

一、商號包收錢糧之駭聞 袁（緣）萊邑錢糧向章自封投櫃。自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前升撫（升允）定稅銀一兩兌大錢二千四百文外，加鹽課、火耗、雜費等一百二十三文，每兩共納大錢二千五百二十三文。口（朱）令前次任萊時，將錢糧全歸公順、源順（王圻所開）、福源（于贊揚所開）、蚨祥義（糧吏尉龍章所開）、德和五大商號包辦，每收銀一萬給縣官銀一千五百兩。按銅元（七折）制錢各半徵收，每兩合大錢三千一百五十八文。以闔邑錢糧五萬五千九百二十四兩計之，已浮收三萬五千五百十千四百文矣。現時制錢絕跡，銅元皆按七折，若全數用銅元，每兩須大錢三千六百二十文，浮收之額更可推知。且萊邑制錢爲五大商號所壟斷，鄉民即有以制錢上兌者，必多方挑剔，名官板青錢，每吊不過選取二百文，餘均擲出，蓋欲逼之使納銅元以便於折扣而收其利也。又當催糧時，過十五日即須出重息爲之包償。鄉民積怨已深，故此次風潮咸叢怨於劣紳王圻等也。

一、苛捐種種之擾害 近來新政繁興，勢不得不就地籌款，如提廟產以辦學堂，抽鋪捐口（以）辦巡警，自係正當法；即戲捐亦屬奢侈稅之一種，重抽之不爲苛，但不得肆意擾害耳。而該縣之苛捐實不止此。此外尚有許多名目，就中分二類：一曰稅、一曰捐。

其屬於稅者：

(一) 契紙稅 該縣此款所入甚巨。擾民亦最甚，其總額約大錢五六萬吊以上，因未查得案卷，置不錄。查現時所定規費，每地價大錢一吊，稅契紙銀九分六釐，合銅元大錢一百九十五文，買契紙二百五十文。投稅時，無論紅白契皆須另行稅驗，匿不稅驗者，一經告發，往往破產。魚池頭村劣紳高玉峯誘朱令至其鄉，因告發漏稅，鄉人銜之次骨，後因乘釁燒其家宅以洩憤。此契紙稅之擾害也。

(二) 戶口稅 查該縣芝山鄉西館社共二十五村，係地方趙仁紹所管，調查戶口時，勒每戶出大錢三十文。後經北泊村、宋家村、東館村、于格村、尊子溝五村村長趙乃洋等告發。朱令恐激變，判令趙仁紹將詐贖吐出各交原主。其餘二十村未敢告發者盡被趙仁紹私吞。人民壯〔社〕頭役趙發、沈二在白馬社收人口稅，每月每人銅元三枚，半月後變起，始停。至稟朱令時諉為不知，亦未責差役。此戶口稅之擾害也。

其屬於捐者：

(一) 文廟捐 自至聖升為大禮，改修文廟，朱令徧出諭帖，大社捐大錢一百三十六千，中社捐大錢一百二十四千，小社捐大錢一百一十二吊，闔縣一百零八社，共捐大錢一萬三千餘吊，原有漏稅罰款二千四百吊（在葉署令任內），統係王圻公順號收存動用。照已修者估價不過五六千吊，工竣年餘未出榜示。支用工料有瓦木匠可問。又西館莊共捐大錢一百二十三千文無著，後成訟，查明由周泰手給公順確鑿有據，紳士所開單並無此項。



(二) 油坊捐 自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起，按上中下三等抽捐：上等每年大錢六吊，中等四吊，下等二吊。該縣業此者將近千家，約每年捐大錢四千餘緡，各油坊公舉城東望石村埠上社水南鄉李輯五上控有案，而紳士報官捐數祇一千四百餘緡歸巡警局用，餘皆無著。

(三) 染房捐 每人每年勒捐大錢一千，有該舖可問。

(四) 縷麻黃烟捐 有泉永村人可問。

(五) 牲〔牲〕畜捐 泥牛社勒捐大錢每頭每月一百，有魯格莊人等可問。

(六) 釘牲〔牲〕口蹶捐 每人每年捐錢一千，有該匠可問。

(七) 瞎子捐 每人捐錢兩吊，皆王圻等派差人下鄉所辦。

## 第二 萊陽紳董之劣跡

萊夙有三害二蠹之稱。何謂三害？即王圻、王景嶽、于贊揚是也。何爲二蠹？即張相謨、葛桂星是也。又如王墀、宋維坤等同惡相濟，朋比爲奸，要皆社會之蠹賊，特各述其歷史並合傳略如左：

一、劣紳王圻之歷史 王圻乃萊邑秀士，去年曾舉孝廉方正，世居城內，起自貧寒，行同市儈。

自充當紳士，驟致鉅富(家私約二十萬，初祇開設源順雜貨店，繼則開設公順錢舖、元豐衣局，近又倚其服兄侍郎之勢除與福源、蚨祥義、德和包辦口〔全〕縣錢糧外，又獨攬官膏之利，獲利無算。該縣官膏局共煙票五張。當煙票未出前，有城裏公聚號(沙河幫)販煙土兩車，均有稅印執照，王圻率

領公役截留，指爲私土，每兩作價大錢二百文，盡歸公順號收買，公聚號虧折大錢三千餘吊。迨煙票既出，歸公順號一家獨辦，口任叉道口祝洛三私辦，他號有存土者查出時除沒收外且重罰之，至有破產者。又援引其同族王景嶽爲警察局董，作公順號之爪牙，故有第二侍郎之稱。與其弟王堦（亦係秀士）結納官署，出入自由，朱令槐之以五叔、六叔呼之，其炙手可熱之勢可見矣。又該縣高等小學堂，內班學生二十名，每名月支火食大錢兩吊四百文；外班學生二十名，無火食；中教習一名歲修大錢三百吊；洋文及科學口（教）習二名，歲修皆三百金；堂中設幫辦一人，年支薪金大錢二百吊；齋役二名，歲支工食共大錢九十吊；門役一名，歲支大錢四十五吊；勸學員三名，歲支薪水共大錢六百吊；計一年共需大錢一千八百八十三吊。除書院舊存經費不計外，每年所籌之款約大錢一萬四千餘吊（按閩邑所提之廟產三成計算）。雖其他費用不敢謂其必無，而王圻一手經理會未將收支數目榜示清單，今忽又欲加捐，此鄉民所以愈恨愈深也。

一、劣紳王景嶽之歷史 王景嶽係王圻羽翼（柏林莊人，與曲詩文同村），受其援引，充警察局董，以一人兼數差，爲多支薪金地步，劣蹟昭彰，邑人同憤。當三年前負債累累，迨朱令到任後，驟增美田二十餘畝，房屋煥然一新，並富有藏緞，皆由充當局董所致也。該局巡警十一名、巡官一名、巡長一名，共十四人，歲支局費大錢四千六百九十五吊，而核其捐項約在大錢七千八百餘吊之數（如油房捐、戲捐、舖捐等皆是），並無清單表示。平時包攬詞訟，賄通官府，陽藉禁賭之名陰行詐財之實；每逢山會或演戲等事，聚賭者須先說好規費，否則主使警兵捕拏其村長而苛罰之，甚至強無爲有，

移前作後，傾家蕩產往往而有（其嫁賭收規之實據有番家泊龍謹齋視稼口趙敦謙可問，並有小汪家童可查）。又捏寫姜爾綬之信，誣告聚賭惡徒，派警兵拘拏四十餘人，各罰大錢三十吊，經人上控，近始完結（有姚格莊可查）。又令其子副貢生王廷蘭私辦雜稅，騎馬下鄉，倚勢欺人。種種惡款，指不勝屈，鄉民痛入骨髓，故禍變一作而即焚毀其家屋也。（鄉民要求不許巡警下鄉以此。）

一、于贊揚之歷史 于贊揚素無品行，以依附草木得充紳董二十餘年，經前任葉大令查其劣迹革除之。及朱令籌辦諮議局，選舉調查時，又得濫竽充數且深信之，邑人稱爲于二老爺。其辦自治事，抽捐大錢三千一百餘吊（值官民衝突始停此捐）。在本城開設福源錢店（帶酒局），其（與）公順、源順商號包辦縣中錢糧。名爲營商，實乃訟藪，凡訟師訟棍無不奔走其門，鄉民有訟事，但賄囑于某無不勝者，故有于二知縣之稱。其他如強占謝姓之宅修造廂房，謝某畏其勢弗敢與爭。又縱其姪于聲沛拐騙張姓長女名巧者，晝夜以騾轎送往煙台，張某追至北京控告（有案可查），遞解回鄉，致女巧剖腹而死，張某亦吞烟自盡，于聲沛被繫，懸案未結，適朱令初次知萊事，于某以病爲其侄請託，即釋放不追。其結怨于民者以此。

一、張相謨之歷史 張相謨品格尤劣，其母曾以【其】忤逆送案懲究，其四胞弟亦曾以仇母阻妹（不許其妹歸寧）賄吏盜卷（即忤逆送案卷）控之。縣令怒，先革書吏一名，欲從嚴究辦。張大懼，費數千金上下關說，始獲免。逆倫敗類素不【齒】於鄉里，又與王圻通同舞弊，侵吞學堂捐款。以此人而充紳士，欲民心服，得乎？

一、葛桂星之歷史 葛桂星乃邑之廩生，表面與諸劣紳不同，而陰賊貪污則一。初本與王圻反對，及充當小學堂教員，乃遂爲其所用。平時稱道文明，頗解一二口頭禪，因得爲教育會會長，與諸紳朋比爲奸，終歲在城內賭博嫖吹，絕不知教育爲何物。噫！以若人司教育，無怪鄉民反對教育會，必欲去之爲快也。

王墀、宋維坤、高玉峯之歷史 王墀即王圻胞是〔衍文〕弟，亦係秀士，出入衙署干預公事，勢與王圻相埒，朱令槐之以六叔稱之。萊事起時，王圻逃匿縣中，諸事統歸其主持，其作福作威固不讓乃兄也。若宋維坤（趙格莊人，有吞積穀大錢八十餘吊之實證）、高玉峯（亦西北鄉社長）等，依劣紳之末光，平日則附和以虐民，臨時則聞風而遠避，迨大兵臨境，又爲虎作倀，藉端滋擾，其罪亦不容誅也。（此外劣紳之功狗尙多，不具述。）宋維坤事前附和曲詩文，事後陷害于祝三尤爲陰險。

一、諸劣紳之同惡相濟 王圻、王景嶽、于贊揚、張相謨等以城南店兒泊前義地（係合縣多年義塚，面積頗廣）視爲利藪，就地燒窰，掘出枯骨悉棄之河，鄉民以其磚瓦含有人骨，懼骨作祟，無敢買者，後經人告發，始封閉其窰（共計毀墓千餘，現有窰形可查）。伊等乃倡修補文廟之議，向四鄉抽捐（數見前），而身爲監工，將積壓之磚瓦高其價值以出售，工既竣，尙剩有石灰五千餘斤，海木杆及大板等物多件，伊等按口分均分，並未聲明。又將多年積谷（數目見前）分肥入己，及包辦錢糧（事詳前）、私印雜稅板（有烟台義泰棧可查），與夫廣通賄賂、把持官府（如曲某強占謝珍房屋一案共二十二間，朱令初訊係曲某刁賴，房歸原主，案將結矣，曲某賄囑王圻、王景嶽向朱令關說，頓翻前案，

重責謝珍千七百板，判定南段房十四間歸曲，北段房八間歸謝，有案卷可查，即其一証）等種種惡款，筆不勝書。鄉民積怨已深，咸痛心疾首於諸劣紳等欲得而甘心，鬱怒一洩幾不可遏，官府又從而激動之，壓抑之，雖曰發難在民，而推原禍首官與紳須負其責任也。

以上所舉，第舉其有成案者，其餘類此之款更僕難數，未暇遍舉耳。

### 第三 官民衝突之情形

曲詩文爲鄉民所迫，亦不過與紳士爲難耳。初次入城，所挾以要求朱令者，若納糧之銅元，若積穀之清算，若雜捐之減免，對於劣紳之行爲聲罪致討，洵旗鼓相當之健將也。至於裁撤教育會，不准巡警出城，就曲之一方面言之，不要求改良辦法而冒昧陳請，一學識上缺乏而已；就官之一方面言之，即鄉民要求過當，亦宜究其致此之由，不然以六十餘歲授徒爲業之皤然一翁，無權無勢，乃振臂一呼，而從者響應何耶？又何以僅燒王景嶽之宅與高玉峯、陳玉德二家而不及其他耶？（查高玉峯之被燒，爲告發漏稅被害傾家之鄉民也。陳玉德之被燒，則因巨富積粟，荒歉不糶，必以八分行息且須指田宅作押，又偽造買契而官稅之，使真正業主不能與爭，故毀其家以洩忿。奎令稟云皆因未隨同滋鬧被燒，豈其然乎？）孫撫（孫寶琦）、楊道、奎令乃目之曰匪、曰叛、曰逆，張皇其詞，終致糜（糜）爛。得一賢守令即可消滅於無形，乃不能不歎文守朱令之疏儒，與楊道奎令之操切有以致此，誰生厲階至今爲梗也。吁！

第一次 曲詩文與于祝三皆自其先人與富紳姜爾綬倡辦積穀，現又俱充社長。蓋以積穀事爲鄉民所紛呶，或言積穀經城紳管理後早經變價，現止存四千吊，餘皆烏有。有向城紳追問者，則倚官勢恫喝嘲辱之，衆爲不平。高玉峯者與曲詩文皆充西北鄉社長，各鄉民皆就近向社長逼索，而曲詩文與姜諸倡辦者受迫益急。姜固巨富，不敢撻城紳，乃自出穀以拯民飢；于祝三家不中資，而素爲鄰里所重，亦因城紳橫暴恐不敵，自出穀略爲墊付，鄉民不忍受；曲詩文家貧，欲墊付而苦無貲，第以其父係倡辦經手人不得脫，乃勉從衆議，定四月十三日至城西關帝廟會議。至期西北鄉飢民携袋來者七百餘人，譁言必進城討穀，曲恐滋事，閉衆廟內，自與村長三十餘人進城會于祝三、高玉峯等面見劣紳王圻、于贊揚、張相謨請施放積穀清算帳目。

時于祝三未至，高玉峯陰持兩端，通知各紳皆避匿，曲不得已轉向縣署哀求，門丁怒，喝令鎖擊，旁觀皆竄去。城外誤傳曲詩文責押，飢民聞之蜂湧至署，索穀之聲萬口一詞，朱令見事急，演說至三點鐘，左堂胡亦幫同陳說而民不散，朱令欲入少息，衆牽衣隨之至官廳，乃允傳質經營紳士十日內算帳，缺者追賠。官請于祝三至，萬端開導，向衆叩頭，衆始散去以待命，此第一次聚而旋散之實在情形也。

第二次 先是凡廟產概提三成興學，僧道蓄怒久，至是又飭以所提三成歸官變價，僧道愈憤而莫敢發。聞曲詩文當堂要求，以衆力占優勝，從而生心。越二日，亦聚僧道數百，乘釁擾官府，請以後免提，並將前已提公者盡數追索。朱令懦，陽諾之，亦予以諭單而去。十六日朱令請古現村水師營派

兵四十名嚴拏僧道數十，分別責押監禁，飭鐵匠速製鐐銬數百具備用。朱令允鄉民清算積穀及追賠，原約以十日，既久無耗，復陰囑劣紳逃避。其時登州府文守由海陽至萊城，與朱令密談半夜（相傳賄以千金），未明即行，至玉珂頂，社長五六人攔輿遞稟，文守閱竟擲之地，且出言威嚇，乘輿急去，鄉民尾之，至太平莊繞道出其前再遞稟，文守仍辱罵而擲諸地，衆大憤。朱令與文守密談後復調岔河王步青巡防營兵四十名駐城裏，爲拏曲詩文計。鄉民聞之，遂於四月二十五日聚於九里河至四五千人，議討積穀外，理論加賦苛捐諸事。劣紳大懼，求城汛王鳳苞與同城官出爲調停。富紳姜爾綬情願以財產家口保曲詩文，商號四十家皆情願蓋水印具保。鄉民所請革除劣紳、清算積穀、悉免雜捐、清算文廟帳目、錢糧銅元不折、巡警不准出城、支費亦須清算，朱令皆允所請。立革諸劣紳且出曲詩文無罪之諭，民即解散，然恐搪塞中變，懇立石垂久遠，朱令亦許之。鄉民皆踴躍而出，且議送萬民傘以報之，礮石未半而變起。此第二次聚而仍散之實在情形也。

第三次 自朱令允追賠積穀後，已革諸紳皆逃避，當鄉民責問戶口，姓（牲）畜等捐時，朱令謂皆王景嶽所爲，官實不知。王景嶽與曲詩文同里，皆居柏林莊（曲居西南隅）；王居東南隅，自充巡警局董，輪奐一新，平日不法勒索，鄉民口（切）齒已久，定於五月初五日向王景嶽追索戶口，姓（牲）畜等捐，不約而會者七八千人，王聞風遁去，衆益怒，誓焚其宅。曲詩文恐累四鄰，召隣居指明邊界，口夥山夥牆俱留勿毀，不可累善良分毫，使人與四鄰嚴守分界。不頃刻，舂插齊舉，屋瓦墻磚粉碎如鷄子無一全者，墻基挖至二尺餘，門窗梁柱運至三里外之九里河河灘始行焚燬，河灘空曠，

即禾稼樹木無少傷。蓄怒積怨至是始稍得一洩，遂各散去。此第三次聚而終散之實在情形也。

第四次 王景嶽既遁，後知其家被燬，乃使其子副貢王廷蘭及劣紳王圻赴省呈控，并帶萬餘金（有蛇窩鎮萬地集、南務集錢行可查）到省運動。旋於五月二十日新令奎保到任，次早即出示嚴拿曲詩文、曲詩貴兄弟（詩貴即陳督覆摺所稱之曲桂舟，係文童，素以課讀爲業）。二十二日，楊道耀琳奉撫委帶先鋒隊到萊，聲言擊曲氏兄弟，二十六日曲詩文逃往馬連村，遇村長呂明之子呂保璜留而飲之酒，且以甘言慰之，謂非夜勿行，給以恐外人知。

呂既出而戶扃以鎖，曲信之不少疑。呂保璜乃鞭馬疾馳入城。馬連莊距城六十里，既至，則徑往公順錢鋪報知王墀，墀轉稟奎令楊道，立派馬步隊一百六十名並差役七八十人，帶兵以往者爲楊道之甥某弁，至馬連莊時夜已半。呂保璜既入城後，雇工某念曲素爲鄉里所重，瞬且以公益死，縱之遁，仍以他鎖扃之。兵至，碎門而入，曲已不見，謂呂保璜之誑已也，鎗斃之。乘夜沿戶搜查，實以濟其姦淫搶掠。村民聞警，鳴鑼撞寺鐘，兵以爲埋伏，開鎗轟擊，鄉民傷四五十人，死七人，衆怒不可遏，立集千餘人，各執耨鋤以爲抵禦。兵見勢急，開排鎗如臨大敵，民之傷亡者又十餘人，兵亦有一人重傷。於是闔縣胥動公憤，聚至十五萬餘人，至此乃不敢復散，蓋以防官兵之慘殺，而又恐曲氏兄弟之被獲也，乃保聚於九里河，各家自饋食物，雖大雨荷簑笠不復散。後查受傷者即係楊甥某弁，楊遽於是日電請調兵，陰爲伊甥復仇。此第四次聚而不敢復散之實在情形也。

官兵痛擊之慘狀 六月初二日，李、葉兩軍至萊之西鄉駐紮，江山探報水溝頭有民黨李秀山兩萬



餘人。李鎮擬立往轟擊，常備軍參謀丁君與十九標三營潘君（係登州人）以誼關桑梓，請往解散，葉統許諾，潘親至水溝頭義合號，會故交史卓卿與叢掌櫃，招李秀山至，開陳大義，導以利害，李歸，餘衆皆散。

初四日兵進紫水溝頭，時城北十三社民尤恨劣紳刺骨，見城門終日關閉，有携利刃伺城門啓時冲入，欲得劣紳而甘心者，聞兵驟至，益憤，麇集亦愈衆。城兵謂其攻城也，開鎗射擊。後至者負門板以往。曲詩文聞知，使人約束之，輒反對民衆聚九里河者咸聽曲約束：「兵即至，不得持寸鐵，開砲則死耳，脫不死，終可以理論見天日，爲民上者豈盡聾聵喪心者耶？」衆皆按堵。初五日，史卓卿已解散李秀山，所不而東，次日正擬詣曲解散，已定約而官不知也。楊道連夜作數函謂攻城急，調兵速至。初七日早三鐘，自水溝頭拔營往，十鐘三刻至馬山埠南響水溝，忽報有楊道馬探四人被獲（查此四馬探至響水溝搶掠財物，被鄉民綁送曲詩文，至官兵砲斃多命，鄉民恨極，刀斃之，旋被支解，曲詩文不能制）。李鎮遂傳令向九里河【進】，轟斃三百餘人（其實並無確數，事後劣紳雇人掩埋，始有領葬者，其胆小者不敢領尸並不敢穿孝，家有死者方諱言之，恐指爲曲黨也），餘皆逃散，兵遂至城。楊道聞砲，亦帶兵出，遇村輒姦淫掠財物，遞次燒民房八百四十六間（有查明各村確數不備載），鐵鍋銅盆亦碎而載之，見修房木梯亦擡去（此即各官稟稱搜獲鑄砲碎鐵並攻城雲梯者）。錢財糧食載十餘車（糧食皆在城隍廟喂馬），鄉民之不服起而衝拒者，又傷亡數百人。有婦人携兩兒俯禾中，兵以爲男也，斃以鎗，既見兩兒，復殺之。又掠一婦欲強姦，始知其孕也，剝其腹而胎亦出。凡此不勝書。大抵皆李安堂部下

所爲，葉統之常備軍律較嚴。此擅自剿辦之慘狀也。

官紳勢力回復後之兇焰 王圻由省回來（路經膠州，買民女三四名，託人出售，現尙待價），威焰復張，恨于祝三次骨，必欲置之死地。已退劣紳宋維坤阿附其意，與石棚村長劉擢賢、副貢生李方保（二人皆王黨）狗黨爲奸，聯名具稟，誣捏于祝三協領數千人應曲詩文。奎保及葉李二鎮聽信之，率領典史及官兵吏役二百餘人於七月十六日至梁浩坡捉拏于祝三，幸先有人報信，故得脫。兵吏沿家搜索終未獲，捉去于祝三之至戚一人及雇工三人。（于家共失去出土玉牌二枚及首飾、銀元、錢文約值大錢三十餘吊。）次日鷄鳴時，官兵復來抄掠，村人有問之者，則云「衆紳董控于家有地洞，且官府有令，吾何敢不來！」因在庭中怒罵紳董不置，切齒上馬而去。於十八日劣紳等擅遣兵役出東鄉，紮住四處大小路口，防于某外逸，隨在各村逐戶搜查，致婦女奔逃，一夜數驚，且捉住丁壯時，時有拷打之事。哀哉萊民，誰階之厲也！查于祝三爲人性耿直，慷慨好義，充永莊社長歷有年所，凡無官府明文之苛捐概抗不納，劣紳竟無如之何，故鄉人皆德之，而官與紳尤深恨之。使于祝三幸而得脫，其禍猶小，否則萊民之繼而起者奚止一曲詩文哉！不去慶父，魯難未已，何官府之贖贖也！

事後之軼聞 萊邑桃花鄉素強悍，朱令到任後共出命案百六十七起，無一開案者，桃花鄉居最多數，鄉民仇紳並仇官，聞曲詩文起，率衆請前驅，曲以其強悍撥弗與通。又某國示意接濟軍火，有急時自任保護，曲亦不許，然卒至於此，哀哉！

#### 第四 官吏之張皇

萊陽之變，起於紳民相仇，而卒成此惡結果者，則官吏之咎也。查斯事之原委，朱槐之釀之於前，奎保、楊耀琳激成於後，孫撫聽一面之詞，張皇入奏，派兵剿殺，遂演可悲可痛之慘劇。嗚呼！死者已矣！生者云何！大陸茫茫，冤沉誰訴！吾故將關於萊事之官吏情形，撮其大要述之於左：

一、朱令之貪庸 查朱令兩任萊陽，其前任事時，因荒地圖賄，被屍主上控撤任。及再知萊事，所有應籌辦事項如：學務、自治、警察、統計等，悉委諸劣紳之手，非但毫無起色，反不若不辦之爲愈。蓋其心不過藉新政名稱達其刮地皮之目的而已。凡收理詞訟，均按事以定價，有王圻兄弟王景嶽、于贊揚、張相謨等爲之串通，每坐堂時必先問兩造，該村有漏稅廟地與否，其貪劣如此。及風潮一起，張皇失措，飛稟請兵，可謂庸人自擾矣。

一、文守之祖庇 當事之初起也，登州府文太守淇聞警馳往彈壓。四月十八九兩日，先至海陽時，海陽亦有風潮，聽縣令一面之詞，將朱煊文鎖押，其子壘吉攔輿訴冤，皆下獄，幾釀大亂。二十二日晚抵萊，各社長、莊長聯名攔輿遞呈者兩次，皆怒而抵之地（詳見前），由是大動公憤，聚衆向縣官理論，噫！文守對於萊、海之事均用一種手段，激成絕大之悲觀，僅予撤任，豈足盡其咎耶！

一、奎保、楊耀琳之操切激變 奎令受任視事，若能除暴（劣紳）安良，民心自靜。至曲詩文先時既經富紳姜爾綬及闔城商民印蓋圖章以財產性命相保，朱令又出諭鈐印保其永遠無事，儘可不必追

問，即欲辦其聚衆之罪，亦可俟平定之後徐徐圖意，何至遇事操切，張大其詞以嚇人耶！乃甫下車，即出示嚴擊曲氏兄弟，並謂王景嶽不肯干休，且以撫帥已調大兵相恫喝再激成絕大風潮，奎之肉豈足食乎！楊耀琳以多年牧令捐道員過班，夙有楊二翻天之號。使其奉命查辦之時，單車疾赴，如張綱〔綱〕之於秦山，龔遂之於渤海，不煩一兵自可弭患於未萌；乃集兵自衛，不敢出城一步，及呂保璜告秘，率爾派兵，乘夜騷擾，以致激起衆怒，兵民交鬪，而因此之故其甥某亦被害，遷怒於萊人，必欲盡殺之然後快，飛電告警，調集大兵，馬山埠之役率軍四出，殺戮淫掠，慘不忍聞（另有詳單），而反勒送萬民衣傘，逼具「曲某謀反是實」甘結，尙復有人心！

一、官吏之扶同贖稟 奎令楊道既激成民變，又張大其詞，妄冀邀功，謂曲逆設礮製藥，開爐鑄砲，拜李秀山爲先鋒，僧道某等爲軍師，而自稱元帥；並與委員張學寬贖稟謂某日與交戰，某日大敗之，奪獲大砲火藥若干，雲梯擋牌及攻城鐵鑊、鑄砲碎鐵無算，其砲彈有重至八斤三兩者。吾誰欺，欺天乎！而登州鎮李安堂、常備軍協統葉長盛更稟稱慶戰至三鐘之久。一則曰我軍，再則曰敵衆，儼然如臨大敵，妄謬極矣！奎、楊又謂明季董某所住之劉家村即曲某所住之柏林莊，穿鑿附會更屬可笑。乃孫撫竟爲所欺而不加之罪，故爲疆吏者不可以不知人，尤不可以不知言。

一、孫撫之失策 孫撫爲吾國有數人物，開請求立憲之先聲，撫東以來，吾山東人士引領望之曰：「庶幾哉，吾省其有豸乎？」乃五礦問題既不滿人意矣！然猶可謂爲王侍郎所賺也（五礦問題孫撫函詢同鄉京官，全體反對，王竟以一人私意冒全體名義以許之）。若萊陽之事，即曰曲某擾亂治安，不可不

置之法，祇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動王師乎！當朱令上稟告變時，海陽之警告亦至，乃陳觀察公亮赴海陽，不携一兵；獨至萊陽，徐公某請以單車往，孫撫不許，竟改派楊道携兵以行。吾百不得其故，說者有謂出於王侍郎之私電者，果爾則是身為疆吏，徇一人私情而殘民以逞矣！吾不敢信其必然。觀其沿途勸諭榜文及關道徐所出之告示，其意非必在於多殺，而楊道志在邀功，擅主用剿，迨錯已鑄成，孫撫不得不袒護之，豈仁人君子而忍出此哉！

## 第五 軍師之暴橫

吾聞之國家養兵以衛民也，偶有暴動惟恃警察之力以解散之，脫不得已，用兵彈壓，亦必俟亂民開槍乃始還擊以圖自衛，此立憲國之通例也。吾國官兵向例平匪而不足，殃民則有餘，姦淫焚劫尤爲吾兵之特色。近年軍制改良，新練之常備軍尙守紀律，若舊有之巡營等兵仍不改其故態，吾國蓋習見之而習聞之矣！此次調萊之兵，除楊道所帶先鋒隊外，登州鎮李安堂所部中路巡防兩營；步隊一營、馬隊一營，常備軍葉長盛所部混成第十協步兵兩營；十九標第三營、二十標第一營，各一營砲兵一哨、馬兵一哨，自六月初九日十九標第三營移駐城內，頗守營規，唯巡防營分駐四鄉，不免乘釁擾民，而登州水師營尤暴，分往各村莊口〔借〕搜捕曲黨爲名，詐財劫奪時有所聞，試逐條開列如左：

一、兵過即墨，時值大雨，糧車陷泥中，官兵入村強拉驢馬，民駭逃匿，有張某者牽驢避諸田中，兵搜得之，將張某痛打，身無完膚，抽刃刺驢腹，血流腸出而斃。

一、埠西社臧家口初七日兩點鐘有陳統領部下馬隊四十名至該村要放火，後經哀懇，遂將村中老者帶去四人（周天慶叔姪），經城汛王鳳苞調說，出銀七十二兩，煙土四兩，茶葉六斤乃釋放。

一、馬山埠大道北看瑩某氏口丁六名，更有逃難者四十餘人，兵到時盡被殺死。

一、西南鄉水溝頭董姓被兵搶掠者十餘家，計贓大錢一百五十餘吊。

一、城東吳格莊于芳被兵擄去大錢四十吊，董士科被掠大錢三吊，鷄子食物無算。

一、東關北頭鄧承章被兵掠去衣服一包，約值大錢二十三吊，又在東菜園尉毓芝家搶食麪條鷄子無算。

一、兵在城東北棗行掠去于姓大錢二十三吊，周姓八吊，又至唐姓家搶掠，幸唐家人衆欲揭其號牌，兵始遁，又在小河口搶去賣豆腐家于姓之錢文。

一、城內隆吉號被搶去衣包六七箇，不敢控告，營官聞之詢紳士王墀，竟以無其事對。

一、兵在城內文廟戟門以內拴馬七八十四，大成殿及兩廡蕪溺遍地，幾無下足處。

一、城內兵隊一切糧草由公順號設立公所總局（名大局子），四門各設分局，統歸王墀總管，勒逼四鄉運輸供給（另有詳單不及載），有抗違者以曲黨論。鄉民懼禍奉命惟謹，局中雖允給價而實不出一文，兵咸不平謂：「我輩出師，原有餉銀，早發給總局，何爲不給爾等一錢？」然竟無人敢向總局問者，蓋該劣紳等前因守城雇用民夫虧空三千餘金，欲以此項彌補之也（現該縣出示於七月二十日發價，不過掩人耳目而已）。

觀以上各節則官兵之擾害情形班班可考，乃奎令楊道拘集各社長逼令出具「官不擾民」甘結以爲自固計，而劣紳王墀等又私以紳商界全體名義通稟上憲稱頌功德，並有「雲霓時雨，鷄犬不驚」字樣，且以其稟口登載各報，冀以欺天下耳目。哀哉萊民，安所得生乎！

## 第六 同鄉之公憤

萊事既起，敵同鄉對於此問題極爲口「注」意，各界各團體私函公信幾於無日無之，亟籌保全及對待之法，關懷大局者請覽焉：

一、旅京同鄉之會議 各界對於此事是非曲直未敢懸揣，而剿殺之慘見於各報者無不聞之痛心，然苦於不得其實。樂君、劉君自備資斧毅然請行，必調查其確實情形歸報，衆鼓掌贊成，乃輕裝隻身，分途前往。

一、王侍御之參劾 初聞萊邑風潮由於官紳朋比，苛捐擾民，東撫竟以萊匪入告，侍御摺上詳列苛捐，辨論爲民爲匪甚悉（洋洋數千言已登載報紙，不具述）。奉旨直督切實查辦並廷寄東撫和平了結，從速解散，並無剿辦之語。

一、各埠同鄉之責問 變起以來各埠同鄉均抱義憤，旅京紳商士民方迭次開會籌商辦法，而上海商會連發長電二次督促慘切，奉、吉、黑同鄉會又屢函催商，公舉代表來京口上會館並定議籌款賑撫以謀善後（函電甚夥不及述）。

一、諮議局之聲蹟 諮議局爲全省輿論代表，紳民衝突至於用兵剿殺，事孰有大於此者！同鄉中公私所發函電奚止一次，如本省國會代表、資政院議員、雜誌事務所以及官商學界各口，久不答覆，最後始來一函，語多騎牆，諸同鄉乃大失望（函電原文不及載）。

一、議員孫孟起之阿附 孫孟起籍隸萊陽，見聞較切，同人發函詢問，竟覆稱非操切之過而姑息之過，公然反對輿論，喪心病狂，一至於此（聞孫與王圻係至戚，故其阿附如此）。且語多一面，官紳毫無罪過，起釁根口絕不爲鄉民一言提及。乃知諮議局之坐視，萊民糜爛皆受孫孟起之影響。萊人一語勝於他人萬言，竟真可以顛倒輿論，諸議員之偏聽不察或尙可原也。

又謂被脅二萬餘人，抬運槍礮預備大舉，又謂晝夜攻城，擊斃守城警兵砲役，並慘殺偵探馬兵四名，並擄去馬弁一名。據實地調查報告，携利刃伺城門啓時冲入圖殺惡紳，聞大兵將至，聚益衆，事誠有之，經城兵轟擊，有負門以避者，然登時即散。果以二萬餘人晝夜攻城，何以城垣未毀一堞？砲子未留一彈？擊斃之警兵砲役並未言及名數之幾何乎？擄去馬弁一名，乃楊道派兵馬連莊擊斃呂保瑣時口傷亡農民六七十人，致動公憤，事誠有之。慘殺偵探馬兵四名，乃在響水溝掠財縛送曲詩文至官，兵轟死三百餘人，後此四人者始被殺，慘殺亦誠有因。大兵未至萊陽以前，則萊陽城中僅朱令口調之水師營巡防隊各四十名，與楊道所帶之先鋒隊雖未得實數，度不過數百人耳。以二萬餘人抬運槍礮，晝夜攻城，乃城牆毫無傷損如此乎？其東城樓東北壞去一堞乃官兵放砲時所拆，非民黨轟擊所致也。又謂搜出土砲子彈鎔鑪生鐵無算，據實地調查報告，土砲子彈皆以兵至希圖自衛，實昔年口匪過境時



各口守禦之遺物；生鐵無算皆官兵搜掠時見鐵鍋則碎而載之，圖作鑄砲之證據，實未聞鑄砲之事云。謂各項雜捐及侵吞倉穀，詳查尙無其事，而承辦新政經手款項之紳董假公濟私結怨於民，非擇尤懲辦不足以昭平允而服民情，據實地調查報告，各項苛捐俱有確證，侵吞積穀及公款皆有案卷人證可憑，皆詳事變之原因條內，茲不複載。而云尙無其事，是袁道所派之楊委在于贊揚所開藥鋪內住宿時所聞者，否則紳黨孫孟起所言，又否則必與營縣各官會議時之所商者，何足以服該邑之人心乎！楊以市儈登仕版，其所言亦有價值否耶？又明知劣紳罪惡，非擇尤懲辦不足昭平允而服民心，然則諱有言無，不惟被懲辦者不足服其心，而實示斯民以罪惡萬端。罰不當罪，平耶、允耶民心果服焉否耶，吾不得而知之矣！

在大吏官官相衛，圓融出脫而謂孫撫之用兵實出於萬不得已，是明知諭旨飾孫撫和平了結，從速解散，並無勦辦之語，而曲爲迴護。王侍御摺內所稱輕聽張皇，似尙不足以盡之也。總之，曲詩文所持亦輿論之一端，而官紳勾結牢不可破，寢且有愈激愈烈之勢，是庶政不准公諸輿論則已，至庶政公諸輿論而曲詩文死而天下之代表輿論者皆死無地矣！曲詩文欲持公論而不知其時之不可，死固其所，吾獨哀萊陽鄉民皆朝廷之赤子，因不肯官紳慘死而復加以叛逆之名，不惟立憲國所無即專制國如此亦未有不釀禍者！論至此不知涕淚之何從，而未嘗不擲筆三歎也。海內諸界仁人大君子有關心時局者乎？尙祈哀而助之一伸公道，則萊民百頓首，敝同鄉各團百頓首。山東旅京同鄉全體公佈

附記：萊陽官紳自知罪大惡極，爲時論所不容，一面運動報界使勿揭其隱，一面用種種手段朦稟

長官；而對於各調查員尤爲口意，城內外徧佈腹心，凡非本邑人而刺探此事者必多方誘致，或邀至其家，或延入於所開之鋪，其奉差而至者不入官署即寓諸劣紳之家或其鋪內，故調查員絡繹於途而未有得其實際者，即偶有得者而劣紳口以重賂，翻使人誣控善良以爲稟復之據，況又有大吏爲之迴護耶！此次兩調查員先後至萊城，皆未久留，即徧走各鄉博採輿論而親驗其情形，非確有證據者不錄，如有虛誣，敝同鄉全體負責任。

# 閔爾昌舊存有關於武昌起義的函電

卞孝萱輯

編者按：這一些資料，對於研究武昌起義有參考價值。但全部資料除去黃興和黎元洪的信札兩通，都是滿清官僚的奏摺和函電，不只所述事蹟有誇大或歪曲之處，而且所用詞句亦多污蔑革命人民，希望讀者注意。資料中也有幾件曾在各種書報上刊載過，惟文字有異同，應以今次刊載者爲可靠。

## 目錄

- 瑞澂致清內閣、軍諮府、陸軍部請代奏電八月十九日（十月十日）
- 瑞澂致清內閣、軍諮府、陸軍部、海軍部、度支部請代奏電八月十九日（十月十日）
- 瑞澂致清內閣、軍諮府、海軍部電八月二十日（十月十一日）
- 瑞澂致清內閣請代奏電八月二十日（十月十一日）
- 寶棻致清內閣、軍諮府、陸軍部請代奏電八月二十一日（十月十二日）
- 瑞澂致清內閣請代奏電八月二十一日（十月十二日）
- 瑞澂、薩鎮冰致清內閣請代奏電八月二十八日（十月十九日）
- 袁世凱致清內閣請代奏電八月二十八日（十月十九日）

袁世凱致清內閣請代奏電八月二十九日（十月二十日）

蔭昌致清內閣、軍諮府、陸軍部請代奏電九月十日（十月三十一日）

孫寶琦致袁世凱電九月十二日（十一月二日）

袁世凱致清內閣請代奏電九月十二日（十一月二日）

袁世凱致清內閣請代奏電九月十三日（十一月三日）

袁世凱致清內閣請代奏電九月十三日（十一月三日）

袁世凱致清內閣電九月十四日（十一月四日）

袁世凱致清內閣電九月十五日（十一月五日）

張紹曾、盧永祥、藍天蔚、伍祥禎、潘矩楹致清內閣、軍諮府電九月十六日（十一月六日）

劉承恩致袁世凱書

黃興致袁世凱書九月十九日（十一月九日）

馮國璋致袁世凱書九月二十日（十一月十日）

黎元洪等致袁世凱書九月二十二日（十一月十二日）

袁世凱致清內閣電九月二十二日（十一月十二日）

倪毓棻致袁世凱書九月二十八日（十一月十八日）

馮國璋致清內閣電九月二十八日（十一月十八日）

閱蔭昌舊存有關武昌起義的函電

陳光遠致袁世凱書 九月二十九日（十一月十九日）

連甲致袁世凱電 九月二十九日（十一月十九日）

凌紹彭致袁世凱書

歐陽蕓致袁世凱書 十月初一日（十一月二十一日）

歐陽夢再致袁世凱書 十月初一日（十一月二十一日）

顧鴻恩致袁世凱書 十月初四日（十一月二十四日）

凌紹彭致袁世凱書 十月初七日（十一月二十七日）

李純致袁世凱書 十月十一日（十二月一日）

顧鴻恩致袁世凱書 十月十二日（十二月二日）

何佩瑤致袁世凱書

段芝貴致袁世凱書

閔爾昌（字葆之），江蘇省甘泉縣（一九一二年後併入江都縣）人，是袁世凱的秘書。從袁世凱任直隸總督時起，一直到袁世凱死止，他始終擔任着機要文牘的職務。因此，袁世凱的來往文電，有若干為閔爾昌所保存。閔爾昌死後，這些東西零散了，我得到了一些辛亥革命時期的機密文電。這次所選錄的，是關於武昌起義部分。

這一部分資料是相當零散的，但從其中可以看出：一、在武昌起義前後，滿清湖廣總督瑞澂等曾勾結帝國主義者，聯合國內反動派（如河南巡撫寶棻等），竭力鎮壓革命。滿清政府爲了挽救自己的死亡，起用了袁世凱。袁世凱赴任前，先作了一系列的陰謀佈置，保薦嫡系將領和招募軍隊以擴充自己的實力。赴任後，一方面加緊準備向武昌、漢口反攻；一方面以議和爲名，試探革命黨人的態度，以便從中漁利。袁世凱的議和，首先是勾結黎元洪，這時革命黨人表現了幼稚和軟弱，特別是黃興，竟允許把革命政權交給袁世凱，這樣就造成革命失敗的條件。二、袁世凱勾結帝國主義者屠殺人民，如馮國璋和帝國主義者勾結，取得軍事技術上的協助，製造行軍橋樑等，並採用施放毒氣等殘酷手段，屠殺革命黨人和起義的新軍。三、當時革命形勢的發展，是反動派所阻遏不住的，湖北和各地新軍以及人民紛紛起義，滿清政府的地方統治，很快地土崩瓦解了。

下孝萱

### 瑞澂致清內閣、軍諮府、陸軍部請代奏電八月十九日（十月十日）

編者按：此電會載於八月二十二日（十月十三日）經緯報，渤海壽臣氏編辛亥革命始末記收入在第十五册內，宣統政紀卷三十九甲寅（十月十一日）上諭中亦有節錄。

瑞澂於本月初旬，即探聞有革命黨匪多人，潛匿武昌、漢口地方，意圖乘隙起事。當即嚴飭軍警，密爲防緝。雖時傳有撲攻督署之謠，瑞澂不動聲色，一意以鎮定處之。所轄地方，則密派偵探，

不敢一刻稍懈。昨夜七鐘，據偵探報稱：「本夜十二鐘，該匪准定在武昌爲變，并探知該匪潛匿各地。」正飭防拏，復據江漢關道齊耀珊電稱：「於漢口俄租界寶興里查獲匪巢，并拏獲要匪劉耀璋一名，起獲偽印、偽示、偽照會等件，又銀行支簿、偽用鈔票，并查有製造炸藥形迹。」當派荆襄水師巡防隊往提來署審訊。遂與統制張彪、軍事參議官鐵忠、巡警道王履康，督派弁勇、警兵，前往城內大朝街、小朝街、保安門等處，查明該匪潛匿之地。先後拏獲匪目、匪黨計共三十二名，并起獲軍火、炸彈多件。內有劉汝夔開槍拒捕、拋擲炸彈，楊宏勝私藏軍械，并有演試炸彈面部受傷確據。當即派員提訊。內有彭楚藩一名，語尤狂悖，直供不諱。查彭楚藩係已革憲兵，楊宏勝會充礮隊及三十標兵目，甘心從逆，與劉汝夔之狂悖，均屬法無可貸。如不即加顯誅，無以彰國憲而昭炯戒。當將該三犯訊供確鑿，恭請王命，即行正法。其餘已獲在訊之匪，一俟研鞫得實，當分別重輕定罪，果情節重大，應請即行立正典刑。在逃各匪，仍飭軍警及各屬地方文武，一體嚴密查拏，務獲究辦。一面剴切出示曉諭，如有被脅勉從者，准其首悔，予以自新。此次革匪在鄂創亂，意圖大舉，將以鄂爲根據，沿江各省，皆將伺隙而動，湘省尤爲注意，且黨羽紛布，私藏軍械、炸藥甚夥。所幸發覺在先，得以即時撲滅。當逮捕之時，悍匪拋擲炸彈，亦幸未經觸裂。張彪、鐵忠、王履康、齊耀珊各員，以及員弁、警兵，無不忠誠奮發，迅赴事機，俾得弭患於初萌，定亂於俄頃。駐漢俄總領事於租界拏匪，極爲協助，用得先破匪巢，以寒匪膽。此皆仰賴朝廷威德所致。瑞澂藉免隕越，慚幸交并。現在武昌、漢口地方，一律安謐，商民并無驚擾，租界、教堂均已嚴飭保護，堪以上慰宸廑。此案破獲尙早，地方並未受害。

所有失察之巡警及地方文武，均經隨同協擊出力，應請寬免置議。在事異常出力員弁，容照例擇尤請獎，以示鼓勵。俄總領事處，已由瑞澂致函申謝。除善後情形隨時續奏外，謹摘要電陳。乞代奏。

瑞澂叩。十九日。

### 瑞澂致清內閣、軍諮府、陸軍部、海軍部、度支部請代奏電

八月十九日（十月十日）

編者按：此電八月二十六日（十月十七日）上海民立報刊載大意，辛亥革命始末記第十五冊所載，即民立報之文。

鄂省十八夜革匪創亂，及瑞澂當夜防範、懲辦情形，已於今晨電請代奏在案。所有擊獲各匪，本日派員提訊，正核辦間，不意革匪餘黨，勾結現駐城內三十一標工程營，又武勝門外混成協輜重營，突於本夜八點鐘響應。工程營則猛撲楚望台軍械局，並聲言進攻督署，輜重營則就營縱火，斬關而入。其時瑞澂即督同張彪、鐵忠、王履康分派軍警，隨地布置，並由張彪及協統黎元洪率帶馬、步共三隊，往保軍械局。乃迭據探報，我軍大半意存觀望，均不得手，統制、協統命令，亦幾不行，嗣聞槍聲愈逼近署，槍子均從屋瓦飛過。瑞澂目觀此種情形，知軍隊均懷二心，即未盡變，亦似全信謬說，不肯相抗。瑞澂署中僅有特別警察隊一百餘人，親率出外抵禦，無如匪分數路來攻，其黨極衆，其勢極猛。瑞澂責任疆土，本應死殉，惟念犧牲此身，與城存亡，坐視鄂省蹂躪，雖死不瞑。不得已忍恥蒙誦，



退登楚豫兵輪，移往漢口江上，以期徵調兵集，規復省城。伏查此次革匪雖經先事破獲，不料勾結太廣，兵與匪應，致構此變。瑞澂辦理不善，萬死莫辭，應請聖明嚴加治罪，以爲辜恩溺職者戒。武昌爲長江鎖鑰，居天下上游，若不厚集兵力，迅平匪亂，大局岌岌可危。現雖由瑞澂電調湘、豫巡防隊，來鄂會剿，終恐難以集事。惟有仰懇天恩，飭派知兵大員，率帶北洋第一鎮勁旅，多帶槍礮，配足子彈，刻日乘坐專車來鄂剿辦，俾得迅速撲滅，大局幸甚，瑞澂幸甚。再匪首係何姓名，事出倉卒，無從辨悉。瑞澂因帶隊出外抵禦，退登兵輪，省中文武員弁及倉庫、監獄一切詳細情形，容俟密探得實，再行電陳。所有鄂省兵匪構亂，請派北洋勁旅迅速來鄂剿辦緣由，謹乞代奏。

瑞澂叩。十九日。

### 瑞澂致清內閣、軍諮府、海軍部電八月二十日（十月十一日）

十九夜電奏鄂亂情形，計蒙鑒達。今日武昌、漢口電已不通，城內是何現狀，屢派密探，尙未復到。漢口租界現已戒嚴。外國兵輪在漢者，計英、德、日、美各一艘。我國兵輪在漢，計有楚豫、建威二艘，湖隼、飛鷹兩魚雷艇。今已派建威、湖隼前往保護漢陽兵工廠，此廠得可保全，則亦大局之幸。由漢口進規武昌，非水陸並進不可，應請鈞處速賜電調兵輪數艘來鄂以便策用，是所感幸。瑞澂叩。號。

鈞部所發海密電碼，現未攜出，請勿譯用。

## 瑞澂致清內閣請代奏電八月二十日（十月十一日）

竊照鄂省兵匪構變一案，業經電奏自請嚴加治罪，並請飭派知兵大員率帶第一鎮勁旅來鄂剿辦在案。此次匪黨作亂，本已破獲，詎期新軍應匪，構此奇變。請將始末原由縷晰陳之。查新軍創自升任總督張之洞。初僅護軍四營，繼乃添募八營，均由張彪招練。庚子變亂之後，不惜財力練成一鎮，一混協，遂派張彪爲第八鎮統制，黎元洪爲混成協統領。連年餉械，所費不資，鄂省鉅虧，半由於此。嗣張之洞升任大學士，趙爾巽、陳夔龍接任，一切雖仍其舊，而營紀漸弛，兵或漸驕，然安慶兵變、湘省民變，鄂軍派往協助，尙稱得力。去年瑞澂到任，適值廣東兵變之後，瑞澂即欲將鄂中新軍嚴加清查以別良莠。嗣經張彪力保，瑞澂亦以此軍爲張之洞所練，張彪又係原練之人，乃仿蕭規曹守，殊不料其竟與匪通也。然去冬資政院奏請全撤巡防隊，曾經具奏力爭；本年陸軍部奏設參議官，又於用舍之權斷斷爭辨，實寓隱相抵制之意。

昨日，革命黨匪起事，自稱爲國民軍，以排滿爲宗旨，逆謀甚狡，勾結甚廣。本有新軍通匪之謠，獲匪訊供，亦有涉及軍隊之語。當即面屬張彪切實查辦。蓋以陸軍爲統制專責，張彪治兵有年，自必確有把握。不料十九（十月十日）夜間，省城內外，新軍數營，突起應匪，張彪命令不行，鐵忠亦束手無策，倉卒布置，竭蹶萬分。張彪、黎元洪親率營隊往剿，而新軍或意存觀望，或立即散去，且有倒戈相向者。張彪率親軍馬隊，死傷甚多，旋即敗退。匪黨分路猛撲督署，槍斃交施，其鋒極銳，督

署僅有特別警察一百餘人，衆寡懸殊，何足抵禦，不得已登楚豫兵輪，當即電奏在案。

是夜張彪復飛調城外駐紮之第八鎮輜重營兩隊，並親軍馬隊，復往竭力攻剿，至六時久，我軍死數十人，傷者甚衆，匪亦死傷相當。無如新軍變者，共有三營一隊，益以匪黨，何止四五千人，我兵僅數百人，寡不敵衆，萬難支持。張彪遂亦出城。幸輜重營管帶蕭國安，持軍嚴，不敢逼。適瑞散探得匪黨已佔據楚望台軍械所，並據諮議局房屋爲司令部，在城內蛇山、鳳凰山安設礮座，遂調集建威、楚豫、江元三兵輪，湖鷹、湖隼兩雷艇及水師礮船，督同擇要開礮進擊。雖無陸隊進攻，然以之堵截江面，不准匪黨渡江，上可以保護漢陽兵工、鋼兩廠，下以保護漢口各租界。此兵匪構變，彼此攻擊之實在情形也。

伏查朝廷歲糜數萬鉅帑，練此新軍，原爲保守疆圉之計。不期兵與匪通，突發此變，言之痛心。從前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安慶兵變，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廣東兵變，均賴巡防舊隊，立時撲滅。今湖北巡防隊迭次裁撤，水陸僅十數營，且分防各府州縣；武漢三處，共僅步隊一百餘人，礮船數隻，即徵調齊集，亦不足以供一戰。瑞澂以孤身處於其上，措手無從，惟有引領援師，拯民水火。此皆瑞澂平日無智無勇，辦事不能敏決所致。雖膺聖明斧鉞，夫復何辭！惟有各省新軍，迭次構亂，幾於數見不鮮，若不奏請派員查辦，並速籌善後之法，後患何堪設想！合無仰懇天恩，俯准欽派大員來鄂查辦。一面飭下軍諮府、陸軍部，迅將各省陸軍應如何稽查防範，妥定章程，通飭切實遵辦，以維大局。

再該匪現據省城，津兵到漢，須由水路進規武昌，現已電商海軍部，飭派兵輪數艘，來鄂應用。又漢口租界，已飭江漢關道與各國領事按約密商辦法，互相保護，合併陳明。謹乞代奏。

瑞澂叩。二十日。

### 竇彙致清內閣、軍諮府、陸軍部請代奏電八月二十一日（十月十二日）

鄂亂。竇彙於二十（十月十一日）子初，接瑞澂十九（十月十日）亥刻萬急電告：「鄂軍有故，速派得力防軍二三營赴援。」當因防軍均係零星散駐，一時未易調集。豫省陸軍，與鄂軍素不通氣，尙屬可靠，派步隊一營，專車赴鄂，昨晚約已到漢。二十巳刻，又接瑞澂十九晚續電，云「兵與匪合，猛撲督署，其勢甚銳，不得已暫避兵輪，仍乞派兵速援」等語。又因豫省兵力，萬難兼顧，電請軍諮府、陸軍部，速派得力大枝軍隊，逕行赴鄂。二十一（十二日）丑初，又接瑞澂復電：「張統制與匪鏖戰一夜，因衆寡不敵，已退出。瑞澂率兵輪進攻，亦不得手。」是鄂軍已難撲滅，武昌似全被匪據。客軍已到者，恐祇豫中新軍一營，並無新式快槍。頃又准郵傳部萬急電告：「據江漢關道報告：『匪黨欲圖拆毀黃河鐵橋，以斷南北軍路』，囑派重兵保護。」綜核先後情形，此次革黨、叛兵，互相勾結，意圖大舉，殊非尋常草寇可比。此時鄂中並無得力兵隊，豫省處處牽掣，自守不遑，萬難剿辦鄰匪。鎮江下游，適逢災荒，鄂事既有革黨在內，響應堪虞。昨接張人駿覆電：「各埠雖尙安靖，現已戒備，恐無餘力顧及上游，所恃者惟北軍援應耳！」萬一武昌坐困日久，各處伏莽，聞風附和，後

患不堪設想。更可慮者，鄂省新軍向來沿京漢鐵道，直駐至黃河鐵橋北岸，約計在豫省者，亦有一營。現雖安靖，人心難測，萬一勾引暗合，毀斷橋道，一時無路進兵，其禍更大。除由寶棻移緩就急，抽調大隊先保黃河鐵橋暨入豫鐵路首站，其餘盡力相機布置外，惟有仰懇天恩，速飭軍諮府、陸軍部，酌派近畿得力大枝軍隊，刻速專車逕行赴鄂鎮攝剿辦，以免滋蔓。一面飭沿江一帶督撫臣，一體認真嚴防，盡力籌備，大局幸甚，豫省幸甚。再以上所述，均係瑞澂電奏懲辦革黨以後之事，大約續又潰決，以致不堪收拾。現在事更危急。又迭次查探，武昌電局已被匪佔毀，應寄瑞澂之件，應由江漢關道轉交，方不致爲匪黨所得，轉有洩漏，合併陳明。伏乞代奏。

寶棻謹叩。二十一日未刻。

### 瑞澂致清內閣請代奏電八月二十一日（十月十二日）

竊照鄂省兵匪搆亂一案，業經兩次電陳，計已上邀聖鑒。二十日三點鐘，瑞澂親率兵輪、雷艇進攻省城，因無陸隊，迄未得手。夜間派該兵輪等上下梭巡，以防省匪偷渡。不料是夜駐防兵工廠之新軍一營，乘夜復變，圍踞該廠，復有派往沔陽州彈壓饑民之新軍一營，無故潛回，與之相應。竟將龜山佔據，安設礮座，以爲久守之計。又駐紮漢鎮橋口之新軍一營，內有兩隊亦叛，分竄滋擾。探聞省中另有新軍二營，當時原未同叛，嗣被兵匪圍逼始從。該營旂兵，全遭慘殺，實行排滿主義。刻由匪黨與湖北諮議局，公推原派混成協統領黎元洪爲首，並由議員爲之主謀，安民告示，即用鄂省大都督稱，並懸白旗，上書「興漢滅滿，懸賞擊官」字樣。叛兵約有四五千人，益以黨匪，當以萬計。現在

兵工廠、軍械庫、藩鹽各庫、官錢局悉被佔據。綜計全省新軍，除去調赴川省，暨列防宜昌、鄖陽、施南各處外，其未叛者，僅此輜重營一營、步隊一隊、馬隊一隊而已。此皆升任總督張之洞費十數載之經營，糜數千萬之庫帑，辛苦選練，而不料其均爲匪用也。

今日湘、豫兩軍均趕到。分派豫軍其統帶張永漢率兩隊嚴防車站。張彪率帶輜重營，會合湘軍，相機進攻漢陽龜山，期復大江北岸。瑞澂親率兵輪，由水路進攻，兼顧江面及漢口車站。匪衆我寡，利鈍難料，惟有竭盡血誠，繼之以死，以待援軍之至。近接部電，已蒙欽派蔭昌率帶一鎮來剿。該匪聞之，自當氣懾。第叛兵係久練之卒，爲數甚衆，兼有亂匪爲之四應，若非厚集兵力，似難迅速撲滅。合無仰懇天恩，加派勁旅，多帶山野礮營及機關槍隊，隨同蔭昌來鄂剿辦；並飭海軍部轉飭薩鎮冰，多帶得力兵輪、雷艇會剿，庶可一舉蕩平。一面請飭度支部籌撥銀二三百萬，以備餉械、犒賞等項之用。再第八鎮統制張彪於所部標兵作亂，事前既毫無防範，臨時又種種畏怯，應如何嚴加懲處，伏候聖裁。又湖北布政使連甲、提學司王壽彭、交涉使施炳燮、巡警道王履康均已微服出城，提法司馬吉樟、勸業道高松如、鹽道黃祖徽尙無的耗，合並陳明。謹乞代奏。

瑞澂叩。二十一日。

### 瑞澂、薩鎮冰致清內閣請代奏電八月二十八日（十月十九日）

編者按：薩鎮冰爲海軍提督。率軍艦到武漢攻擊革命軍。後海軍將士傾向革命，薩鎮冰遂走上海。

閱蔭昌舊存有關武昌起義的函電

竊二十七日（十月十八日）六點鐘，津兵第二起坐火車到站，尙未下車，突有匪衆二三千人，逕撲劉家廟車站，希圖掩襲津兵。張彪立率湘、豫、鄂各軍迎剿，擊斃悍匪二三百人，無難者居其大半，奪獲大礮六尊，槍械無算，匪衆敗走，我軍傷亡二十餘人。時鎮冰督率兵艦、雷艇，防護江岸，以杜省匪接應。瑞澂在楚豫兵輪，游弋江面接應。突有匪衆礮隊，由武昌江岸開礮，奮擊楚豫兵輪，意在制瑞澂死命。楚豫開礮還擊，連中兩礮，匪隊始退。唯因我軍兵力甚單，不能痛追，仍飭照舊嚴密防守。不料三點鐘後，匪衆大股擁至，內有快礮二三十尊，彈落如雨。北洋礮隊未到，步隊全軍遽向瀕口退去，衆軍因之奪氣，亦各退卻。鎮冰兵艦，因恐誤擊我軍，轉向後湖，用礮擊匪後路，共放三十餘出，傷斃匪衆不少。七點鐘後，張彪探得劉家廟駐匪無多，復率湘、豫、鄂各軍反攻，擊敗匪衆，復將劉家廟佔住。唯津兵不奉命令，不肯前進。此我軍擊敗匪衆，並劉家廟失而復得之情形也。伏查此次匪衆，先乘津兵初到，徑撲車站，其謀極爲狡悍。幸得當時擊退，津兵毫無損傷。午後，復起大股礮隊來攻，勢尤兇猛。津兵礮隊未到，步隊輒行先退，以致各軍奪氣。幸張彪奮不顧身，復率湘、豫、鄂諸軍，乘夜回航，仍將劉家廟佔住。唯本日傷亡甚衆，兵力愈單，津兵折回，別無援應。瑞澂唯有督率將士，竭盡血誠，能守一日劉家廟，即盡一日之責。唯陸軍既單，兵輪又乏煤米，瑞澂之船，更無米無油，勢成坐困，危在旦夕。仰懇天恩，迅催蔭昌立即前來，或派礮隊先至，救此危局，不勝迫切待命之至。謹請代奏。

瑞澂、薩鎮冰同叩。勦。

## 袁世凱致清內閣請代表奏電八月二十八日（十月十九日）

編者按：時袁世凱新授湖廣總督。

此次鄂變，事雖倉猝，蓄謀已久，廠、庫、局、所，悉爲佔踞，糧足器利，人多精練，自與尋常匪徒嘯聚烏合者，迥不相侔。武漢爲天下樞紐，鄰省多被水災，倘不以全力迅圖，蔓延必廣，牽動全局。凱衰病餘生，何堪負重，然受恩高厚，利鈍姑不敢計，惟有竭盡心力，以圖報稱。但鄂省兵叛庫失，凱赤手空拳，無從籌措，必須趕募得力防軍，以備駐防收復地面及彈壓各屬。倘大兵未能旦夕全復，亦可以此生力軍協同攻剿。擬請旨允在直隸、山東、河南等省，招募曾經入伍壯丁一萬二千五百人，照武衛左軍現行營制，編集二十五營，作爲湖北巡防軍。此項營制，參仿湘淮，以期易於成立。惟兵以餉項爲命脈，必須裕籌，且鄂省財用已竭，地方急需，均無所出，仰懇飭下度支部速撥的款四百萬兩，以備撥支。如地方早能收復，當由本省續自籌用，不敢以此作爲常款。是否有當，伏乞聖裁。謹請代表奏。

凱謹肅。勸。

## 袁世凱致清內閣請代表奏電八月二十九日（十月二十日）

昨奉硃批，蒙朝廷嘉獎優任，感激涕零，悚惶萬狀。欽遵迅速調治，一面趕緊籌備料理。惟事體重大，頭緒紛繁，必須藉策羣力，方可免叢脞貽誤。查有卸署江北提督、開缺副都統王士珍，公忠純篤，



久歷戎行，素爲將士所欽服，現在正定府養病，業漸痊可。擬請旨飭令王士珍襄辦軍務，所有增募新軍、布置後路各事，即移委該員經理，以便凱付託得人，早日南下。又軍諮府正使、副都統馮國璋，饒有識略，詳明諳練，從凱治兵甚久。擬請飭令迅速來滬，籌商一切，並同凱南下，協商布置。聞該員將編集第二軍，但此時匪情尙未深悉，備援不妨先定，而調發不必甚急。俟凱抵前敵察看情形，會商先布守堵，探明匪情，再妥籌大舉進攻，奏明辦理。如必須第二軍往助，再令馮國璋迅回帶往，或令該管統制帶往戰地，近處編合成軍。官軍人數，原不甚衆，宜合一路進行，似不必分途紆道，調度爲難。再有副都統銜、開缺奉天度支使張錫鑾，文武兼資，吏治營務均極諳諫；已革黑龍江民政使倪嗣沖，直隸候補道段芝貴，均奮勇善戰，曉暢戎機；山東軍事參議官陸錦，精明謹飭，武備學優；直隸補用副將張士鈺，直隸候補知府袁乃寬，久任兵備，結實可靠；擬均調偕凱馳往前敵委用差遣。俟各該員抵滬後，籌商布署，即力疾就道。聞第四鎮統制吳鳳嶺業經銷假，該員在鎮最久，果敢有爲，請飭下該統制迅赴前敵，以專責成。是否有當，伏候聖裁。謹請代奏。

世凱謹肅。 叩。

### 廢昌致清內閣、軍諮府、陸軍部請代奏電九月十日（十月三十一日）

編者按：廢昌爲陸軍大臣。武昌起義後，即率清軍到武漢攻擊革命軍。

初六、初七（十月二十七、二十八日）等日，官軍連戰獲勝，收復漢口情形，業經專電馳陳。欽逢初九日（三十日）諭旨，仰邀褒獎，慚悚莫名，宣諭全軍，倍形感奮。初八黎明，我軍接續追擊，匪

在龜山發砲，擊我前軍，我砲隊立行還擊，以撲壓匪砲火力，掩護軍隊前進，匪大隊仍依傍街市，節節抵抗，因迭被猛攻，勢不能支，遂紛向玉帶門、襄河潰散，棄砲七尊，軍械子彈無算。午後我軍追至玉帶門一帶，並搜索街市餘匪，漢口地方全行收復。是晚，第一軍總統馮國璋自戰地復回孝感，所有前敵軍隊，業經交其統率，應由該總統在漢相機佈置，迅圖進攻。嗣因袁世凱起程赴鄂，聞在信陽暫駐，後方籌備事項軍需從速接洽。廢昌當於初十日（三十一日）折回信陽，已與該大臣面商妥協，分飭遵辦。即日遵旨回京供職，祇聆訓誨。謹先電陳。乞代奏。

廢昌叩。 奏。

### 孫寶琦致袁世凱電 九月十二日（十一月二日）

編者按：孫寶琦爲山東巡撫，與袁世凱關係密切。

真電敬悉。戰事得手，深爲竹慶。初九（十月三十日）下詔罪己，朝廷實有息事甯人之意，不視革黨爲大敵。爲公計，勝之不武，不勝爲笑。似宜一面備戰，一面迅遣幹員，往見黎元洪，與開談判，凡要求之件，許爲代陳。公負全國責任，宜相機早決，免致全國擾攘，漁人得利。仗公威望，革黨必降心相從，長江息戰，然後專力掃蕩西路，早日肅清。拙見祈採納。

琦。 奏。

### 袁世凱致清內閣請代奏電 九月十二日（十一月二日）

編者按：時袁世凱已授內閣總理大臣。

竊據湖北布政使連甲呈稱「連甲於八月初一日到任。十九日遽遭兵變，是日上午即有風聞，當

閱爾昌舊存有關於武昌起義的函電

以守庫兵祇二十餘名，殊不足恃，函致軍事參議鐵忠添派軍隊，未接復音。連甲親赴督署稟商，即聞合城新軍全變，趕即回署守庫，賊用大砲燬頭二門，連甲督率抵禦，槍斃悍匪七名，子彈告罄，相持至黎明，藩署始被攻破。復擬赴督署，爲亂兵所阻。繞至統捐大臣柯逢時宅，正在懸賞募人通信，適探瑞督已登兵輪，柯大臣即囑趨赴舟次，同謀恢復。又恐印信有失，交由柯大臣敬謹收存。連甲間道出城，奔赴兵輪，稟商一切。旋奉瑞督扎委設法籌措款項，並設立糧台，以定人心。惟自省垣陷後，庫儲已失，連甲職守有虧，罪無可逭，惟有瀝情籲懇代奏，照例治罪」等情前來。世凱伏查該司連甲到任，不及兩旬，總督先逸登兵輪，僚屬自應隨往，該司督率擊匪，未出鄂境，尙屬可嘉。世凱入鄂境後，實缺官員除該司來迎請示外，迄無一人來謁，亦應請稍加優異。該司年力富強，才識明通，堪以隨世凱襄助一切。合無仰懇天恩，俯允將湖北布政使連甲革職留任，隨營効力，所有地方善後事件，即委該司妥籌辦理，俾世凱得專心兵事，以免顧此失彼。如荷俞允，即由世凱發給湖北布政使木質關防一顆以便啓用，俟印信取出，即行燬銷。是否有當，伏祈聖裁。謹請代奏。

世凱謹肅。又。

### 袁世凱致清內閣請代奏電 九月十三日（十一月三日）

文電奉旨欽悉。前在彰德，曾電詢南各省軍務，皆稱兵單餉絀，無可調援。均囑以務持鎮靜，以各保地方爲要計，兵力既單，尤不宜輕調紛遣，致顧此失彼。海軍水師與陸匪交戰，本難得力，而音

信阻隔，籌商甚難。昨夜晤薩鎮冰，反覆商榷，武漢夾岸，設砲不下百餘尊，督船進攻，得不償失，正在設法出奇擄擊。程允和未在武漢，聞往甯皖，去電尙未得覆。自皖省有警，下游震動，曾電商張人駿調江北十協助剿，以新募各營撥赴填紮。如專以此協游擊下游，必不得力。凱原意厚集兵力，克復武漢，即分勝兵，進復長沙、九江、宜昌、西安，不難尅日盪平。乃第二軍迄未開來，前敵萬餘人，伏守江岸，延綿二十餘里，與匪持隔江河，進退兩難，疲勞已甚。迭經多方激勵，幸皆奮勇。匪據形勝，槍砲星布，非增兵不足言進攻，非露宿風日，勢難持久，而對岸槍砲，不時狙擊，頗難立足。昨與馮國璋籌商，用奇兵襲取漢陽，然以疲兵渡河攻堅壘，死傷必多，尙無把握，未便輕舉。擬明日親赴前敵，會合諸將領，查看地勢，籌定方略，再具奏聞。接奉督、東撫來電，第五協及五鎮混成協，即將開拔，如府邑不再阻擾、截留，得此生力，方有把握。現就此疲兵，頗難兼顧攻守，伏祈飭催該兩協迅即南下，早圖規復。昨奉初九日恩旨四件，已令前敵暫停進。一面出示曉諭招撫，令鄂員作書，僱洋人往武昌向黎逆宣布聖德，勸解投順。倘逾數日無確覆，即立限時刻，猛攻漢陽。凱甫抵鄂，軍務地方，事極雜沓，日不暇給，因遲電奏，莫名悚惶。謹先略陳，祈代奏。

世凱肅。元。

### 袁世凱致清內閣請代奏電

九月十三日（十一月三日）

竊查本月初一日（十月二十二日）以前，漢口攻戰情形，已由陸軍大臣蔭昌電奏在案。茲據第一

軍總統馮國璋報告「初八日（十月二十九日）黎明，國璋督率第四鎮第三混成協及十一混成協之步隊二十、二二標前進。辰刻，見匪徒千餘人渡襄河，占據歆生路南一帶，力拒各山，礮火迭擊。我軍猛攻，匪受創甚劇，悉向街市潰退。我軍追擊，抵漢河北岸，至玉帶門之綫。匪礮愈烈，又值日暮，因占領歆生路及西北一帶露營。初九日辰初，我與匪彼此礮戰，匪礮火時爲我擊滅。徒步匪人衆多，皆匿漢鎮，多方誘擊，終不顯露，街市複雜，斷難冒放。是日仍占領舊陣地露營。漢鎮連日爲礮火轟擊，焚燒多處，料匪難駐足。初十日黎明，見時機已至，決心冒險攻掃漢鎮，遣兩部隊分道冒火前進。一部隊掩護我右翼，阻匪由玉帶門渡江，於午初巷戰劇烈，斃匪甚夥，節節逼進。又沿江布置，阻匪援。未刻攻至由義門之綫。匪礮向街市猛擊，徒步匪人頑強抵抗，漢鎮火愈猛。相持竟日，我軍占領由義門東至江岸，西至鐵道之綫。是夜露營。十一日黎明，西北風暴作，漢鎮火愈烈。我軍接續攻掃，節節巷戰，每攻一段，冒火蹈險，又爲匪暗擊，艱苦不可言狀。未刻始掃盡漢鎮匪徒，占領沿江河一帶。惟右翼玉帶門與渡口匪援搶至南岸，隔河射擊甚烈；同時黑山、龜山、蛇山礮火攢擊尤猛。官兵迭進迭退，時見傷亡。迄申初，甫將玉帶門及渡口占領，漢口全復，沿江全施工固守，防匪反攻。約計是役，斃傷匪徒五六百人，奪獲山礮六尊、槍四百餘杆、子彈不計其數。現匪退守漢陽，倚恃黑山、龜山堅固礮壘，盤踞窠巢。我軍連日苦戰過勞，必須稍事休養，方可進攻。幸漢口門戶已得，進取當易得手，應即相機計畫。我軍此次傷亡官長數員，目兵傷亡約六七十名」等情前來。世凱查匪黨渡江而北，其謀甚狡。幸得將士忠勇効命，奮不顧身，鏖戰七八晝夜，得將漢口全復，阻匪北竄，其忠奮勤苦，殊

可嘉尙。謹特撮舉戰狀大略上陳，用慰宸廑，伏祈聖鑒。謹請代奏。

世凱肅。元。

### 袁世凱致清內閣電 九月十四日（十一月四日）

前日令營務處劉振〔承〕恩及張彪等，致函黎元洪，招其歸順，使洋人送往。時接覆書，稱現開會議，一二日定局再告，語氣尙恭順，然匪心叵測，戰備仍不敢懈。再探，近日有湖南叛兵來鄂五千餘人；江南逃兵來鄂千餘人；又有洋裝華人五名，稱爲黃興、牟鴻勳等，匪列隊郊迎，黨勢復振。切盼第二軍先來數人，用作分支，即可定期先取漢陽。現各鎮、協兵祇萬餘人，伏守襄河長江堤岸，槍礮互擊，未敢輕調，必須分兵潛渡猛攻，方可得手。切盼。以上祈秘密，勿使軍部員司知之。

凱。願。

### 袁世凱致清內閣電 九月十五日（十一月五日）

前奉電旨，飭查水師，遵已電咨贛撫，並咨薩提督嚴密查辦。頃據程提督允和電稱「允和前聞鄂亂，乘輪上駛，途中口帥師赴援之命，即電調五標師船一百艘。而岳、漢各營，阻於武漢上游；漢標中營與洲營船隻，半爲匪掠；提、瓜兩標，遠道逆流，猝難駛至；惟率湖標師船二十號，合田、巴兩營，分紮沙口一帶。晤瑞督，會同薩軍門攔江截堵。其時大軍未至，兵艦亦未調集，匪勢日熾，黃州已爲所據。田鎮爲全楚門戶，該鎮礮台爲匪窺探，即經派弁將礮內機關零件亦拆下，並用強水分

灌。正在籌商剿辦，忽報九江應匪，湖口縣礮台均失，安慶危迫，浦江浮動，吃緊異常。因思下游亟應布置，加以岳、漢八營，餉項無著，上游消息不通，遂飭應調各船，分駐要隘，轉而下駛籌餉備放。並晤江督、皖撫，籌加防範。單船至潯，匪據礮台，勢欲開放，冒險而過。湖口亦然。惟至馬當，鳴砲以迎，尙未顯叛。昨抵甯垣，正在籌餉布置，而安慶又復戒嚴，允和星夜上溯，督率助援。其餘情形，容續稟報。查長江水師，散布五省江面，調集爲難，且值進廠大修船，多未工竣，而各省又留守地方，徵調尤爲不易。師船既難應手，水軍又非所長」等語，用特先爲電陳。

凱。翻。

張紹曾、盧永祥、藍天蔚、伍祥禎、潘矩楹

致清內閣、軍諮府電 九月十六日（十一月六日）

編者按：張紹曾爲陸軍第二十鎮統制，時駐灤州，武昌起義後，曾聯合第三鎮協統盧永祥，第二混成協統領藍天蔚，第二十九協統領伍祥禎，第四十協統領潘矩楹等電請滿清政府實行立憲。

頃接據鄂省京官鄭萬瞻等電稱「漢鎮全被馮軍焚燬，兼用綠氣礮轟擊，並懇代表」等語。竊全國精華，盡在漢埠，商民林總，皆屬同胞，遭此慘禍，誰不痛心！且綠氣礮本係國際戰時禁制品，對內使用，尤乖人道。連日朝廷宣告實行立憲，諭旨肫切，下民怨氣，漸就消弭，亂事可期平定。乃復

以此激起全國人民之公憤，實於立憲前途，大有妨礙。敬懇奏呈請旨查明罪魁，從嚴懲辦，以謝天下而安人心。

紹曾、永祥、天蔚、祥禎、矩楹同叩。

### 劉承恩致袁世凱書

謹將十七日〔十一月七日〕派偵探王洪勝前往武昌與黎送信問答情形，繕呈憲鑒。呈開：

一、到武昌，由平湖門進城，當有把城門兵丁盤查，問：「係甚麼人？由那裏來的？」答：「漢口劉大人派過來與大都督送信的。」隨有兩人，一路送至黎處。

一、見黎時，當即與坐，遂問答一兩點時刻。問：「你係何處人？」答：「湖北襄陽人。」問：「你同劉大人是同鄉？」答：「是。」問：「隨劉大人幾年？」答：「十幾年。」問：「送信是甚麼意見？」答：「意在兩下取和，以免漢人受害，保全大局。因打仗的時，壞的房子，失的銀錢，全是漢人的。」他說：「你們大人要是未打漢口以前來說，就好說了，可惜來晚了。」答：「我們大人上月二十四日由清江才到家，宮保二十八日打電招我們大人到彰德府，才派辦理招撫事宜。我們大人到漢口，業已打過幾次仗了，漢口房屋已經燒壞了。」他說：「現在要說和，須將皇族另置一地與他居住，管他的吃穿，不准他管我們漢人的事情。」答：「現在朝廷有旨，政府各大臣旗人慶親王、那桐等，都已開缺，派袁宮保總理內閣大臣。」他說：「宮保見事差矣！這時不該出來。先前宮保做直隸總督，好好的，爲甚麼開缺？現在有亂事，又請宮保出來，爲甚麼不叫滿人帶第一鎮來打仗？可見旗人大有奸心。」他說：「這



個時候，不將皇上推倒，隨便和了，以後大權歸他，他更比從前加一倍的狠，我們更無有法子了。」他又說：「要照滿人一登位的時待我們漢人光景，現在我們漢人應分將他滿人的全家殺完，這才可以報前仇。現在我們許給他一塊地方，供應他的吃穿，是很對得住他的。」問：「張彪常向你們大人那裏去不去？」答曰：「未去過，聽說他去見宮保，宮保也未見他。」並說：「瑞澂、盛宣懷兩人，令人可恨的狠，將來就是太平了，也要拏住殺他。你回去即將我的話，稟知你們大人。你們大人若是能過江來，就請過來談談，要過來時，先派人送個信來，我好派人到江邊去接。」

職道劉承恩謹呈。

### 黃興致袁世凱書 九月十九日（十一月九日）

中華民國軍政府戰時總司令官黃興，謹致書慰廷先生閣下：前由劉君轉達尊意，敬悉一切。明公以胞與爲懷，愛民如命，來示囑敝軍停止戰爭，以免生靈塗炭，仁者用心，令人銘心刻骨。惟滿洲朝廷，衣冠禽獸，事事與人道背馳，二百六十年來，有加毋已，是以滿奴主權所及之地，即生靈塗炭之地。如但念及漢口之生靈而即思休戰，毋乃範圍過狹，無以對四億生靈。況漢口爲我軍所有之日，行商坐賈，百貨流通；及賊軍進攻不克，縱火焚燒，百餘萬生命，數萬萬財產，均成灰燼。所謂塗炭生靈者，滿奴乎？抑我軍乎？至於尊囑開黨禁等四條，乃枝葉問題，而非根本問題，興等之意，原不在此。以大義言之，夷虜與中華，原無君臣之分，明公雖會服滿人之官，而十八省之舉義旗，興義師者，

何亦非會服滿人之官者？按之是非真理，明公當自曉然。以利害言之，鄂省興師，四方響應，至於今日，大江南北，復我漢人之主權者，都凡十一省，寡人政治之滿廷，早已瓦解，明公即奮不世之威力，將何用？以明公個人言之，三年以前，滿廷之內政、外交，稍有起色者，皆明公之力。迨偽監國聽政，以德爲仇，明公之未遭虎口者，殆一間耳！此段痛心歷史，回顧能不淒然！況明公之辭國門之際，曾有誓言耶！革命動機未發以前，明公在鄂謙居，猶且視爲敵國，彰德、北京之道上，無日無賊政府之問探出沒其間。迨鄂事告急，始有燭之武之請，滿奴之居心，不誠令人心冷乎！近日北京政界，喧傳明公掌握兵權，當爲朝廷之大害，是以滿奴又有調明公回京組織內閣之命。夫撤萬衆之兵權，俾其隻身而返，乃襲偽游雲夢之故智，非所以揚我公，實所以抑我公，非所以縱我公，實所以縛我公也。趙孟之所貴，趙孟原能賤之，滿人之自爲謀，則善矣！所難解者，我公之自爲計也。興思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義斷無先後之別，明公之才能，高出興等萬萬，以拿破命、華盛頓之資格，出而建拿破命、華盛頓之事功，直搗黃龍，滅此虜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爲拿破命、華盛頓，即南北各省當亦無有不拱手聽命者。蒼生霖雨，羣仰明公，千載一時，祈毋坐失。不揣固陋，唐突上言，可否有當，均乞尊裁，條件若何，亦祈賜示。九月十九日。

馮國璋致袁世凱書 九月二十日（十一月十日）

宮保鈞座，敬稟者：竊查十八日砲擊兵工廠情形，今早已由馬撥將原報隨稟抄呈，想邀鈞鑒。茲

復將砲協領所報砲擊兵工廠無烟火葯庫略圖一紙，附稟呈覽，即乞查閱。今日前面無甚戰鬪，惟昨晚匪在龜山、黑山一帶，用槍砲猛烈射擊，自十點至三點止。又據間諜報稱：「武昌東之青山，有匪砲三尊，步隊一營；洪山有匪之步隊一營；由武昌至青山沿江長堤，有匪砲約十二三尊，步隊約一營；青山下之鷄窩村，有匪約二三百人；他無異狀。」肅此具稟，恭請勛安，伏乞垂鑒。

附呈略圖一紙。

國璋謹稟。 九月二十日。

### 黎元洪等致袁世凱書 九月二十二日（十一月十二日）

編者按：此書曾載於張難先的湖北革命知之錄（三五三—三五五頁）和曹亞伯的武昌革命真史（正編二六五—七頁），惟詞句與本文有出入。本文所據的原件，經幾位老先生按筆跡判斷，認為是湯化龍所寫。

中華民國鄂軍都督黎元洪暨同志人等，謹奉書慰帥執事：邇者蔡、劉兩君來，備述德意，具見執事俯念漢族同胞，不忍自相殘害，令我佩服。前承開示四條，果能如約照辦，則是滿清幸福。特漢族之受專制，已二百六十餘年，自戊戌政變以還，曰改革專制、曰預備立憲、曰縮短國會期限，何一非國民之鐵血威逼而來！徐錫麟也，安慶兵變也，李琦炸彈也，廣州督署轟擊也，滿清之膽，早經破裂。然逐次之偽諭，純係牢籠漢人之詐術，並無改革政治之真心，故內而各部長官，外而各省督撫，滿漢比較，漢人之掌握政權者幾何人？兵權、財權，為立國之命脈，非毫無智識之奴才，即乳臭未乾

之親貴，四萬萬漢人之財產、生命，皆將斷送于少數滿賊之手，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即如執事，豈非我漢族中之最有聲望、最有能力之人，何以一削兵權于北洋，再奪政柄于樞府？若非稍有忌憚漢族之心，已酉解職之候，險有生命之虞。他人或有不知，執事豈竟忘之？自鄂軍倡義，四方響應，舉朝震恐，無法支持，始出其威同故技，以漢人殺漢人之政策，執事果爲此而出，可謂忍矣！嗣又奉讀條件，諄諄以「立憲」爲言，時至二十世紀，無論君主國、民主國、君民共主國，皆莫不有憲法，特其性質，稍有差異，然均謂之「立憲」。將來各省派員會議，視其程度如何，當採取何等政體，其結果自不外「立憲」二字。特揆諸輿情，滿清恐難參與其間耳！即論清政府疊次上諭所云，試問鄂軍起義之力，彰德高臥之力乎？鄂軍倘允休兵，滿廷反許執事究有何力以爲後盾？今不見起義只匝月，而響應宣告獨立者，有滇、黔、湘、蜀、贛、皖、蘇、杭、閩、粵、桂、秦、晉，滬上歸並之兵輪及魚雷艇，共有八艘，其所以光復之速而廣者，實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我軍進攻，竊料滿清實無抵抗之能力，其稍能抗拒者，惟有執事，然則執事一身繫漢族及中國之存亡，不綦重哉！設執事真能知有漢族，真能系念漢人，則何不趁此機會，攬握兵權，反手王齊，匪異人任；即不然，亦當起中州健兒，直搗幽燕。苟執事真熱心滿清功名也，亦當日夜禱祝我軍速指黃河以北，則我軍聲勢日大一日，執事爵位日高一日。倘鄂軍屈服于滿清，恐不數月間，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矣！執事犯功高震主之嫌，雖再欲伏隱彰德，而不可得也，隆裕有生一日，戊戌之事，一日不可忘也。執事之於滿清，其感情之美惡如何，執事當自知之，不必局外人爲之代謀。同志人等，皆能自樹漢族勛業，不願再受滿人羈

絆，勿勞錦注。至疑鵝蚌一層，讀各國報紙自知，鄂軍舉義價值，比擬似覺不倫。頃由漢口某領事處得無線電，刻北京正危急，有愛新氏去國逃走之說。果爾，則法人資格喪失，雖欲贈友邦，而已無其權矣！執事又何疑焉！竊爲執事計，聞清廷有召還之說，分二策以研究之：（一）清廷之召執事回京也，恐係疑執事心懷不臣，欲藉此以釋兵權，則宜援「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例以拒之。（二）清廷果危急而召之也，庚子之役，各國聯軍入都，曾召合肥入定大亂，合肥邈滬不前，沈機觀變，前事可師。所惜者合肥奴性太深，僅得以「文忠」結局，了其一生歷史，李氏子豈能終無餘憾。昔者孟子之學，全在保民，元洪本一武夫，罔識大義，惟常奉教于孟軻，其心得除保民外無第二思想，況執事之識解、經驗、能力，超出元洪等萬萬哉！所慮者執事歷世太深，觀望過甚，不能自決。須知當仁不讓，見義勇爲，無待游移。孟子云：「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全國同胞，仰望執事者久矣，請勿再以假面具示人，有失本來面目，是則元洪等之所忠告于執事者也。餘詳蔡、劉兩君口述。書不盡意，臨穎不禁神馳，惟希垂督不具。

元洪等再拜。九月廿二日。

### 袁世凱致清內閣電九月二十二日（十一月十二日）

頃接馮軍統電稱：「接間諜報告：黨人帶砲數尊、快鎗千餘枝，由寬甸達新溝，繞漢川、廣水，圍抄後路，昨晚暗中起行。」已令孝感施統帶派步兩隊、馬一哨，赴應城駐紮警戒。漢川方面倘有警報，即責成該枝隊迎剿。然匪一面停歇，一面襲進，異常狡險，是無意就撫矣。

## 倪毓棻致袁世凱書 九月二十八日（十一月十八日）

宮太保鈞座，敬稟者：竊知府遵奉憲札，馳赴皖、豫一帶，辦理招募事宜，詳細情形，業已稟陳鈞鑒。惟現在正陽幫匪，佔據壽州，進陷霍邱，偪攻潁上府城，一日數驚，朝不保夕。查潁州爲東、豫兩省屏蔽，潁州不守，北數省皆岌岌可危。據由亂地逃出人民傳說及派出偵探報告，皆云：「此派幫匪，半係無業游民，冒稱革命，全無紀律，兼乏軍火，僅掠淮河兩岸砲划以爲利器。」無奈皖北一帶，絕無防軍，潁州駐巡防一隊，不滿二百人；而安慶、南京郵電不通，久有失陷之說，人心惶惶，到處不敢抵抗。霍邱失守，聞僅到匪數人。其所以未敢遽偪潁州者，因知府辦理招募，到有帶兵官長，聲稱攜帶快槍數十桿，彼等已聞風退縮，不敢嘗試，其伎倆已可概見。據此情形，誠得器械快利之兵隊數營，不惟可保全潁屬，捍蔽北省，即已失壽州、霍邱等處，不難指日克復。第恐遷延日久，勾通鄂匪，脅從愈多，則養癰貽患，大局將不堪設想已。現在招募事宜，不日告竣，謹將目覩地方情形，爲宮太保陳之。並乞迅撥軍隊，保衛生靈，顧全大局，地方幸甚，全局幸甚。肅稟，恭叩鈞安，伏乞垂鑒。

知府倪毓棻謹稟。 九月二十八日。

## 馮國璋致清內閣電 九月二十八日（十一月十八日）

據西文報載並偵探人云，薩大臣有率各艦挂白旗駛赴九江之說。擬請速電九江、安慶、南京、上海

各印署，查明確否。若該艦係一時權宜之計，即請囑其迅速來漢援剿；如果事出意外，於我軍大有關係。是否有當，伏乞鑒核。

璋。二十八日。

### 陳光遠致袁世凱書 九月二十九日（十一月十九日）

宮太保座前，敬稟者：竊於本月中旬，叩謁鈞顏，備聆策訓，下風遜聽，孺慕彌殷。伏維力挽狂瀾，望隆柱石，至指千軍以掃蕩，保四海之乂安，此猶一瓣心香所日夜禱祝者也。卑協在漢防禦，與敵近隔一河，槍林砲雨之中，全賴所部官兵奉行維謹。日前迭奉溫諭，一經傳知，更覺挾纊騰歡，踴躍用命。二十七日探知敵人約有兩標，由卑協右翼第八協防禦後偷渡。當即會商何統領豐林，一面稟明軍鎮，一面抽派隊伍，竭力抵抗，擊斃敵匪一千餘名，其餘披靡而逃，大半墜諸河內。現仍督飭標營嚴密防禦。至各級官長蒙陸軍部先給兩個月薪水，已與何統領等商同派員解回廠站兩防，分給各該員家屬具領，則前敵官長，既無內顧之憂，自益堅其殺敵致果之志也。肅具稟陳，敬請鈞安，伏乞垂鑒。

沐恩陳光遠謹稟。九月二十九日。

### 連甲致袁世凱電 九月二十九日（十一月十九日）

內閣總理大臣袁宮太保鈞鑒：（聯密）薩軍門兵輪開往下游，數日未回。聞匪黨大股，又分兩三路過江，意圖斷我鐵路，佔踞武勝關，危急萬分。乞速派兵援救，鄂省幸甚。連甲叩稟。 鑒。印。

## 凌紹彭致袁世凱書

編者按：此件乃由袁之部下摘抄大要。

今接凌紹彭自漢口來函，謹摘抄大要，開呈鈞鑒。計開：

一、廿六夜，敵黨偷渡襄河上游，約三千人。次日，被我軍痛擊，殲約千餘人，餘則竄入民宅。夜間渡河，又被擊，其船計回者，不過數百人。當痛擊時，彼兵有跪下求降者，而我軍人用鎗刺戮之，倘能受降，則降者甚多，阻其降路，而堅其死心，未免稍稍失計。彼黨半月來組織之敢死隊，今則全軍覆沒，足以塞其膽矣。

一、歐陽萼前在太保前應承有米，今則一斗皆無，振撫局遲遲開辦，皆歐陽所誤也。此人言過其實。聞歐陽常有稟函報告，張大其詞，暢談軍務，殊不可靠。且歐陽非便家，辦糧餉恐非所宜。

一、黃觀察人太好，當此亂世，不能以太平官爲之，如請其聯絡軍隊、辦臨時巡警、出示安民、親近領事，爲先發制人之計，悉皆攢爲不可多事，緩緩再說。至今領事尙未去拜，令人急急。

歐陽萼致袁世凱書 十月初一日（十一月二十一日）

宮太保大人鈞座，敬稟者：十五日晉謁崇階，渥蒙逾格垂青，殷殷訓誨，感荷殊深。十一日會上一稟，頃悉中途擱置，茲特補爲錄呈。當鄂亂未發時，萼之戚友，多係茶商，八月初八日聞俄領事接



港督來電，屬停茶市，因悉革黨已運大批軍械來鄂，勾結新軍，約期倡亂。連夜密陳方伯，請其轉達極峰，預爲防範，不動聲色，將新軍分遣出城，並設法收回槍彈。至十八日俄租界寶善里發現炸彈卅箱，新式槍砲無算，蔣即刻飛達層憲，立時破獲，正法三人，搜出確證，統將、弁兵皆列黨冊。迨次日則全城兵變，先劫軍械，圍攻督署、藩署。瑞制軍携印倉皇出城，登楚豫兵輪。方伯困在危城，廿日之夕，始由柯紳逢時令其喬裝，遣人護送潛出，其眷屬與方伯早已不相聞問，由蔣四次冒險過江尋獲，縋城而出，平安東渡。臬台以次仍在城，逆黨並不加害，且有爲逆所用者。追原禍始，張文襄優容新進，驕縱軍人，養癰十餘年，糜帑數千萬，興學練兵，設廠製造，徒資逆用，以演成今日非常之慘劇，殊堪浩嘆。江漢關道及各釐局印委，均携眷運欸，先逃兵輪，孤泊江干，交通斷絕，無餉、無煤、無米，岌岌可危。方伯函約相見，屬爲趕緊籌畫以解倒懸，蔣當以本處無從購買，洋商嚴守中立，萬分棘手，措置維艱，嗣因方伯痛哭相勸，制軍兩次札委，曷以勉爲其難。幸遇舊識之德員延興阿君，先借現銀五萬兩，暫資開辦，向相識之瑞記洋行定購煤壹千噸、米貳萬包、麵粉四萬包、馬料柴草俱全，並租小輪四艘、拖駁四只，常川轉運。遴派洋員，以充偵探，僱丹國人另設電局，藉通消息，此十五日以前籌辦之情形也。自憲節遙臨，諸事日漸順利，四民懽聲雷動，若大旱之得雲霓。廿四日，蔣奉馮軍統諭，會同延興阿商聘工程師，用洋松、油桶、機器、鐵索建造行軍橋梁。據工程師云：「包定橋成後，軍隊四五千，槍砲器械，頃刻可達彼岸。」蔣與姚工參領，日夜督工，趕緊修造，約二日內可以完竣。廿六夜一句鐘，匪黨以三千人來攻，由拖渡口渡河暗襲，經馮軍統督兵

猛擊，蔣亦在前敵照料。是役也，匪黨死傷千餘人，又因逃命爭渡，淹水者五百餘人，投降我軍者八百餘人，奪獲槍砲子彈無算。我軍佔據拖渡口，連日大勝。廿八日又斃匪千餘，佔據蔡甸，李統領駐兵三千守之。昨晨用大砲攻武昌，匪黨驚惶無措，探悉軍學兩界，互相爭權，內亂衝突，萬難持久，每日開城放百姓逃難，匪目亦有潛逃者。薩提於昨午四鐘，率兵輪、魚雷，首懸龍旗，尾挂白旗，來攻劉家廟。西人用遠鏡觀戰，先有魚雷，被劉家廟大砲擊壞輪腰，冒險上駛，至新開河沉溺；海容後梢，亦被轟毀，逃往陽邏，馮軍統派人查究，杳無踪跡，想已落水。西人極贊劉家廟砲隊，準的無訛，拍照以留紀念。我軍並未傷人，僅焚燬房屋數間，曷勝欣幸。惟蔣此次向瑞記洋行定購米麵等物，係以商業性質，先後付過定銀七萬五千兩，均經蔣與延興阿同在瑞記立有議單，簽字爲憑。茲因關道開辦平糶，該行因守中立，只允分期零交，每次以二百包爲度，關道必須躉交，使蔣大爲受窘，深悔任事太勇，拚命要好，反使人疑爲言過其實，嘔心瀝血，盡瘁鞠躬，付之徒勞。迫懇憲恩准予銷差，遴員接辦，俾得早日交卸，釋此重負，以便向瑞記理論，是非曲直，天下自有公論，定當明白宣布，以表區區忠懇之忱，是所感禱。曾奉諄諭，垂詢兌款辦法，頃已向德華銀行商定，以後款項，即交北京德華銀行，漢口隨時撥用。昨奉馮軍統面諭覓購新式快槍及子彈等因，現存子彈，僅足供一二月之需，不得不未雨綢繆。茲已調查各洋行，惟德商禮和存有現貨（係東三省總督所定），先付價銀五成，可以取用，應否預定，敬候鈞裁示覆，遵照辦理。專肅，恭請崇安。

歐陽蔣謹稟。十月初一日。

歐陽慕再致袁世凱書 十月初一日（十一月二十一日）

九月廿八日下午八點鐘起，至卅日下午六點鐘，經李統制純用行軍機器橋，在新溝渡河，率北軍用開花子彈，加以機關槍，擊斃匪黨三四千人，收回四處高山。並于昨夜四句鐘，又奪回黑山及拖渡口、琴斷口等處，已經駐兵，又獲米三千餘担，民船砲船四百餘號，槍砲子彈馬匹無算。頃得捷報，特此奉聞。

營務處歐陽。初一日。

顧鴻恩致袁世凱書 十月初四日（十一月二十四日）

宮太保鈞座，敬稟者：竊恩查得我軍於初二日早一點半鐘開戰，我軍奮勇攻擊，至午後得以佔據黑山半嶺。初三日早三鐘，步隊開戰，至四鐘時，砲隊亦已開戰，我軍佔領黑山、合山，在循理門地方，設立大砲射敵。漢陽玉帶門大砲射擊龜山、武昌，皆有效力。下午六鐘，我軍又將紅山佔據。至初四日午間，我軍力勦，又得四平山，查該山距煤子山不遠，至下午三鐘，我軍又佔據三義橋，該橋距龜山祇十里，漢陽百姓聞砲聲惶悚，業已紛紛逃出矣。現查我軍陣亡六鎮二十一標三營前、左兩隊隊官兩員，二十二標三營後隊隊官一員，陣亡兵三十六名，受傷者六十餘名。自我軍南下，未有初三、初四兩日之戰鬪遽烈矣。再我軍機關砲隊司務長係敵人奸細，擬將破壞槍上利器，幸被砲兵查視，該司務長自知情虛，意欲逃去，當被砲兵拏送馮軍統嚴辦；並訪拏兵站委員蔣輔臣、周委員，皆湖南人，

當即交由執法處管押嚴詢，秘密不得而知。餘容再稟，虔請鈞安，伏乞垂鑒。

先鋒官顧鴻恩謹稟。

### 凌紹彭致袁世凱書十月初七日（十一月二十七日）

編者按：此件乃由袁之部下重新抄錄。

謹將凌紹彭來函抄呈鈞覽。（來函草率，抄呈較省目力，合併聲明）計開：

今早得龜山。漢陽城內大火係敵人所放。昨日，我軍得黑山後，前進時，恐其伏有地雷，仍繞道前進，派探探之，果伏雷五具，當即拋之水中。連夜猛攻，遂得大別山。我輩所住大觀樓，直對龜山，以千里鏡測之，歷歷可見，敵人皆向江濱去。弟至沿江一帶高處瞭望，自漢陽渡江船十數支，正至江心，被我沿江軍人，排槍轟沉三分之二，儘剩一成，半逃至武，半至租界，真大快事。彼中軍官，甚有未穿褲者，可笑可笑。是役也，我軍真可謂奮勇，夫漢口在漢陽、武昌之下，龜、蛇各山，大礮林立，言守言戰，皆殊不易，不得已由襄河上游偷渡，又恐彼之擊我路也，先克蔡甸，然後攻美娘、四平等山，其地多湖灣，泥水皆深數尺，四平山一帶，尤多石，上下尤苦，後路接濟，始用驢駝，皆不能進。以至於決戰時，缺子彈至三句鐘之久，而猶奮臂一呼，軍人奮勇，最奇者，以礮彈六枚，而得二山，尙剩二彈，軍人言之鑿鑿，皆喜形於色。敵軍敢死隊，於廿七日全數覆沒（在玉帶門），此次有所謂督戰隊者，前軍退，則排擊，以故亦死戰，不然早得龜山矣。黃興爲總司令官，昨日聞已退至武昌，近日與黎元洪等意見不合，大起衝突，即是種族革命、政治革命之別，彼之巢穴既破，想亦亂

竄矣。  
(此函初七日漢口發)

### 李純致袁世凱書十月十一日(十二月一日)

宮太保鈞座，敬稟者：竊沐恩猥以庸愚，謬承知遇。自憲駕晉京後，所有前敵戰況，因在吃緊之時，未能隨時稟報。上月二十七日，奉馮軍統命令，任攻漢陽。自顧才幹任重，恐難達到目的，惟有竭死力以圖進取，冀副列憲平日之期許。當率官兵等逐次進攻，但地勢艱險，四面皆水，僅於襄河槍火之下，搭橋一座進攻；兼時值霖雨，官兵數日行臥於泥水之中，後方輸送，尤爲困難。匪黨防禦嚴密，死相抵抗，苦戰經旬，各種戰鬥俱備。幸賴各將士堅忍耐戰，奮不顧身，卒以克復漢陽。此皆朝廷威德遠播，宮太保恩信素孚，故能將士効命。沐恩藉得稍盡職任，實屬萬分僥倖，在始料實不及此，而事後亦不敢邀功也。此次戰鬪劇烈，沐恩所屬，不足一鎮，官兵傷亡五百零七員名，實覺過多，殊堪憫悼。是役也，擊斃匪人約二千餘人，其逃竄渡江自行淹斃者約千餘人。計奪得仙女山、湯家山、四平山、麥家山、黑山、龜山堅要礮臺六座，奪得敵礮六十三尊，槍枝子彈不計其數。現經搜索之後，匪蹤已淨。謹仰體朝廷不得已用兵之意，首以安民爲務，嚴禁騷擾，各將士尙能恪守紀律。惟是攻取匪易，防守尤難。查匪黨佔據漢陽，有武昌聯絡，成負隅之勢。其所患者，僅西北兩面，然西有琴斷河，北有襄河，均佔優勢；且內多山嶺，可安礮位，外係平坦，任便射擊。東南則江湖，附近各地，皆爲所有，無所顧慮，雖少數兵力，亦易防守。然以彼之衆，仍不足恃，今沐恩兵力甚單，各面受敵，應設

防禦之地甚多。其足資匪黨襲入者：東則長江，可以搶渡；南則龍王、黑水等湖，均與江通；西則漢川、沔陽，亦足爲患。統計三面，約六十餘里，門戶甚多，均當防禦。現在兵力，除分守各山嶺外，實難多設，故僅截守自黑山至徐家灣及江岸一帶。但西南各處湖岸，地勢複雜，保無匪黨乘間抄襲，最爲可慮；兼以城廂內外，地方遼濶，各項工廠甚多，民房櫛比，十室九空，均易隱匿匪人，防不勝防。思維至再，非添設防禦，不足以保安全，但兵力不足，無可分佈。業經稟請馮軍統添派步隊一標，分設要害防禦，並擬調二十三標來漢，以免周折，而資聯屬。至旬日戰鬪情況，容當詳細具報。先肅寸稟，恭叩鈞安。

沐恩李純謹稟。十月十一日。

### 顧鴻恩致袁世凱書十月十二日（十二月二日）

宮太保鈞座，敬稟者：竊恩於本月初九日早，聞我江岸之軍，攻打匪人，礮聲激烈，約兩鐘之久；聞敵匪藏匿武昌城內蛇山，約有數萬人，其大隊匪黨，皆退聚青山一帶，以鸚鵡洲爲後路，以備逃跑之路；又聞敵匪黃興被黎元洪所殺，不知確否。又於初十日馮軍統派恩赴漢陽府彈壓地面。而漢陽情形：城關地方遼濶，週圍約有三十餘里，且無地方官彈壓。恩所帶衛兵隊排長張紹斌兵式十名，晝夜巡邏，尙有足跡未到之區，顧此失彼，實有於此，而離窳遠，並有鞭長莫及之勢。且貧苦無告之人，流離失所，舉目皆是，哀鴻遍野，嗷嗷待哺，令人觸目酸心。且每日我龜山之礮，直射武昌，匪黨蛇山之礮，擊我漢陽，而城鄉一帶礮彈之往還，勢如擲核，以致紳商百姓，惶惶不定，市面維持甚

難。刻下恩之情狀，實屬惻難。現在漢陽之兵工廠、龜山下之鎗礮廠及漢陽鎮巡警各局，在在需人辦理。恩特不揣冒昧，敢乞宮太保賞派所指一差，以資報効，如蒙俞允，則恩感戴鴻慈，實無既矣。肅泐寸稟，恭叩福安，伏乞慈鑒。

沐恩鴻恩謹稟。十月十二日。

### 何佩瑛致袁世凱書

一等副官、陸軍第二鎮正參謀官何佩瑛，謹將接到三協統領王占元呈馬統制自九月十六日起至十月初十日止前敵報告，照抄清摺，恭呈憲鑒。計開：

一、奉派步五標統帶，爲沿江警戒司令官，帶去步隊兩營，駐紮劉家廟。步六標統帶督帶三營，駐彩票局防禦沿江一帶。其六標第三營一營，調駐大智門車站，護衛大接濟。敵人由大別山日夜槍砲亂擊，官兵受傷者甚衆。

二、九月二十二日，有九江已變之兵輪三隻，來至劉家廟江心一帶，向我陣地砲擊，經我砲隊還擊，壞其兵輪一隻，其餘二隻，避藏江岔，向三導橋射擊，現又派六標第二營前往防禦。

三、二十七日，有匪千餘名，由大黑山以船搭浮橋登岸，經四鎮八協偵知，奮力抵禦，斃匪數百名，餘衆退散。

四、十月初三日，李統制帶一標隊伍，攻擊敵之左翼；吳統帶帶一標隊伍，攻擊敵之右翼；又由四鎮挑奮勇隊官兵二百員名，卑協挑奮勇隊官兵三百員名，砲隊第三營一營、砲三尊，於十月初五日

奪佔四平山。初六日佔據大黑山。計二鎮陣亡隊官一員、排長一員、受傷之排長二員。

五、漢口民中有匪，防不勝防。十月初四五日，大智門附近，連次起火，以期焚我槍砲子彈，均經派人救息。

六、漢口天屢降雨，動輒五六日，兵丁因而多患泄肚者，現已醫治全愈。

七、十月初六日，六標第二營在劉家廟北二、三道橋之間防禦，有匪千餘名，由青山渡江，至楊羅上陸，向我第二營攻擊，一經還擊，匪即退却，逃走過江，斃匪百餘名。

八、十月初七日，六鎮兩支隊、四鎮一標及卑協奮勇隊，由大黑山進攻梅子山，得獲大捷，於是日午刻，佔據大別山；午後二點，克復漢陽。敵衆潰敗，紛紛乘船逃竄，經我步、砲、機關槍各隊猛烈射擊，斃敵數千，船沉亦多，子藥庫、兵工廠無損，計得砲三十餘尊。

九、五標一營，乘大黑山奪佔之後，向梅子山進攻時，順勢至湘河，奪獲步槍二百餘桿、槍子六十餘箱、砲六尊、砲彈四百餘枚。

十、初八日，有匪數百名，致黃陂縣失守。派去五鎮一標、二鎮一營、機關槍一隊，於初十日早克復。匪向東北方逃走。

## 段芝貴致袁世凱書

編者按：時段芝貴卸去護理湖廣總督，段祺瑞署理湖廣總督。

宮太保鈞鑒：前敵軍情，隨時電稟，計當均蒙垂鑒矣。芝貴驟攝高位，兢惕難名，矧值艱危，一



籌莫展，正自旁皇無措之時，欣聞朝命以芝泉接署斯篆，想即可南下，芝貴獲卸重寄，仍爲我宮太保執爰前驅，同袍偕作，實深鼓舞之至。荆、襄兩郡，地居四衝，川、楚匪徒，時虞竄擾，將軍、都統及道、府以下各官，無不皇皇昕夕，盼兵盼餉，幾有朝不保暮之勢。襄陽道喜源，告急之牘尤多，既已電請內閣准令招勇十營，復來請兵；業經聲明就該處地方各項公款及統捐諸款內抽撥動用，復來請餉；芝貴皆無以應之。該道更欲請撥京餉，於直隸、山西、陝西暨本省設立轉運局，則更不能允之矣。然該處危急情形，自可想見。茲將該道抄來連將軍及荆宜道吳筠孫上宮太保電文，又恒都護致喜道電，一併抄呈鈞營。此外，德安、安陸各屬，亦均有匪滋擾。天門失陷，知縣被戕。白口同知及潛江縣知縣，均被匪將印信逼取而去。已經喜道派隊往勦。其中革黨無多，半係土匪糾結，武漢得手之後，要亦不足蕩平也。吳道電中所陳宜昌關監督關防遺失一節，已函囑該道將實在情形備文申報矣。專肅，恭叩鈞安，伏乞垂鑒。

段芝貴謹稟。

謹將襄陽道抄寄各電，錄呈鈞鑒。

### 荊州將軍等致宮太保電

袁宮保鑒：武、宜失陷，湘、贛繼變，荊州襟江射湖，勢成孤立，各屬人心浮動，土匪四起，危急萬分。旂兵四路分防，兵至匪竄，兵去復來。上游地廣兵單，餉源告竭，不敷分布。沙市爲通商口岸，伏莽甚多，更宜極力保衛。最可慮者，江面千餘里，無一船一兵，祇有賊船往來，宜、漢、長、岳間，暢行無阻，無法堵截，內河尤到處可通，隨地竄結。倚川、宜、湘、岳聯合而來，腹背受敵，

撐持不易。倘有疏虞，上游全局糜爛，大局何堪設想。言念及此，心急如焚。且宜昌鹽釐，爲鄂省軍餉大宗，現在大軍雲集，需餉浩繁，尤當先其所急，迅圖恢復。敵處孤立無援，未敢輕於一試。惟有仰懇我公力顧上游，無論如何爲難，總期設法迅撥兵輪一二艘、砲船數隻、陸師二三營來荆援助，並會合襄陽，由遠安、當陽謀取宜昌，共圖恢復，大局幸甚。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魁、齡、鶴叩。號。

### 恒都統致襄陽道電

襄陽喜觀察鑒：襄、荆一帶，籌畫布置，諒可無虞。惟宜昌匪勢日熾，湘省通荆，尤近長江，上下载兵、運械，任其游行，無法堵禦，非得兵輪一二艘，殊難扼要剿賊。荆防萬分吃緊，縱效死以守，且慮不濟，況匪黨詭計百出，伏莽甚多，遑敢勞師濟遠，非速得勁旅救援，恐難保此危垣。昨具函咨，三途分投，商請袁宮保迅速撥兵，救荆取宜。宜昌鹽課，爲餉源大宗，尤應先其所急，再圖恢復。能否遞到，尙無把握。擬懇將荆防危急情形，代達慰帥，至要至禱。齡苦塊餘生，曷足任事，承賀愧甚。

恒齡。號。

### 荆宜道吳筠孫上宮太保電稟

督憲宮太保鈞鑒：（洪）武昌失陷時，職道適在宜昌。旋奉軍憲電促回荆，辦理籌餉，回署即聞二十八日宜昌兵變，由是宜都、枝江，相繼被佔。前奉電飭募兵，當此餉源涸竭，即協助滿餉，已屬異常竭蹶，無從再籌，雖部允撥餉，更恐緩不濟急，况有兵無械，與無兵同，徒殷焦急。荆、沙舉辦

商團，添設巡警，藉以保護領事、教堂及居留人民，幸市面尚安。所慮危地孤懸，兵既單薄，餉尤缺乏，待援萬分迫切。懇乞憲台迅派兵隊來荆，俾免糜爛，大局幸甚。再職道去宜時，宜昌關監督關防，留在宜關，備印稅票，廿八夜變起倉猝，監印委員周鍾琦抱印奔逃，失足落水，撈救無獲，以致關防遺失，前已電稟到京，合併陳明。  
荆宜道吳筠孫謹稟。馬。

敬再稟者：正封發間，適喜道又寄到連將軍電稿一紙，用並抄呈鈞鑒。至此間爲難情形，已由芝貴函告矣。再肅，敬叩崇安。  
芝貴又稟。

十月初四日襄陽道寄來荊州將軍電稿

袁宮太保鑒：篠、號兩電，並函咨，先後諒邀青覽。現在事機緊迫，日甚一日，武漢戰事，未得確音，務懇我公力顧上游，速撥兵隊、兵輪，援荆剿宜，迫切待命之至。  
魁、齡、鶴叩。敬。印。

# 光復杭州回憶錄

鍾豐玉

編者按：光復杭州回憶錄和後面辛亥革命浙江光復紀實與浙江辛亥革命光復記事兩篇，均爲當事人所記述的親身經歷。三篇均記杭州起義經過，而所敘述的方面不同，正可互相補充。三篇所記略有出入，希望讀者，特別是參加杭州起義的諸先生再爲補充。

## 序言

黃炎培

一九五二年冬我方服務中央人民政府，因病給假來杭州休養，意外得知多年不相見的鍾豐玉老同學住宅距我寓所不遠，因得幾度來往。豐玉原名啟一九零一、零二年和我同學於上海南洋公學，同出蔡元培師門下。豐玉富有見義勇爲、反抗惡勢力的天性。一九零二年南洋公學同學們反對滿清十足官腔的總辦，提調們不分皂白地開除一個全班又一個全班無過的學生，因而全體退學，在蔡元培師領導下，嚴整著步伐一齊出校，這件破天荒的罷學大風潮，就是他攘臂高呼首倡起來的。豐玉更富於愛國思想，大義當前，雖犧牲生命所不顧。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各地青年如潮而起，他是浙江人，——還訪知我民主戰友包達三同志（今浙江省政府副主席、民主建國會常務委員），是參加者之一——結合了一羣同鄉志士，從上海火車裝運彈藥槍械去杭州接

濟革命軍。其時杭州城門緊閉，他和高爾登、王伯南兩志士，司機趙某四人坐火車頭，開足速度，向城門猛撞，一次再次終於撞開，革軍大振，滿兵膽落，杭州光復。此事我微微聞到，但不知其詳。

我語豐玉：「中華五十年來歷史，我輩從此中奮鬥出來，歷時還不算久，而回顧共患難者，已晨星般寥落。這些事實的經過，必須由我輩之手記錄起來，不是爲自己，爲的是一般志士仁人發揮他們國家民族思想，前仆後繼終於把腐敗沒落的滿清政權推倒，而自己終於流血成仁，這不可以沒有記載。若不由生存著的我輩根據事實一一寫出，後人將何從取得信史？」豐玉同志！你是浙江人，浙江省垣的光復，亦既躬親其役，何可以不寫？」豐玉慨諾。

沒有多久，光復杭州回憶錄送到我案前了，豐玉的文章氣勢奔流雄放，和他說話做事一樣，料不到七十以上的老翁還是這樣！豐玉老而病，一口氣寫這一萬幾千言大文，日常原在服藥補健的，臨時加服了補藥才脫稿。豐玉同志！我一席談累你了，但這篇文章的價值不可磨滅，豐玉同志！這總是值得的。

這篇光復杭州回憶錄，一定會使讀者們對某些人增加多少敬仰，對某些人增加多少痛恨。而我在這中間願向讀者們鄭重地提出一點，希望讀者們必須認識辛亥革命之所以初步成功，靠這一點；後來袁世凱竊國之終於消滅，也靠這一點；日本帝國主義想吞併中華全國，經過我長期抗戰，終於迫使它失敗投降，還是靠這一點；而到今天人民解放軍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

領袖毛澤東領導之下終於解放整個大陸，成立了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樣是靠這一點。這一點是什麼？就是中華全國廣大的勞動人民深深地藏在內心的愛國主義思想，經過領導者正確指示，就成爲不可抗力量。辛亥革命最後還是失敗，祇應由領導者負責，當時這一般人民對於革命的擁護如何表現請讀這篇回憶錄中間的一段：

「發行浙軍政府愛國公債五百萬元，……經努力勸募，最初兩月僅約三百萬元上下，所最足令人感動者，爲五十萬張一元票面之公債票，迅即認購無餘，認購人多屬平民傭工負販一流，於此可見一般民心，足以愧彼觀望推託之富商鉅室也。」

我還願附帶報告一件事實：武漢起義，各省獨立響應，上海望平街上各報館一得消息，不及登載報紙，先在門外臨時揭示，滿街民衆爭讀，從早到夜，擠得水洩不通。那時報館有著名進步的，詞句間對民軍特別加以渲染；頑固派報紙，對這些消息不敢不揭示，但借詞對民軍還稍微帶些譏諷，或遲遲不揭示，這幾家大門大玻璃窗竟給羣衆全部搗毀，從此各報館不敢不趨向一致。這所謂羣衆，大都是工人負販勞動人民，是完全出於我目覩的。

這一類事實，表現於各省者不一而足，這就證明一般小資產階級對於革命的傾向是有它的條件的，祇勞動階級人民，才是無條件贊助革命。豐玉同學、讀者們以爲何如？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西湖

## 自叙

光復杭州，與辛亥武昌起義同一時期，距今四十二年。筆者方在壯歲，執筆於上海神州日報，杭州起義前後期間，往來杭滬，曾數數躬親其役。彼時凡有動作，悉載私人日記，亦間在神州日報發表。二次革命討袁不成，袁世凱更以全力排除異己之各報，兼以重金收買報館。籌安會起，取締新聞更嚴，神州日報亦屬其一。筆者得友人警告，即偕本報同志一二人辭退報務，攜帶手書、日記、文稿還寓杭州。迨抗戰時，又携眷出亡。倭寇入佔杭州，掠奪焚殺之下，杭寓什物書籍，蕩然無存，所最耿耿者，文書日記，悉化灰燼。今年之冬，得晤黃任之學長於湖濱，縱談往事，偶然道及杭州光復，就回憶所及，略道經過。任之聞之，至感興味，當時諄囑追記；翌日更以書啓示，力促其成。自維年逾七十，衰頹已甚，心臟受病最深，偶然讀書寫字即感眩暈，遑論執筆臨文。但故人拳拳，勉我深切，又不敢堅謝。不得已呵冰研墨，草率急就此文。所自惶愧者：全文記載拉雜蕪蔓，有事實而無條理，復不善用語體，不合時代；一也；閱時既久，下筆輒掛一漏萬，顧此失彼，一經冥索，即眩暈不支，二也。然亦有聊足自豪者，即草此文時，先自策勵，文中記述，不許有一語無來歷，無一事信浮言，力求翔實，於取裁饒有斟酌，寧多身歷，故描寫不嫌冗長，如事無根據，意在黨同，此身尙在人間，不辭斥責，差幸不違本願，扶病終篇，貢諸任之學長之前，幸賜教正。

鍾豐玉 稿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日。

一九一一年秋，武昌民軍起義，討伐滿清政府，長江各省舉旗響應，遍及全國，清室帝制，遂告滅亡，一般史家，稱爲「辛亥革命」。當時國是雖未奠定，但滿清年號已經廢除，遂暫以農歷辛亥紀年。長江流域，成功比較在先者，應推浙江，首先光復杭州省垣，以次推及浙西更推及浙東。杭州軍民發難之第一日，爲農歷九月十四日（十一月四日），事定功成，選出浙江都督，正式佈告光復，實爲九月十七日（十一月七日）。欲記錄當時事實及光復前期種種經過，亦儘有追溯之必要。

杭州沿江帶海，交通便利，凡是革命黨人，宣傳號召，地下工作，聚散隱顯，比內地省區阻閉扞格，有難易之分。辛亥之前，此種思想動作，與年俱增。清庭官吏，偵伺網羅，縱極嚴酷，而諸同志均能私自組織各團體各單位，互策進行。如杭州高等小學堂在黃醋園，如杭州教育會在佑聖觀巷，如體育會在馬坡巷，如杭州白話報在三元坊，如留學生招待處在皮市巷，如佛教會在冰陸寺，如章太炎炳麟、陶煥卿成章領導之光復會地點無定，如陳英士、王金發領導之同盟支會地點無定，其餘零星單位，亦尙不少。復有上海方面，隨時與杭州往還聯系者，則有浙江潮月刊發行處、警鐘日報社、民新學堂、神州日報社，此等事業，主持人均係浙江人；所有領導或主持人，皆寓居上海，對國外國內，尤其是杭州往還各同志，招待通訊，最深切周至。杭州更有一黨人集會之處，地點在西湖南屏山麓，曰白雲菴，又名月下老人祠，臨湖有曲徑可通。住廟和尙名月輝，鬚眉皆白，極傾向革命黨人，遇集會時，飲食招待，無



微不至。惜光復不久，月輝即病死，各地老同志，受其惠被其掩護者，爲之開追悼會，此人對杭州光復，實有不可磨滅之事績也。

武昌起義之初，消息洩漏，反革命官吏軍隊，下令戒嚴，四出拘捕志士，民軍事出倉猝，組織未能完善，苦戰連日，盼援助、盼響應極切，飛馳函電，或特派親信至長江流域以及上海各機關。是時各同志無日不秘密集會，多數結論，均以杭州發難最有可能性；南京、江蘇格於複雜情況，急切尙難着手。一九一一年農曆九月五日（十月二十六日），黨人首次集會於徐家匯之李鴻章祠堂。第二次在租界湖北路清和坊娛樂處。第三次同上。第四次在山東路神州日報社編輯部。疊次會議，根據各方情報，全體決議，暫撇開各地區，專注全力於杭州。同時復探得駐杭州滿洲旗營及省垣各官吏，以民軍起義，風聲日緊，變在旦夕，駐防杭州將軍恭鏜、副都統栢梁、參領貴林翰香、浙江巡撫增韞子固連日在省會偵察搜捕，慘酷更甚；下令新軍督練公所總辦袁思永翼初將各新軍部隊，原駐紮所在化整爲零，分批調紮各處，分散之後，不准各將弁兵員任意往還會晤；更以嚴令，將新軍所有砲械，一律移至巡撫衙署及軍械局，而以親信衛隊看守，左近如有窺伺行走之人，不論軍民，格殺勿論；每一名新軍，祇准配帶槍子三粒，其多餘子彈，一律查明專員起出，另行存放。上海集會諸同志聞此消息，以新軍缺乏子彈，於何着手，苦思無法。正在焦慮之間，天方破曉，忽得捷報，証實光復會之陶煥卿成章，同盟會之陳英士，分路往攻製造局，陶煥卿一隊得力於炸彈，陳英士一隊得力於先期以重金勾通防守製造局駐兵管帶齊合才，義軍開到，齊即投降，天明遂入製造局，獲得存儲長槍極多，子彈尤不可數，

光復上海，略告段落。前者黨人秘製炸彈，尙積存數百發，當時製此炸彈，悉裝在香烟罐內，以便攜帶時避人耳目，但此項炸彈，以原料及製時不充分配合，故燃放時爆炸聲極大，可以發火燃燒家屋，不能損毀堅固防具，能傷人不能立即致人於死。若以製造局內獲得之長槍，兼以香烟罐裝之炸彈，運送杭州，彼時軍民槍彈充足，炸彈足壯聲威，寒敵胆，上海義軍主持人，必能樂從。

九月十二日（十一月二日），各同志預約先在神州日報社集合，再推舉數人至滬軍政府陳說此意，促其迅速辦理。是日如時集會，可得記憶者，有滬軍方面沈虬齋、傅墨箴、黃膺白、姚勇忱，光復會方面有平智初、林宗雪，其餘各方面有鍾豐玉、高爾登、汪達安、王伯南、葉碧忱諸人。會議討論最重要者：一、派何人向滬軍政府接洽撥給在製造局獲得長槍若干，與浙軍所用長槍膛口相合之子彈十五萬粒，香烟罐裝炸彈五百發？一、領到武器後，如何運杭？由何人率領運杭？一、担任運送至杭州人員名數？何處集合？起程時間？應在三小時前由領導員通知，不得向親人家屬洩漏。計議決定，旋由高爾登、張雲甫、汪達安至滬軍政府，商請將上開子彈數量，即日發給運杭。滬軍政府陳英士答稱，所需軍火，原則上深切同意，因尙有待送其他地區用途，對於數量，略爲減少；至軍用長槍，此間各民軍尙虞不足。結果允發給槍彈九萬發，各種短槍手槍三十枝，炸彈三百枚。至運送問題，由沈縵雲、李平書担任；於十四開駛專車，計火車頭一軸，載貨物之蓬車二輛，午夜停在南車站待運。計議既定，諸人歸至租界清和坊。旋即討論押運人選及名數，僉以杭州本日方有戰爭，車站電報已阻，此項任務，應有軍事學識，並熟習杭州各種情形之同志前往，較爲妥當。遂公推高爾登爲領導，更推

汪達安、王伯南、鍾豐玉同行。高爾登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曾任雲南講武堂並督練公所各職；汪爲製造炸彈專家；王精幹有胆識，擅手槍射擊；鍾本杭州籍，在神州日報撰述，屢得浙人好感。議定後，尙有臨時加入三四人，一屠孔昭爲高之學生，一楊大昌爲鍾之編輯助手，一李姓，一范姓，其名已不能記憶。

是日天高氣爽，夜間月色明朗，夜十一時許，各人以次集合於南車站。先行檢查蓬車二輛所裝各武器一一相符。來此送別照料者，有沈縵雲、傅墨箴、屠東源、葉少吾、蔣抑卮五六人，握手鄭重，預祝勝利。列車於十二時一刻開行，以有炸彈在車，行駛速度不高。車至楓涇，站長蔣乃文，本革命同志，事先已有接洽，上車送茶水。向詢杭州消息，告言本日電綫不通，午後杭來火車亦停，但知杭垣已發生巷戰，其他消息不詳，車遂開行。三點五十分上下，火車已駛近杭州，距艮山門三四里，同人命車暫停，下車沿路巡察，未發見有何阻抗防禦迹象，但微聞城中有槍聲斷續，似在滿營一帶，復上車開行。約五分鐘將抵清泰門，瀉來火車，必須進入此城門，方能抵達關王閣地名之總車站。甫近城門數十碼，車頭燈光，照見城門緊閉，並無防守人員。諸人得駕駛工員報告，相率前往視察，知城門外包鐵皮，狀極堅固。諸人以車既抵此，萬無退理，更無其他方法將車中器械起卸搬運入城。高爾登謀諸同人，欲用火車猛撞城門，完此任務任何艱險任何犧牲亦所不惜。同人踴躍聽命。乃招車頭駕駛員老趙南京人，忘其名，員工均以老趙呼之詢以車頭衝開城門，有把握否？老趙慷慨拍胸答言：「各位不惜性命，我怕什麼！我的副手，我的燒煤司火，一共四人，忠實肯聽話，絕對服從我的。現在除此，並無他

法。且待我再到城門查看一番。」遂匆匆而去。十分鐘後，老趙上車，告言：「城門雖堅固，我開的車頭，撞力亦鉅大。但衝撞要開足火力，此時震盪非常，城門回力亦非常猛烈，蓬車所載炸彈，恐引起震動爆炸，全車可能變成灰燼。我有一法：須將車輛倒退二里，再將車頭後兩蓬車解開聯結的套鈎，只須專用車頭疾駛，向城門衝撞；一次撞不進，再撞第二次。我想有七八分把握。」車中同人聞言，興奮至極點，一再與老趙握手，或竟長揖，告老趙說：「我輩尤其是高、汪二人，平日亦自命有見識肯用心者，不圖此時，全體心思才力，不敵你老趙一人。」於是立照老趙辦法，先將車輛倒退，解開蓬車。高、鍾、王三人偕老趙同上車頭，餘人留於蓬車照料。車頭服務工具，亦忻然不惜犧牲。此時火加足，僅一車頭疾馳，用最高速度猛向城門衝撞。第一次衝撞，城門作鉅聲，雙扉受損，尙未開闢。車頭再倒退一里，更向前衝撞，則左扉將次墜落，可以望見門內軌道。第三次如法更撞，則兩門墜落，車頭照燈及某數處亦略損壞。第四次則兩門洞開，車輛可以駛入。遂急駛倒車，退至蓬車地點，將蓬車解開之套鈎，重行聯結，徐徐進入城門。

將近車站，遙見軍員十餘人，循車問訊，即告以此來任務，以軍員臂纏白布，知爲起義民軍。告語同人，言各城門啓閉及鎖鑰，向歸滿人城守員掌管。民軍於十四（十一月四日）午後急遽衝入，由武林門、鳳山門等處，立即開始進攻滿營或巷戰。彼時滿軍即將清泰城門鎖閉，我軍一心戰鬪未曾注意及火車必經之清泰門。當時天已大明，乃留三人在車中看管器械，餘人偕民軍員弁，步行至新軍標統臨時司令部。標統爲周赤忱承襲，日本士官畢業與高爾登爲前後期同學，晤見略談，即派員將子彈、炸彈

分給攻營巷戰各部隊。復詳告本日發難民軍，每員攜帶槍彈，最多者亦祇有九粒多數為平日打靶餘存者，與敵軍接觸至夜，子彈已苦不繼；而滿軍及反抗義軍之各雜色敵軍，每人均有彈五十發上下，今我軍得此接濟，勝利可操左券。旋得探報，在滿營迎紫門現名官巷口、延齡門現名鬧市口或名延齡橋將次被民軍攻進，巡撫衙署大火，衛隊逃散，滿軍見民軍槍彈密集，且施放炸彈，知外援已至，人無鬥志，亦有棄械易服竄歸營城內者。

綜計是日起義各民軍進攻目標約分四路：一、巡撫衙署，二、軍械局，三、迎紫門滿營，四、延齡門滿營，其補充隊在衆安橋待命。攻營最激烈者為官巷口之迎紫門，巷戰最持久者在巡撫衙署之上倉橋。民軍自城外於中午衝入城內者，一隊由饅頭山由清波門入，一隊由笕橋由望江門入，一隊由砲台山由江干鳳山門入，營長來偉良並駕小鋼砲於萬松嶺，俯轟城內滿營。各部隊首長，可得記憶者：一為顧子才乃賦，兵員約五百人；一為童伯吹保暄，約六百餘人；一為潘鑑忠國綱，約三百人，內有鋼砲六座；一為朱瑞階人，約兩營人，並有少數機關槍，但子彈極少；一為周赤忱承炎，約五百人；其餘零星集合各軍隊，尚不在內，歷時已久，難於記憶。各軍攻擊開始，推周承炎為總司令，童伯吹為臨時都督當時事實如此，未悉如何分配職權。十五日〔十一月五日〕天方破曉，滿營攝於民軍聲勢，抵抗無益，於營門小城堞上，高舉白旗，表示投降；旋有滿營最聞名之參領貴翰香林率領從人兩員，向我軍接洽投降各事。貴林蓋探得駐杭巡撫增韞已變服率親信三五，從衙署後園踰牆逃去，行至城頭巷，路燈尚明，被民人發見，交由民軍捆送至陸軍小學。在蒲場巷暫禁後被杭州奸商劣紳汪姓金姓二人，受增韞重金，賄通看守員，縱

其逃走，輾轉至上海，杭州人談及此事，咸引以爲恨。巡撫出亡，滿營投降，光復杭州，基礎略定。新軍總司令與臨時都督集合各軍首長，會商滿營納降各款。滿人貴林等陳請，准其代表旗人全體繳械投降，但以納降後不戮一滿人，並准其攜帶衣物及少數用款出城散走各地。民軍各首長，在諮議局討論結果，准如降人所請，但必須即日獻出各種武器軍衣馬匹，不得私自藏匿一槍一彈，所有各武器繕列清單送民軍查對，如日後發見所報不實、隱匿埋藏者，應處投降代表以死刑。貴林及同來滿員，均唯唯如命。此十五日事也。

民軍各首長與貴林約定，以十六日〔六日〕午正式呈繳軍器清單，一面派員至滿營，眼同檢點。此時忽傳本日火車已通，車抵杭州，湯蟄先壽潛先生由上海到達。湯以商辦浙江鐵路，負有時望。湯與滿人貴林，素有往還。貴聞湯到杭，即請以投降文書不戮滿人各條，欲得湯蟄先先生列席保證。列席各首長，亦竟許之。當即派人邀湯列席，並告以納降各條。貴林長跪湯前，懇求保證保全滿人生命。湯忻然接受。納降既畢，杭垣反抗諸敵對，一律肅清。

十七日〔七日〕清晨，各軍民團體再開會議。其最重要爲公舉光復後軍民正式首長，臨時都督於是日宣告取消。朱瑞首先提議，請以湯蟄先爲浙江都督。即有人表示，今日出席祇有十八人，且浙東、浙西光復尙未就緒，以十八人推舉全浙都督，應否慎重考慮。亦有人言，宜先設立軍政府，以一人綜籌軍務，定名爲水陸總司令，以一人爲民政長，凡不屬於軍務諸事，悉歸管理。而朱瑞以爲軍事時期，必須舉出都督，其意堅決，並言俟中央政府成立，再聽命於大總統。列席諸人，不復辯難，遂即推舉

湯壽潛爲浙軍都督。後聞全省光復，浙東西各地區各人士於此事尙有討論，此在光復後之公案，不更記載。

湯就任爲九月十八日（十一月八日），以舊勸業道衙署爲都督府。是日發佈文告四種：一、任命周承蒞爲水陸軍總司令，升朱瑞爲協統兼陸軍小學監督；一、自本年九月起，蠲免全浙錢糧釐金一足年；一、派員持慰問書至駐杭各領事館各教堂各教士住宅探視；一、查明起義各軍民人等死傷人數及最著功績，給以相當之獎金卹款。其時有人向都督貢獻疑問，略語：此時由破壞以臻恢復，加以軍旅之事，用款正多，一旦蠲免全省錢糧釐金，此後從何處籌款？徒然使地主土豪因緣獲利，貧農佃戶無絲毫實惠；外國領事署及教堂教士未損傷毫髮，今不先撫卹受難之商民，問心何安？然此時已言之無及矣！

督府成立以湯之人望才識，當此頭緒紛繁，應接不暇，尤以各軍索餉爲最要，主者仰屋，急檄如雲。幸在光復之先，杭州藩署官名曰布政司積存庫銀二十五萬兩，其銀悉爲元寶，每錠值五十兩，大箱裝一百錠元寶，次箱裝五十錠元寶，綜計裝箱元寶共有五千錠，更有堆放泥地之銀元、銅元，約計三萬餘元。舊藩署管庫大使舊官名稱顏姓，忘其名，任職甚久，鬚眉皆白，光復後寸步不離，嚴守此庫，又怯於稟報；嗣聞湯都督就職，財政廳成立，乃自行呈報。由都督府命財政廳派親信到庫盤查，並出庫中歷屆收支印文冊據，對照清算，數量不差，乃厚獎顏大使。顏在當時，祇一卑官末吏，不料此時此日，乃有此忠實奉公之人。是時都督府主計員湯子美告人，光復後查獲起出舊藩庫存銀又舊運庫即鹽運使署之銀庫存銀，計共三十四萬餘兩，僅能供都督府發放各項用途一月有零之用。湯塾仙感於日後一

切應付不易，遂籍內外政務及籌借商款名義，時往還上海，駐杭之日不多，以軍務付之周承蒞，民事付之褚慧僧，財務付之高爾登。高以身本軍人，不諳理財，而杭州預參大政各方面，以此時財政最難對付者爲軍餉支配，前之財政主管莊松甫，亦以所學爲農藝專門，暫時承乏舊藩署職務，性情不甚能聯合各軍隊，退意極堅決，謂：「今後財政必須向素無派別、家世殷實、資望出衆之軍人充任。」衆議僉同，遂公推高爾登繼莊松甫，於是浙江始有正式組織之財政廳。佐之者有袁文敷、王惟忱、許養頤、孫僅才、智敏諸人，並邀汪達安、鍾豐玉來就參議。鍾以個性落落不耐久駐杭州，仍操新聞業於上海，於需要時往返杭州。汪則覆書言：「我但知研究炸彈，供給北伐軍民。」亦不願置身理財處所。二次革命，討袁失敗，汪發憤寄寓上海級升客棧，日夕製造炸彈，某夜在船製炸藥，失手爆發，汪以身殉，情形甚慘。

自高爾登任財政廳後，各軍率餉視前稍緩和，而究不能應有盡有。當杭州光復前期，軍隊對革命進行可稱一致。及杭垣底定，一切組織尙躊躇有待。未幾復萬流並進，派別較多。每日皆有軍人向督署作憤語，有時或在軍府施放朝天槍示威。杭人携眷遷徙，頗聞較多於杭州初光復時。滿人貴林尙住居滿營，耳目甚長，因之引起叛謀，意欲乘機搖惑謀變。但事機不密，被浙軍司令部偵出逆謀，立派得力部隊馳赴滿營，起出私藏長槍二千餘枝，子彈無數，兼有炸藥若干箱。當將貴林捕獲，解送司令部，適湯都督留滬未歸，乃就司令部開軍法審問，以人證物證俱備，立即宣判死刑。槍決貴林於諮議局門外廣場，即前者貴林代表全體滿人恭遞降書之處所也。都督湯墊仙在上海，聞知此事，翌日歸杭，立召周承蒞詰以何故不先請命。周答以「時機急迫，軍心憤激，未能稍緩，此案人證物證俱全，



以軍法緊急處分，我實負有專責」等語。湯遂無詞。

督署各幕僚，揣度湯退志益堅。適蔣百器自廣東歸至上海，陳光復，請以新軍總統暫任臨時都督，未幾粵軍民正式舉出都督，蔣乃退職離粵，湯電促蔣來杭。告以：「吾不習軍事，難膺此席。君爲浙人，在軍人中君資望最深，此席必須屬君，願爲桑梓盡力。」蔣答以：「効命桑梓，義不敢辭，請由都督提出，待各方討論同意，始敢努力。」其時各軍首長，亦苦於各人資格相等，統率不易，外間縱有政客游說，各有推戴，亦均以來日不易支持。蔣學歷資望又在衆人之上，咸忻然表示服從。湯退蔣繼，時在辛亥十月中旬（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上旬）。就任後，於軍事以蔣百里方震爲總參議，於民事行政以陳仲恕漢第爲秘書長，軍民各機關編制秩序，視前較備。惟必須財政有辦法，諸務方得進展。

此時編制粗定，政客大集，有實心服務者，亦有意在功名干求運動者，方當用人之際，殊難辨別薰蕕。軍餉之外，更須大宗文員俸給，一再籌畫，徵詢各方面，乃決定除部隊弁兵照以前餉額實數發給，其餘自都督以下至各機關錄事，每員每月暫給生活費一律改爲二十元。同時又決定發行浙江軍政府愛國公債五百萬元，浙江軍政府軍用票三百萬元，通令全浙商民一律行使；軍隊薪餉文員俸給均取資於此。是項債票軍票籌備章制，以袁文藪、王惟忱主辦；其印刷製圖樣、勸募發行，以壽昌田、鍾豐玉任之。發行之日軍民忻然贊助，於軍票則市廛樂用，其價值與銀元及各鈔票絲毫無異。公債票經努力勸募，最初兩月，僅得三百萬元上下。所最足令人感動者，爲五十萬張一元票面之公債票，即認購無餘，認購人多屬平民傭工負販一流。於此可見一般民心，足以愧觀望推托之富商鉅室也。其後依順

序收回軍票，公債完本付息，均未發見有何流弊。此一事實，於光復杭州初期，有絕大之關係，其結果雖在翌年中央政府成立之後，而創始實在光復之初，在回憶錄中，爲不可少者。其他各類事蹟，相因而來，似不在光復杭州範圍之內，如題而止，不多述矣。

# 辛亥革命浙江光復紀實

呂公望

一九一一年（前清宣統辛亥），浙江接武昌起義之後不久，就光復了省垣，隨之各府州縣亦相繼光復，形勢十分順利，這其間是有悠久醞釀的歷史的。可分爲文字革命、文人革命和軍人革命三個時期來敘述。

## 一 文字革命時期

### 甲午中日戰爭清敗屈訂和約後浙江人民思潮之進展

我國東隣日本自明治維新後，國勢浸盛，它的帝國主義陰謀，就向朝鮮逐步伸入，因而逼成甲午年中日之戰，結果清兵慘敗，朝鮮、台灣和澎湖羣島、大連、旅順均被日本強佔。人民惕於戰敗國的恥辱，於是戊戌政變、義和團運動都隨之而起了。浙江先進文人，明的暗的，用報章週刊和社團活動，攻擊清廷慈禧聽政時的敗度荒淫，與全國百司庶職的昏庸貪墨。當時最著名的有章太炎在蘇報上發表排滿文章，蔣觀雲等在日本出版浙江潮，還有趙聲初之選報，張恭之萃新報等，力促人民覺醒，提高革命意志。他們所鼓吹的革命言論，不免深中清廷之忌。因而章太炎因蘇報案被逮入獄，蔣觀雲等以早走日本獲免。

## 二 文人革命時期

### 秘密組織的九龍黨

這個黨是含種族主義革命的色彩的。其組織之原始，因無載籍不可詳考。它的勢力潛布于浙江各縣。永康、武義，分由沈雄卿、劉三春主持，但劉三春因事機不密，被捕就義，沈雄卿所領導者，亦不免分子複雜，至有擾民行爲，因而阻礙了黨的進展。

### 革命搖籃的大通學堂的前瞻和後顧

山陰徐錫麟和秋瑾一派，在浙江革命黨人中較有勢力而具謀略。自徐辦紹興大通學堂後，即倚爲根據，並旁出隣縣結納志士。彼時占鰲亦承徐華昌的介紹，認識沈雄卿，因而明悉大通學堂設立的主旨。適值呂逢樵、丁載生兩人出向金華、武義、永康，縉雲聯絡之便，占鰲巧沈介紹，欲入大通學堂，嗣由呂、丁介同秋瑾晤面。秋瑾畀我以上海女學報主筆的職務，但我意不順。未幾，徐錫麟贊拜命安徽候補道員，偕馬宗漢、陳伯平入皖，路出杭州，假館白雲菴，秋瑾因挾我前往議事。臨別，徐贈言云：「法國革命八十年始成，其間不知流過多少熱血，我國在初創的革命階段，亦當不惜流血，以灌溉革命的花實。我這次到安徽去，就是預備流血的，諸位切不可引以爲慘而存退縮的念頭才好。」占鰲感其決絕，遂棄廩貢生涯，改名公望，投入浙江撫署衛隊求當兵了。呈文中有「揆之初度，本自桑弧蓬矢而來，念厥前途，還當馬革裹尸而去」之句，浙撫張曾敷大加賞贊，但只壯吾氣而忘吾志。

公望得入撫署衛隊，遂密運詞鋒，先後有許多人表同情，如司務孔昭道，戈什哈李寅、王永泉，洋槍隊長陳紹槎，什長劉崇賢等爲其中最有用的幾個，辛亥年季秋，光復軍進攻撫署，衛隊全部反正，就在這時候植其根的。

公望尙顧慮到單憑運動撫署衛隊一百二十個兵，究竟勢力薄弱，那時候還有李益智駐紮篋橋的和丁慕韓駐紮饅頭山脚（即南星橋）及海潮寺的兩標新兵，和中路的巡防營，滿營的八旗兵等等，勢難輕舉妄動以償事，自應從長擘畫而期周密。欲圖身入全國性的陸軍以廣聯絡，乃不顧秋瑾的勸阻，逕去保定，投入陸軍速成學堂做學生了。

在那時候，秋瑾不願公望之離浙北上，本別有用心，因爲徐錫麟已暗謀刺殺皖撫恩銘，糾動巡警學堂學生在安慶起義爲各省倡，一面密約秋瑾督大通學堂學生，在紹興遙爲響應，秋瑾既然負着這個任務，自不願盟員于緊要關頭而分離他去，減少勢力，但又不可透露秘密，惟囑公望在行期前，去邀孔昭道、陳紹槎、劉崇賢三人見秋瑾議事，預備緩急而已。

皖撫恩銘，雖素賞徐錫麟辦事才猷，然亦因其能而更切其防，故于巡警學堂學生的舉行畢業典禮，就把徐所定的日期，無端予以提早兩日，而徐氏舉義計劃，亦幾乎枉被牽動。但徐氏不肯留以有待，反謂革命當不擇手段，仍按原議進行。事發，恩銘受誅，惟浙方盟援不克如期趕上，孤軍難定，結果，徐錫麟、馬宗漢、陳伯平三人爲虜所戕，而紹興大通學堂，亦于義旗未豎之前，受李益智僞軍的圍擊，當場死學生三人，秋瑾見捕，從容就義于紹興市口。該校既經解體，革命黨人名冊又爲僞太守貴

逆搜去，浙江人心震動，暗中之革命進行因而益亟。

### 光復會成立之經過

一九零五年（前清光緒乙巳），秋瑾擬仿照三點會暗號的辦法，使每個同志都有一枚光字頭復字脚的戒指「圈」，作彼此識別的暗號。公望認爲：「這是有形迹的，容易被反動政府看破，在此時的偽官，方捕風捉影的找革命黨人，我們不能不審慎將事，以期顧全。」秋瑾亦表贊可，但她接着說：「我們不可無一個名義，就定名爲光復會吧！」刊一個小木戳「圈」用以徵信，光復會就在那時候出現了的。

### 清廷之鐵路國有策與浙江革命文人之力爭商辦

清廷陷于種族的偏見，而內政又不修明，坐致外侮日亟，便將計就計，欲借外力以抑制國內革命黨之發展，于是徇美國「利益均沾」之願，並用其謀，收鐵路爲國有，好托庇列強的經濟鐵幕下苟延其生命。浙江革命志士惕厥詭謀，便竭力爭回商辦滬杭甬鐵路，藉爲阻碍革命者施釜底抽薪之策，並以湯壽潛爲社會活動的領導，到處張揚對抗之聲，湯且不顧生命危險，入京與郵傳部鬥法。結果如願以償，革命情緒又因此一激而澎湃上漲了。

## 三 軍人革命時期

### 革命軍人爲造成浙江革命更有利條件先向外省發展勢力

公望于白雲菴會徐議事後，身雖離浙北上，但對於發展光復會，徵求革命同志，是念念不忘的。

途中遂爭取張鴻翔、王蓼、林競雄、童保暄、倪德薰、葉志龍、楊哲商諸人入會。在學生期間，神運鬼謀，更結識許多革命志士，如陝西之錢鼎三、張鈞、黨仲昭，河南之陳銘閣、岳屹，江蘇之蔣壽眉、楊倬，福建之林知淵、楊明遠，江西之熊天覺，兩湖之瞿壽祺、劉建藩、李韞珩、蘇璋及本省同志多人，並于畢業前幾日各定聯絡暗號，密謀舉義，互相策應，牽制清兵而後散。

浙江內部的革命潛勢力雖隨日月而增長着，但醞釀自醞釀，終尋不到發洩的機會。兼之浙撫增韞敏于治事，新軍協統楊善德又篤于愚忠，凡屬思想前進的省中幹部，都難免為他們所管束而密監。匪獨秘密的黨人集議地白雲菴倒塌失修，就是李寅及意周和尚也不知去向；而革命志士童保暄、王桂林、傅其永三人，復被遣往天津學習憲兵。公望感覺勢孤，欲向別省先求發展，藉為本省革命造成有利條件。這時候廣西創辦新軍，正在需才，乃應何遂、林知淵之約，背楊私往上海，同陳之驥、尹昌衡、孔庚、李書城、楊會蔚、孫夢榮、田稼軒、覃蔭鑫、雷壽榮、何遂、李靈璧、林知淵、楊明遠、盧象巽、錢謨等同往桂林，時一九零九年十二月也。

革命志士集中廣西後，因為粗豪勇往，事機不密，未及數月，革命企圖全部洩露以致失敗。公望乃隨冷通離桂林，過香港，會趙聲、黃興、胡漢民、洪承點交換意見，遣返浙江，期在本省施布拔趙職立漢職之暗局。但公望前曾背楊他去，因而受過通緝，定案尚未撤消，不可冒昧進網，又輾轉求得袁恩永為之說項，遂得再入督練公所聽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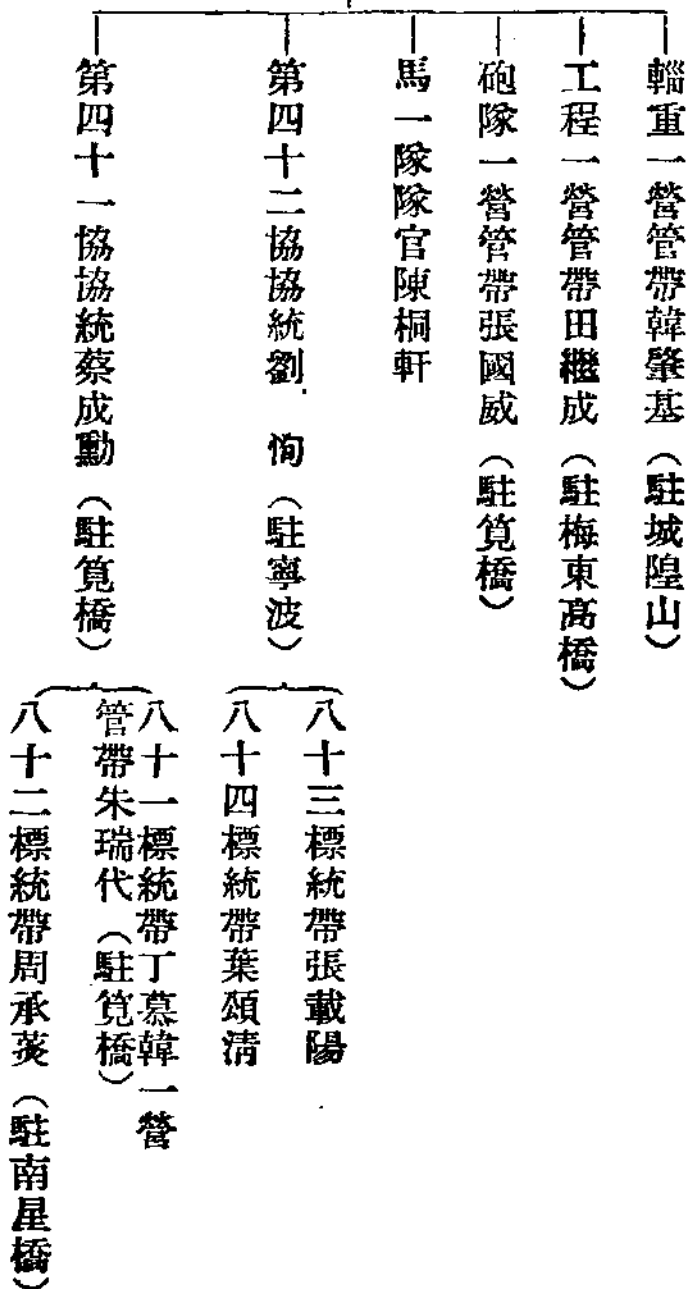
## 光復會解體後的重整

由于徐錫麟、秋瑾等革命的失敗而身死，浙江的光復會也就無形解體，革命軍人認爲要招收新會員和團結舊會員，必須有一個秘密接洽的地方。於是公望就在紫陽山脚古太廟巷租定了住所。由這裏可直上紫陽山頂八卦坎字形的地面，很便於坐在那邊會談，四面無虞屬垣之耳，是不會透風的。老會員虞廷、倪德薰，第一次便在那兒和公望會話。虞是現任的鎮海的砲台官，于時浙軍方在議建二十一鎮，並用楊善德的混成協爲基幹，擴大改編。虞說：「鎮統原定寧波提督呂道生，以年老辭，楊善德近水樓台，升叙自然會及他的。這個奴才，心頑見狹，一旦得志，所拔茅而連茹者決爲北方人。那對於我們革命十分不利，怎麼辦好？」三人討論以後，同意先毀楊氏聲名，乃挽虞廷起草楊氏十大罪狀，用匿名信印發出去。清廷自隆裕后和攝政王、慶親王暨各部大臣各御史各省督撫都接到了，結果，清政府抑楊而別任蕭星垣當統制，楊不得已無顏引退。新鎮所屬官長，因而幸有進步分子在內，觀後表可以知道。

看後表，可知革命軍人已有若干掌握中級的軍權，爲後來浙江起義播下有利種子。又因我以編造軍事預算，見賞于撫台增韞的緣故，後來代標統朱瑞聞名親訪，與我談論極洽，彼此成爲知己。並告公望云：「中級官的願乃斌和韓肇基都是革命同志，你不妨時常親近，下級官中則責成你設法聯絡。」我答：「當然！我早就進行，如周亞衛、張健、張效巡、張鴻翔、蔣僕、蔣健、來偉良、王子經、盧奠邦、俞煒、傅其永、王桂林、童保暄、孔昭道、黃元秀等，或屬新軍、或屬憲兵、或屬撫院衛隊，恰可聯成一片，還尙在擴大中哩！」朱云：「那好極！但光復會必須重整，亦請你主持罷！隨後尙有重



統制蕭星垣(杭州)



要事件，望到我那邊一同商處。」說罷，朱瑞到笕橋本標去講話了。

光復會的浙江老會友，如朱瑞、韓肇基、顧乃斌、莊之盤、朱健哉和公望等是担任上級會議的；童保暄，王桂林，傅其永，孔昭道是担任中級會議的；作出了決定後，就由低一級的會員分頭負責；進行極為秘密，差不多浙江革命，逐漸踏進水到渠成的階段。為發展他省革命，好使清廷顧首失尾，促其迅速解體計，又經過黃花崗失敗的教訓，密謀乃更趨緊張。太廟巷公望寓所幾乎日有革命黨人來往。那時如南洋來的李執中、王文慶，上海來的陳其美、楊哲商、姚勇忱、尹銳之、尹維俊等接

踵于此。恰巧在這個時候，第四鎮統制吳祿貞電促公望赴京。會友商處之下，認爲吳是最有地位和最富革命情緒的老同志，無不力贊我行。公望北上後，知清廷簡放吳爲山東巡撫，受慶親王索賄二十萬銀元的牽制，吳無力措辦，致未發表。公望當面語吳說：「黃花崗革命失敗後，南洋華僑滙來捐款尙存三十萬元，由李執中存放在港，可量取而應總制之急。但有三事相懇：一、該款是革命的基金，總制接事後，須設法先予籌償；二、當由我們同志在魯代練新兵一鎮，以抵近畿的第五鎮；三、陶煥卿是一個欽犯，但他在南洋爲革命籌款最力，要爲總制入幕之賓。這三事公意云何？」吳略不躊躇即答覆：「一二兩事當然可以。」惟第三事因陶爲欽犯稍現猶豫。吳又立悟謂：「陶可改姓換名。」這三事就全部同意了。公望復往參謀部見蔣作賓，告蔣以與吳商定的事，次日即南下。既抵申，即電湖南李執中向港提款。迄八月十七（十月八日）款始滙滬，公望正在治裝北行，忽接武昌獨立消息，李執中同王文慶建議：「該款當留滬備用，吳事緩不濟急，應作罷論。」大家同意，公望北行乃中輟。

### 浙江光復前後之革命部署

八月二十二日（十月十三日），莊之盤、姚勇忱由滬至杭，邀集朱瑞、顧乃斌、朱健哉、呂公望就白雲菴秘議，未能作出決定。次日再開會于鳳林寺，又無結果。公望爲避偵探耳目，乃建議第三次集會于二我軒照相館樓上的酒肆，結果還是沒有定議。莊、姚兩同志因滬事急，二十五日（十六日）遄返上海。公望亦于次日應尹銳之電邀往申，互相會合于銳進學社。公望回杭後，密約朱瑞、顧乃斌、韓肇基、朱健哉潛在城隍山四景園，藉品茗爲烟幕，聚議革命進行事。經公望報告在申接洽經過後，

即席作出如下決議：一、採今日由朱瑞新介入會的褚輔成提議，起義時擁湯壽潛爲浙江都督以資號召，即由褚輔成担任向湯接洽；二、採朱瑞提議，城內有防營及旗兵三千人，械彈充足，新兵僅僅在數目上可以相抵，而子彈每人十發，恐難持久，必須促王金發迅返紹興獨立，請呂公望赴縉雲督呂逢樵運民兵迅往富陽獨立，如此可誘城兵外禦，以孤其勢，我方減輕壓力，發難就易；三、定九月十九日（十一月九日）爲行動日期，並約定公望于事前趕回協助一切，會內應有事宜則由童保暄代呂負責；四、採呂公望提議，由新會員褚輔成往上海李執中處秘運手槍兩百枝，到艮山站交由王桂林派憲兵接運抵杭藏于萬松嶺數文書院。議畢，公望遂約童保暄、王萼、王桂林、傅其永、孔昭道至我住宅，告以決議情形。並面授機宜說：「一、視杭州局勢之發展，需要我返杭州，可按我留下的行程表電告；二、光復會戳記交童保暄，有事發生，則五人共同商處；三、各標營隊的負責人，按我所交表內分次個別招來談話，以便利臨時所發之命令易于生效。」

公望離杭過永，老會員程士毅、胡庸來會。程以風聲日緊，任我親往縉雲，目標太大，爲防途中有失，不如另派人往招呂逢樵來永商議，可免官方屬目。公望乃倩人前往。逢樵在處州派呂欽廣、呂月屏來商。公望在永布置二日，即于十三日（十一月三日）遄返金華。十四日（四日）晨，徐晉麒持來杭童保暄所發電云：「杭復，撫擒署焚，餘無恙。」我乃專船趕回，于十六日（六日）抵達杭州。

公望出差期間，童保暄以光復會木戳在手，發號施令，不假他人，兼之聽了王桂林叙述各方聯絡經過情形，知人人情切向義，就要趁公望未回杭前提前發動。乃不顧王桂林、傅其永、孔昭道之勸阻，

竟于九月十三日（十一月三日）夜起事了。事前王桂林、傅其永、孔昭道諸同志以箭在弦上，只得協同擬訂軍事部署如下：

一、由王桂林傳命王金發，在十三夜十二時，帶手槍敢死隊二十名，從西轅門攻入撫署頭門，並拋擲燃燒炸彈，起火後固守原地。

二、孔昭道須在夜十一時撤退撫署及附近崗兵，聞敢死隊槍聲後佯作抵抗，引誘衛隊管帶出而挾制之，否則擊殺之，而後率全部衛隊倒戈，另派一小隊佔據雄鎮樓後，即施放號砲，俾新兵各營隊聞聲響應。

三、駐下城梅東高橋的工程營，聞號砲後，即開艮山城門和鐵路城門，而後佔領軍械局及電話局。

四、駐鳳山門外的八十二標，聞號砲後，先將協統室的電話線割斷，而後率隊入鐵路城門，分佔城站電報局、電燈公司及上城一帶交通要道，以監視防營之異動。

五、駐笕橋的馬隊，聞號砲後，則由艮山門入城，担任偵察和聯絡。

六、駐笕橋的砲隊，聞號砲後，由艮山門入城，並聯絡輜重營佔領城隍山，而後將砲口向滿營瞄準，監制旗兵異動。

七、駐笕橋的八十一標，事前先埋伏艮山門附近，待艮山門開後即進城包圍旗營，并佔據下城一帶交通要道以監視巡防營之異動。

八、駐城隍山的輜重營，就地待命，但須隨機與砲隊聯絡，確實佔領城隍山，並酌派兵力伏在防

營附近警戒之。

九、在事前未有接洽之防營，則于起事前下令給他，促撤崗兵回營，並閉門不得輕出以免誤會。  
十、駐城內之陸軍小學全體學生，聞號砲後，協同進攻撫署，並酌派一部担任各主要街道之游動警戒。

附注意事項

1. 左手臂纏白布爲標誌；
2. 禁止自由放槍；
3. 滿營若不出來，我亦暫不向他攻擊；
4. 不准殺人放火，免得居民慌亂。

這個部署是由可靠憲兵分頭密發的。事起以後，浙撫增韞知人心已去，即改容易服，扶老母潛出後門，途中被巡查憲兵擊獲，交盛燮麟介送陸軍小學看管。未幾，袁總參議思永，亦被另一憲兵緝來，並拘于陸軍小學內。惟滿營聞變後，部分人初欲抵抗，營內發有槍聲，我軍被擊死二人後，旋無動靜。其他則皆傳檄而定。全城秩序如恒。至十四日〔十一月四日〕拂曉，滿街貼有臨時都督童保暄的告示，輿論譁然。後因不受擁戴，就曇花一現而萎，由預定的湯壽潛出任都督。周承蒞和褚輔成亦各自抬舉，周爲總司令，褚爲政事部長。除給王桂林一個空頭憲兵司令外，其他起義諸人率置之不問。因此王桂林、傅其永心大不平，面童則罵。童無如何也。

湯督視事後，即成立一個全省性的臨時參議會。在九月十七日（十一月七日）開第四次會議時，由陶煥卿任主席，經討論議決案如左：

一、呂公望提出浙江應即出兵進攻南京，奠定江南，以固浙江案。時南京第九鎮統制徐紹楨亦適來電乞援，當即通過，並責成呂公望起草動員計劃。

二、褚輔成提出，滿營德將軍函告，貴翰香及子量海有抗順密謀，如若叛變，彼難負責，應請適時處置案。議決：貴翰香父子予以槍斃。

三、呂公望提議，偽官增韜、袁思永兩人，在浙未曾殺過革命同志，我方可否待以寬大案。議決：釋放，並酌發盤費各五千元，由陶煥卿帶往上海，還他們自由。

公望于草就動員計劃後，即交會覆議通過，乃于十九日（九日）自帶參謀副官四人先行出發，沿途籌辦糧秣駐地，偵察敵情一切事宜。途中接得報告，知我浙十一府屬，除杭州外，都已前後成立軍政分府。如是本省遂完全光復。其各軍政分府之人選如下：

嘉興方於笥（教育界）。

湖州錢恂（外交界）、沈譜琴（光復會會員）。

寧波劉恂（原四十二協協統）。

紹興王金發（光復會老會員）。

金華朱惠卿（教育界）。

衢州鄭永禧（清解元、衢屬巨紳）。

嚴州葉誥書（巨紳）。

台州姚吾剛（紳士）。

温州徐定超（清御史）。

處州呂逢樵（光復會老會員）。

浙軍抵南京時，節節勝利。張勳無力負固，乃率部北遁徐州。其支隊編制及全戰役之戰鬥部署與戰鬥情形各別錄浙軍攻克南京紀實〔見本刊第二期〕。

### 浙江光復後之軍事餘波

八月二十八日（十月十九日），城隍山四景園的會議，朱瑞、顧乃斌兩同志原邀公望趕往縉雲約呂逢樵率領民兵，秘密渡到富陽獨立，藉以牽制省城巡防營的。公望爲減輕敵方對抗革命的軍事壓力，即時接受這個任務。不料杭州先期光復，呂逢樵變更計劃，自在處州組織軍政分府，而委朱琛帶民兵北上，欲期加入攻寧編制，路過永康，不免有要求供應設營之事，致招縣方疑忌，因而僞知縣和謝哨官電省詢問永康有無民兵過境。其實這事褚輔成應早已預聞，乃漫不加察，覆電謂無有；而謝哨官亦魯莽從事，民兵就在沒有準備之下受到攻擊。結果，民兵潰散，當場有首要九人被捕就斬，老光復會員樓其志與焉。周際寅、應廣揚、呂漢富、斜維照、柯福照等亦同時殉難。驚潰後的民兵周老八心有不甘，糾衆報復，又被哨兵擊退，死傷多人。此事由于褚輔成之一念不慎，引起永縉兩方不應有的損

失。縉人因此攻訐褚氏甚力。公望出爲調解，議恤了事。

### 編後餘言

這篇紀實，大半是親身所經歷者，據事直書，毫無曲筆。至於史料的貧乏，乃爲聞見所局，尙有待于再加搜訪，以補其不足。如有出入的地方，幸讀者指正。



## 浙江辛亥革命光復記事

張效巡

清代末季外患緊逼，政治腐敗，人主昏聩，民怨沸騰，國勢之顛危岌岌乎不可終日，有志之士觸目驚心，以爲非革命不足以圖存。由省而府，由府而縣，由縣而鄉，其始也紛紛橫議，其繼也有同盟會、光復會等暗中組織，如風起潮湧，故清廷對於革命忌最烈而防最嚴；然人民對於清廷恨愈深而謀愈密。自武昌起義，舉國騷然，人心思動，如箭在弦，勢難遏抑。國內外奔走革命者，大都集中滬地，因滬地有租界，可藉外人勢力以爲護符，較爲安全也。故滬地之響應亦較各地早。滬、杭、蘇壤地相接，聲氣相通，滬於九月初二日〔十日二十三日〕起義，蘇於初四日〔二十五日〕繼之。杭即有迫不及待之勢，乃於九月十三日〔十一月三日〕深夜，實即九月十四日〔十一月四日〕，繼滬、蘇而發動矣。此次光復杭州，不折一兵，不費一彈，全賴事前進行之努力、策劃之苦心，對於民族革命之精神實難磨滅。茲特分述如左。

### 一、革命組織之內容

杭州革命事業由光復會策劃之。初，光復會原由秋瑾主持，在杭參加者，有呂公望、朱瑞、顧乃斌、蔣六山、劉三春、張恭、程士毅、龔未生、樓其志、徐拱祿、朱健哉、蔣僕、王子經等十餘人；

而尹銳志、尹維峻姊妹往來滬杭通消息，任聯絡。自徐錫麟安慶舉義，戕皖撫恩銘，攻軍械局不克，被擒遇害，並摘其心以祭恩銘，未幾，浙撫令紹興貴太守抄查大通學校，殺秋瑾。大通學校被封，光復會無形消滅。一九〇九年（即清宣統二年）光復會恢復。步八十一標三營管帶朱瑞，步八十二標三營管帶顧乃斌，鎮海砲台官虞廣甫，輜重營管帶韓肇基，步八十二標二營督隊官呂公望及朱健哉、莊之盤等七人為光復會重要幹部，對任何同志均不宣佈。對外由呂公望出面。此外光復會會員，撫署衛隊為司務長孔昭道及衛隊士兵五十八人；憲兵營為督隊官童保暄，隊官桂林、傅其永等三人；步八十一標為三營督隊官俞煒，排長胡奠邦等六人；步八十二標為第二營隊官張健，排長王子經、張鴻翔等十一人；督練公所為科員倪德薰、林競雄、葉志龍、王萼等四人；此杭州光復會之內容也。

## 二、浙江部隊情形及部隊方面聯繫情形

### 甲、部隊兵力及駐地

1. 新軍一鎮，為陸軍第二十一鎮，鎮統蕭星垣，駐杭垣；第四十一協協統蔡成勛，駐杭郊饅頭山；步八十一標標統丁慕韓（公出由第三營管帶朱瑞代理），士兵約一千四百人，駐杭郊篔簹橋；步八十二標標統周承莢，士兵約一千四百人，駐杭郊南星橋；第四十二協協統劉恂，駐寧波；步八十三標標統張載陽，士兵約一千四百人，駐寧波；

步八十四標標統葉頌清，士兵約一千四百人，駐寧波；

馬一隊隊官陳桐軒，士兵約百人，駐杭郊篋橋；

砲一營管帶張國威，士兵約三百人，舊砲六尊，駐杭郊篋橋；

工一營管帶田繼成，士兵約二百人，駐杭垣梅東高橋；

輜一營管帶白釗，士兵約一百六十人，駐杭垣城隍山；

2. 巡防營五營統領陳步棠，士兵約一千二百人，駐杭垣。

### 乙、部隊方面聯繫情形

撫院衛隊：官一人，士兵五十八人，是一九〇六年呂公望在衛隊當兵時運動成熟的，由孔昭道聯繫。步兵八十一標官兵由俞煒等六人聯繫。步八十二標官兵由張健等十一人聯繫。馬隊官兵由蔣傑聯繫。輜重由韓肇基聯繫。砲兵工兵由林競雄、葉志龍聯繫。憲兵由童保暄等聯繫。辛亥年五月間，光復會幹部在紫陽山坎字八卦石上開了一次會，據聯繫人報告，步八一、八二兩標新兵均一致了。

## 三、槍彈之準備及響應起義之經過

### 甲、槍彈之準備

秋瑾於光復會組成後，曾經有備款購械之舉。迨秋瑾死後，這批槍械無法查其下落，茲姑勿論。迨光復會恢復後，有一批槍彈由滬運杭，係陶煥卿、李執中經辦，呂公望接洽，由王桂林、傅其永等

負責，派憲兵接收，秘藏于萬松嶺敷文書院。

### 乙、響應起義討論之經過

八月十九日（十月十日）武昌起義的消息傳來，李執中、王文慶在杭，告呂公望曰：「我們要回上海預備，請你預備杭事。」二十一日（十二日），上海方面派姚勇忱來接洽。二十二日（十三日），在西湖白雲菴開幹部會議，無所決定。二十三日（十四日），在鳳林寺西首會議，亦無所決定。這時清淨地方都有偵探注意。二十四日（十五日），在杭州車站對面二我軒照相館樓上會議，又無所決定。姚勇忱回上海了。至二十八日（十九日），在城隍山四景園茶室開會，會議事項如左：

1. 朱瑞介紹褚輔成入會，決議通過。

2. 朱瑞、顧乃斌、韓肇基三人提議，謂：「我們各營新兵並不足額，每兵只有二排子彈，杭州城裏駐有巡防五營，共有兵一千四百餘名，兵操熟練，子彈充足，若猝然起事，不敢斷定能成，最好請呂公望一面催王金發往紹興起事，一面發動縉雲呂逢樵舊部秘密渡到富陽起事，局面逼他緊來，再動手較有把握。」呂公望說：「王金發現在上海，只要寫封信通知他，他一定做的。至縉雲呂逢樵處往來須十餘天路程，又非我去不可，倘杭地有緊要事，怎麼辦呢？」朱瑞說：「這裏只要你舉出一個人代表接洽就好了。」當時呂舉荐童保暄，決議通過。

3. 褚輔成提議，第一任都督應請湯壽潛先生擔任，決議通過。

散會後，呂公望將會議情形轉告童保暄、王桂林、傅其永、王夢、孔昭道，並將秘密印信「閱」交童

保暄，又將路程表，通電日期地點約定後，於二十九日（二十日）回永康，辦呂逢樵及永康縣策應事。

#### 四、光復之概況

##### 甲、杭州光復情形

風聲日緊一日，到了九月十三日（十一月三日）那天，革命消息沸沸揚揚，祇恐增撫知道，先下手，禍不可測矣。於是光復會幹部同志即發緊急措施，決定當夜發動，將這緊急消息通知各部隊，規定部隊行動及分担任務如左：

1. 步八十一標部隊在原駐地笕橋出發，由艮山門進城，包圍旗營，並佔領下城區各交通要道。
2. 步八十二標部隊在原駐地南星橋出發，由候潮門附近鐵道線城門進城，佔領城站、電報局、電燈公司、各銀行及上城、中城兩區各交通要道。
3. 馬隊由原駐地笕橋出發，由艮山門進城，担任偵察、旗營及傳達聯絡等任務。
4. 工兵担任開艮山門城門及清泰門附近與候潮門附近鐵道線兩城門，放步八一、八二兩標馬隊、砲隊進城，佔領電話局、軍械局等任務。
5. 砲兵在原駐地笕橋出發，由艮山門進城，佔領城隍山。
6. 輜重兵在城隍山原駐地候令。
7. 各部隊各自準備白布，每官每兵各發寬五寸、長一尺四寸白布一幅，裹於左臂上，兵士每名發

子彈二排，於本夜十二時正，各自在場所集合出發，聽號砲行動。

到了一點鐘的時候，敢死隊（王金發所部）達撫署，一面放炸彈進攻，一面放火。撫署衛隊司務長孔昭道響應，並在雄鎮樓發號砲三響，以便各部隊各自執行任務。我的任務是佔領城站。我聽到號砲後，即通知城站站長，執行我佔領的任務。

是夜但見撫署火光燭天，救火隊亦不敢出救，各街道上除士兵外，絕無行人。巡撫增韜同老母避在署後土山上，被擒，送陸軍小學管押。

十四日（四日）晨，撫署全部焚燬。鎮統蕭星垣、協統蔡成勛、工兵營管帶田繼成、憲兵營管帶奎福均逃。大街小巷貼滿「臨時都督童」的告示。全城除旗營各城門派兵駐守外，交通如常，秩序安謐。褚輔成急組臨時議會，並提議舉湯壽潛為都督，周承蔭為總司令，決議通過。此事遂告一段落。

十六日（六日），呂公望因赴永康幹辦呂逢樵策應事回杭。

十七日（七日）開臨時議會，褚輔成提議：「德將軍來函，謂貴翰香父子還想發動旗營反攻，應如何辦？」決議將他父子二人即可拘拏槍決。

呂公望提議：「浙撫增韜，總參議袁思永從未殺過革命黨，做人很不錯，應每人送伍千元路費，派人送到上海，還他自由。」決議通過。

呂公望又提：「南京為我國東南屏蔽，夙為政治、文化、經濟之中心，如不速取，則江浙難安枕，大事未可料也，擬急組部隊進攻南京，爭取革命成功。」決議先提出計劃再議。

乙、各府響應情形

浙江全省計杭、嘉、湖、寧、紹、金、衢、嚴、溫、台、處十一府。自杭州光復後，杭州以外之各府均設軍政分府，先後有電來省，以爲對省響應之表示：嘉興陸殿魁，湖州沈敦儒，寧波劉恂，紹興王金發，金華朱惠卿，衢州鄭永禧，嚴州葉詒書，溫州徐定超，處州呂逢樵，台州姚吾剛。各軍分府來電到齊，全省完全光復了。

# 一九四二年晉西北臨時參議會文獻

編者按：晉西北區爲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所建立的解放區之一，其建立經過與建設情況，讀者可參攷人民出版社的抗日戰爭時期解放區概況一書中晉綏邊區概況一節。一九四二年十月晉西北解放區召開了臨時參議會，從參議會的文獻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是正確地執行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政策，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解放區的政權是真正實現了人民民主，也看到了日本法西斯強盜的兇暴和我國人民抗日鬥爭的英勇，也看到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盡了最大的努力爭取國民黨政府抗日。這些文獻原由正義報社編爲晉西北臨時參議會特刊（正義報第八期），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用晉恆紙鉛印，三十二開本出版。原件存本所資料室。今將文件次序略爲更動，並略加刪節。至於文中有刪節處，係原文如此。

## 目 錄

晉西北臨時參議會大會日記

牛副主任報告政府工作

周參謀長作軍事報告

大會重要決議案

議長及常駐委員誓詞

正副主任行政委員誓詞



林議長致閉幕詞

晉西北施政綱領

臨時參議會慰問戰區同胞書

大會重要電文

晉西北臨時參議會大會記事數則

慶祝臨參會開幕（任子龍）

樊沚如先生談大會觀感

我對共產黨的認識（王善）

## 晉西北臨時參議會大會日記

（十月二十四日——十一月十二日）

廿四日 舉行開幕式，主席林楓先生致開幕詞。午後，中共中央晉綏分局設筵爲參議員洗塵。

廿五日 票選主席團。

廿六日 行署牛副主任作政府工作報告。

廿七日 行署白處長作財政報告。

廿八日 軍區周參謀長作軍事報告。

廿九日 小組討論政府工作報告。

三十日 休會

卅一日 通過臨參會常駐委員會組織條例，票選正副議長及常駐委員，林楓當選為議長，劉少白、牛蔭冠當選為副議長，閻秀峯、程進、楊濂甫、劉佑卿〔疑為劉墨林之誤〕、陳願三等六人當選為常駐委員。〔上列只五人，疑遺郭炳麟。〕

一日 正副議長就職致詞，質問政府工作。

二日 中共中央晉綏分局提出之鞏固與建設晉西北施政綱領，經過共產黨參議員四十七人聯名和全體非共產黨參議員之聯署，提交大會討論。本日，中共中央晉綏分局負責人林楓先生，對此綱領的基本精神與具體內容，作詳盡闡切的說明。最後大會通過該綱領作為今後政府的施政綱領。

三日 小組討論政府交議法令條例。

四日 小組討論政府交議法令條例。

五日 常駐委員楊濂甫先生逝世，大會休會一日，並下半旗，停止娛樂誌哀。

六日 討論通過政府交議法令條例。今日為蘇聯十月革命二十五週年紀念日及晉西北軍區成立二週年，軍區司令部政治部歡宴全體參議員。紀念晚會上，大會生活出版號外，參議員朗讀毛主席紀念十月革命文章〔即祝十月革命二十五週年一文，原文載毛澤東選集第三卷〕，掌聲雷

動。映出之蘇聯電影名片十月革命時海軍起義故事及搗毀敵巢，博得觀衆熱烈之讚賞。

七日 各小組分別審查提案。

八日 各小組分別審查提案。

九日 大會討論通過各種提案，計民政、財政、文化教育、生產建設、軍事、特種提案一百餘件。

十日 票選行署正副主任及行政委員，續範亭連任行署主任，武新宇當選爲副主任，賀龍、白如

冰、張韶方、杜心源、張文昂、張雋軒、王達成、湯平、孫良誠、劉佑卿、劉菊初等十九人當選爲行政委員。

十一日 舉行閉幕式，林議長致詞，總結大會之成就，對大會民主與團結的精神，倍加讚揚。午後行政公署歡宴參議員，以爲餞行。

十二日 上午，於淒風冷雨中舉行抗日陣亡將士暨死難烈士紀念碑落成典禮。下午集合追悼楊濂甫參議員，並於墓地舉行公祭。

## 牛副主任報告政府工作

臨參會之第三、第四兩日，由行署牛副主任（牛蔭冠）報告兩年半以來之政府工作，要求大會參議員多加研究，認真批評。

對敵鬥爭 其第一部分，詳述組織人民參加對敵鬥爭。兩年半來，從民兵六百七十二次的勝利戰

鬥中，人民開始認識了自己的偉大作用，他們積極參加了抗戰勤務。政府爲愛護人民力量，於去年十一月，正式公佈了抗戰勤務暫行條例，從此調劑與節省了人力畜力，今年差務，較去年已減少一半。在艱苦戰鬥中，政府與人民是永遠在一起的，「縣不離縣，區不離區，村不離村，」各級政府領導所屬人民，堅決的打擊敵人。自去年十一月，敵人實行「強化治安」與「蠶食政策」後，在敵佔區、游擊區，人民在政府領導之下對敵鬥爭，愈趨激烈。多少幹部與人民英勇鬥爭，流血犧牲，寫下了無數可歌可泣的史蹟，粉碎了敵人各種政策與毒辣的陰謀。現在敵佔區的人民對敵人的反抗，正在開展着，爭取僞軍，孤立敵人；在游擊區，羣衆的游擊戰爭正如火如荼的展開。事實告訴了敵人：人民是不可戰勝的力量！

**建設民主** 兩年半來，根據地的各種建設，都有了輝煌的成績。自去年三月至今年五月，大部分村政權，都已經過民主的改造，各階層人士熱烈的參加了選舉運動，各階層的優秀代表參加了村政權，體現了「三三制」的精神。去年第三次行政會議後，又決定成立臨時參議會，爲晉西北最高民意機關，決定根據地一切政策法令，選舉政府人員，這是晉西北民主政治的偉大表現。

**發展生產** 生產建設事業也有突飛猛進，根據地已逐漸走上自給自足之境，農業耕地增加，牲畜繁殖力大增，紡織業亦有顯著成績，造紙業已達戰前水平。

**精兵簡政** 關於精兵簡政的原則，是爲了加強對敵鬥爭，愛護民力，培養民力，熬過困難，準備反攻，因此減少脫離生產的人。使機構短小精悍，開支盡量緊縮，人盡其力，才盡其用，使各得其所。

因此對幹部的調整，是加強下層，提高質量或轉入生產部門。行署於今年三月、五月、十月曾徹底進行三次精簡，人員減少二分之一。

### 周參謀長作軍事報告

臨參會第五日，由周參謀長士梯代表軍區，報告軍區部隊五年來的英勇戰績與目前的鬥爭方針。

周參謀長稱：抗戰五年以來，敵人對我晉西北根據地的軍事進攻，未嘗稍弛；經我一二〇師、新軍及地方武裝的合力打擊，敵人摧毀我根據地的企圖，已被粉碎。

光榮戰績 計五年來，我軍區部隊共作戰五、二八七次，傷斃日僞軍八六、八五〇名，俘虜敵軍三一二名，僞軍八、三三五名，傷斃敵馬五、八四三匹，俘馬五、五六三匹，繳獲步馬槍一三、三一四枝、短槍一千餘枝、輕重機槍五三八挺、砲四十二門，其他彈藥戰利品無算。燒毀或破壞：火車頭二八個，火車皮二二輛，汽車八六六輛，飛機五架，坦克車四輛，大砲五門，碉堡六十八個，公路九、四三二里，橋樑五三〇座。

反蠶食鬥爭 周參謀長繼稱：自我各地軍政民展開反蠶食鬥爭以後，曾獲很大效果。今年四月至九月間，我三、四、五分區即有如下戰績：戰鬥五二二次，傷斃敵人二、五六〇人，俘虜敵軍二九名，

(二) 新軍是抗日戰爭初期，在共產黨的領導和影響下新發展起來的山西人民的抗日武裝，亦稱抗日決死隊。

俘虜偽軍二七六名，克復據點十六個，摧毀偽政權六四個，某某兩分區尙未計算在內。

**將士英勇犧牲** 周參謀長繼以沉痛而洪亮的聲調，報告五年以來，我一二〇師及新軍，爲了國家民族，前仆後繼，與敵作戰，傷亡共達三萬八千三百零二名；營級以上幹部光榮犧牲負傷者三百餘名，有一個排換了三十多個排長，一個連補充過十九個連長；有些幹部負傷五六次，身上創傷十餘處，猶在前綫殺敵；我賀司令員、王震旅長曾中毒負傷，八分區副司令員劉德明，爲掩護老鄉耕牛，致往返衝殺陣亡。周參謀長報告許多部隊英勇殺敵，可歌可泣的事蹟時，均極感動，全體參議員及來賓起立爲傷亡將士表示哀悼與敬意。最後大會通過：於禮堂附近建築抗戰陣亡將士死難烈士紀念碑。

## 大會重要決議案

### 同意政府工作報告

本會同人聽了晉西北行政公署兩年半以來的工作報告，和軍區五年多以來的軍事報告，並詳細討論之後，一致認爲政府和軍隊的工作是有很大的成績的。尤其是行政公署建立以來，更加堅持和鞏固了敵後晉西北抗日民主根據地，更加有力的配合了全國抗戰；根據地一切爲了抗戰的堅持和勝利的各項建設，亦有很大的發展。這些成績都是由於所實施的各項政策的正確，和我抗日軍隊與各級政府工作人員，在物質供給軍需保證極端困難條件下英勇戰鬥和艱苦工作，以及民主的真正發揚，堅強團結了根據地三百萬人民，實現了各階層人士參加政權所獲得的。本會同人完全同意行署和軍區的報告，

表示熱烈擁護，並向我抗日軍隊和各級政府工作人員致親切的慰問。

但必須指出，在各項正確政策的執行中，還有着如下的一些缺點：在對敵鬥爭中，民兵的發展還不够普遍；反對敵人「蠶食」、「強化治安」的政治攻勢還未深入；對抗日軍隊的物質供給保證不够，以致某些勝利的戰鬥不受到若干影響；軍民關係是好的，但在個別地方還存在着一些不應有的缺點；在金融政策上，鞏固和提高農鈔的威信還未加強；有些幹部了解和把握政策還不够。這些缺點，亟應加以克服。

本會特責成晉西北行政公署，更進一步加強對敵人鬥爭，加強反「蠶食」、反「強化治安」鬥爭，加強民兵工作，更普遍的展開游擊戰爭，更有計劃的動員根據地所有軍政民加強政治攻勢，瓦解敵偽，澈底執行已經進行的「精兵簡政」，切實保證軍隊供給，愛護抗日軍隊，對軍民關係，應使軍民互相了解加強團結的重要，提高和鞏固農鈔的威信，應從政治上和經濟上作更有效的保證；加強幹部教育，加緊工作檢查，使政策貫徹。這些，都是當前晉西北根據地的中心任務。真正熬過今後兩年困難，切實準備反攻力量，為打垮日寇而奮鬥。

晉西北臨時參議會 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一日

(二) 農鈔係晉西北解放區西北農民銀行發行的鈔票。

## 熱烈通過晉西北施政綱領

本會同人詳細研究了中國共產黨中央晉綏分局所提出之對於鞏固與建設晉西北施政綱領，並聽取了中國共產黨中央晉綏分局代表林楓先生關於該綱領的詳細說明之後，一致認為該綱領確為貫徹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精神，符合晉西北實際情況的施政方針，是團結晉西北三百萬人民，反對敵人「蠶食」，克服困難，準備反攻力量的唯一良策。因此，本會全部接受，作為晉西北行政公署的施政綱領，並責成晉西北行政公署領導晉西北全體人民，切實執行，並加以貫徹。

晉西北臨時參議會 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二日

## 擁護抗日軍

我英勇抗戰的八路軍、新軍、地方武裝，五年多以來，不惜犧牲，不怕艱苦，在子彈缺乏、軍需供給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堅持抗戰，堅持對敵鬥爭，反對敵人的「掃蕩」、「蠶食」、「強化治安」，頑強的打擊了敵人，保衛了家鄉，保衛了晉西北，配合了全國抗戰，保衛了中國。本會同人特致以崇高的敬意，表示熱烈擁護。並責成晉西北行政公署領導全晉西北人民更加愛護抗日軍，熱烈幫助抗日軍隊，政府應保證軍隊的供給，人民應積極交公糧，特別是交好的公糧，以供抗日軍人食用；對抗日軍人應很好看待，和一家人一樣；對優待抗日軍人家屬及抗戰勤務等，政府尤應領導人民更加認真執行。我晉西北一般人民對於為國為民的抗日軍隊，均已具有新的認識，目為子弟兵，軍民關係如魚水之不可分離，這是很好的。但還有少數人仍殘存有對過去舊軍人的看法，亟應加緊宣傳教育，使其不正確觀



點澈底轉變，達到人人都了解擁護抗日軍隊的重要。

晉西北臨時參議會 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一日

### 提高和鞏固農幣

大會一致認為鞏固金融，調劑物資，是國民經濟發展的關鍵。但調劑物資，活潑流通，尤有賴於統一幣制；因此，大會一致擁護把農幣作為本根據地之唯一合法的單一本位貨幣。過去農幣之所以未能切實穩定，固然由於生產落後，物資不充，在對外貿易上形成了入超現象，在穩定農幣中尚缺乏足夠的基金，而一部分民商，尚未澈底瞭解農幣之重要作用，尤為主要原因之一。今年土產大增，對外貿易轉趨平衡，基金充足，農幣已有充分保證；大會一致具有高度信心，認為今後提高和鞏固農幣，使成為三百萬人民之命脈，實為萬分必要。除遵大會決議，由各議員返鄉後，確實向人民宣傳解釋，愛護它、擁護它、信任它以外，並責成各地銀行經常檢查工作，研究市況，發展銀行業務，以保證農幣之提高與鞏固。

晉西北臨時參議會 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九日

### 議長及常駐委員誓詞

林楓、少白、蔭冠等受人民委託，担任晉西北臨時參議會議長、副議長暨常駐委員之責任，誓以至誠，忠實執行我三百萬人民之意志，監督政府，貫徹臨參會大會決定之施政綱領及決議，使我軍民

更加振奮，各階層人民更加團結，一致努力，爲鞏固晉西北抗日根據地，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而奮鬥到底！

簽字：林楓、劉少白、牛蔭冠、劉墨林、閻秀峯、程進、郭炳麟、陳顯三。

### 正副主任行政委員誓詞

範亭、新宇等受人民委託，擔任晉西北行政公署正副主任暨行政委員，誓以至誠，在臨參會領導與監督下，本三民主義，抗戰建國綱領與晉西北施政綱領，爲團結晉西北三百萬軍民，反對敵人「蠶食」、「掃蕩」，貫徹執行各種政策法令，努力政權工作之建設，爲鞏固晉西北抗日根據地而奮鬥！至死不渝。謹誓。

簽字：續範亭、武新宇、劉菊初、樊祉如、王達成、白如冰、張雋軒、王繕、郭順道、武進卿、賀龍、杜心源、湯平、張文昂、常耀五、孫良臣、劉飽德、劉佑卿、張韶方。

### 林議長致閉幕詞

臨參會最後一日，林議長致閉幕詞，略稱：在大會閉幕時，在常駐會委員和政府正副主任及行政委員就職時，我有以下的幾點來講：

#### 第一、這次大會的精神

這次大會，在精神上，我們看到兩種很好的表現，就是團結的精神和民主的精神，這是很可寶貴的，這是爭取抗戰勝利所極其需要的。我先來講團結的表現。團結的精神表現在什麼地方呢？

首先是表現在政治問題上，政治上的一致。從大會施政綱領的通過，各種條例法令的通過，各種提案的通過可以看到。這些綱領條例提案，就是政治要求，它包含了各個方面各個階層的要求，它經過大會的討論，得到了一致的決定。即是說，這次大會照顧了各個方面各個階層，同時得到了一致的決定，這種表現是很偉大的。任何一個參議員，都能根據他所代表的階層和人民，提出了他的主張，同時也進行了爭論；沒有一個參議員爲了他個人的利益，而意氣用事，而心懷成見；足見大家都是爲公的，不是爲私的；這種大公無私的精神，這種爲了全體的利益而犧牲個人利益的精神，就是團結的精神。今天我們正需要這種精神，只有這種精神，才能鞏固抗日根據地，打倒敵人。

其次，從這次大會組織的成份上，也充分表現了團結的精神。這次大會組織的成份，從黨派上看，有國民黨員，有共產黨員，以及無黨無派的人士。從階層上看，有地主，有農民，有工人，以及兩者之間的中間階層。同時也包括了各界，有抗日軍人，有婦女，有醫生，有自由職業者，有學生和商人。從地區上看，照顧了晉西北的各個地區，不但有根據地各個地區的參議員，而且還有從敵人封鎖和壓迫下面來的參議員，因此，在臨參會上也充分表現了敵佔區同胞的要求。再從民族上看，有朝鮮的，還有滿洲的少數民族的代表，所以，不管各個黨派，各個階層，各個地區以及少數民族都參加了大會，都爲了一個目標——抗日，提出了許多意見，經過討論，並且通過了一致的決定。不論是誰，都在抗

日的大目標下決定如何把日本帝國主義趕走，把國民黨、共產黨、地主、農民、工人等等所有一切力量 and 主張，都團結爲一個力量和一個主張。這種團結的精神，也是偉大的。大家都不是爲了那個黨派或階層的利益，而是爲了全民族的利益。這也正是今天抗日所需要的。

再其次，在大會工作的熱忱上情緒上，也表現了團結的精神。在十七天的過程中，大家毫不鬆懈，毫不抱怨，一直緊張的工作，這種情緒是很少見的、很寶貴的。特別要提到的，是爲公而死的楊參議員濂甫先生，他以即屆七十歲的高齡，並且患着重病，還坐上担架來參加會議，這種精神，表示了什麼呢？表示了爲抗日出力，爲團結出力。可惜我們沒有聽到楊老先生的寶貴的意見。但是這種以死奉公、以死求團結的精神，是晉西北人民的光榮，是後死者應該效法的。此外，還有許多年紀很大、體力很弱、眼睛看不見、走路不方便的老先生，他們從幾百里以外來參加會議，在會上儘量發表自己的意見，比如我們的蔡厚老先生、我們的張蘭女老太太都是。這種爲國爲民的熱烈情緒，除了說他們是爲國家民族的利益而外，再找不出其他的解釋。

從這種團結的精神，可以使我們相信所有的中國人民，所有的中國各個階層，各個黨派，除了少數喪心病狂的分子以外，都是抗日的。在五年多抗戰的過程中，特別是這次大會上，也證明了這是正確的。這裏特別要說到的，中國的工人和農民是抗日的，地主也是抗日的，只有這種互相信任，才能繼續鞏固和擴大我們的團結。其次，我們認爲中國所有的各黨派各階層，不但都是抗日的，而且在抗日的大目標下，還能爲了民族國家的利益，犧牲他個別的利益，這種犧牲的精神，就是團結的保證；

這種團結，就是抗日勝利的保證。

現在我來講民主精神的表現。這次大會，民主精神的表現，首先是「三三制」的切實執行。不管是主席團的選舉，常駐會委員的選舉，政府委員的選舉，都是貫徹了「三三制」，實行了「三三制」。共產黨員特別在這方面是努力的。

在大會的過程裏面，所有參議員，都儘量提出自己的意見和提案，先經過了小組的討論，然後經過大會討論以至於通過，因為先經過小組討論，因此，所有各種條例各種提案，都能有充分的時間發表意見和交換意見，這是一個特點，也就是新民主主義的精神。在各種意見的取得一致上，在某些組織問題的解決上，我們是實行了新民主主義；這種民主的精神，表現在求得團結……我們從選舉的貫徹「三三制」，從會議的過程上，從組織問題的解決上，可以看到這次會議，是充分的表現了民主精神。也只有這樣的民主精神，我們才能更加一致、更加團結。

## 第二、這次大會的成就

第一個成就：做到了團結，實行了民主，這是大會最大的收穫。第二個成就：這次大會總結了政府的工作，聽取了軍事報告，同時大會給政府兩年多的工作做了一個適當的估價。就是說，我們政府的政策方針是正確的，但是在下面有些地方的貫徹還不夠。這樣，使政權幹部在工作上得到了應有的結論，今後能夠更好的貫徹政府的政策和方針，同時也使某些不瞭解全面情況的先生們，清楚的了解了全面的政府工作。有了這一個成就，使得各階級人士對政府的瞭解更進一步，使晉西北三百萬人民

更加擁護和幫助政府和軍隊。第三個成就：決定了以後的大政方針。首先通過了晉西北施政綱領，這一綱領是三百萬人民的行動綱領，而不是宣傳品，應該確實執行……其次，還通過了一些很好的法令條例，如保障人權條例、減租交租和減息交息條例、公糧條例，以及晉西北行政公署組織大綱、縣區村組織大綱等等。這些法令、條例，也正是今後政府和三百萬人民所應共同執行的。還有各種提案的通過，要執行的有一百多件，這些提案，充分的表現了各階層的要求，也照顧到各階層的利益……第四個成就：民主選舉了常駐會委員及政府正副主任行政委員，這些被選出的人，都是晉西北的優秀人士，他們包括了各個階層、各個黨派、各個地區，代表着各個方面的意志，這一個選舉的結果，使今後各種政策的執行，得到了物質的保證。

### 第三、幾點希望

一、對各級幹部的希望……所有晉西北的幹部，不管是那方面的，我們承認都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特別是晉西北三百萬人民的優秀兒女；除了極少數存心不良的分子外，所有幹部，都是爲了國家民族的利益而出來奮鬥的。同時也應該承認，這次大會上有些人士對幹部的批評，也都是善意的；這就是說，晉西北各階層人民的代表，對我們的幹部希望很大，所以，對這些批評，我們的幹部應該很好的接受與反省，改正錯誤，把工作做得更好。同時，我們希望晉西北的父老、人民的代表，要繼續以長者的態度、教育家的態度，來幫助我們的幹部進步，這是對抗戰有利的。特別是共產黨員幹部，對於黨外人士的批評，更要很好的反省。黨外人士對於共產黨員的批評，也都是善意的，這也就是說，

黨外人士對於黨員幹部的希望也是很大的，我們也希望黨外人士更加不客氣的對於共產黨員幹部的批評和教育……二、對於常駐會委員和參議員的希望：希望常駐委員會，在大會結束後，很好的監督和幫助政府，實現大會的決議，並能經常接受人民的意見，反映給政府，使政府的工作做得更好。希望所有的參議員，也要在大會結束後，能把大會的精神和決議，報告給三百萬父老兄弟姊妹，特別希望各位參議員，能夠成爲執行大會決議的模範。具體的執行是政府的責任，而參議員本身在執行各種條例上也應該成爲身體力行、奉公守法的模範。……對於政府的威信，應該特別注意，參議員一定要體念政府的困難，提高和鞏固政府的威信。因爲政府是我們自己選舉出來的，是人民代表所選舉出來的……三、對於政府的希望：首先希望政府能夠貫徹執行並實現大會的一切決議，尤其是根據這次所通過的施政綱領來領導晉西北的工作。特別要提到的問題，就是這次所選舉的政府和大會的決議，不是代表一個階層一個黨派，而是代表所有人民、各抗日黨派、各抗日階層的。因此要照顧到各個方面、各個階層的利益。而共產黨員要負更多的責任，要和其他黨派階層，更好的團結，把工作做得更好，其次，政府今後的工作，應以保證戰爭的勝利爲主要任務；保證了戰爭的勝利，也就是保證了人民的利益。一切要爲了戰爭的勝利，沒有這一點，就沒有人民，沒有人民，也就沒有根據地。四、對共產黨員的希望：首先希望共產黨員要和人民在一起，共產黨員不是在人民之上，而是在人民之內的。我們黨的領袖毛主席指示我們，沒有羣衆，就沒有共產黨。共產黨沒有特別的利益，中國人民的利益就是共產黨的利益；共產黨最終目的是無產階級的解放，但是沒有中華民族的解放，就沒有無產

階級的解放。因此，中國人民的利益與共產黨的利益是一致的。中國共產黨的事業，就是中國人民的事業。我們的氣魄要大。在抗日的艱苦困難過程中，共產黨員要站在最困難最危險的崗位上去工作。共產黨員是不怕困難的、不悲觀失望的。同時在生活的享受上，共產黨員應該是艱苦的模範；特別在政府中工作的共產黨員，要執行毛主席的指示，要成爲廉潔奉公、大公無私的模範；要成爲完成任務、艱苦奮鬥的模範，尤其是要成爲團結所有人民、共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模範。

#### 第四、當前的幾個主要工作

一、對敵鬥爭——在以後應該是政府的主要工作，我們相信，政府一定能够很周密的計劃，把這一工作做好。各地參議員回去之後，也要很好的動員人民，更加積極有力的進行對敵鬥爭，以達到把敵人擠出去的目的。這一個目標，是我們共同的目的。這首先就要提高抗戰勝利的信心，把三百萬人民鼓勵起來。根據國際國內的具體條件看來，我們勝利是有保證的，我們的勝利已經不遠。其次就要發揚民族氣節，每一個中國人民，都要有民族氣節，不當漢奸，不幫助敵人。再其次，就是發展與健全民兵組織，是對敵鬥爭最有力最有效的辦法；並應盡量的解決民兵的武器，舊式的武器也好。只有這樣：一方面在政治上提高人民的抗戰勝利信心，發揚民族氣節；一方面在物質上幫助民兵武器，我們就可以到處打擊敵人、消滅敵人。二、保證今年公糧的完成與提高農幣——完成今年十六萬石公糧，保證軍糧的充足，這對於軍事的勝利，是一個很大的保證。希望各地參議員回到各地之後，對於公糧條例要向人民解釋，對於公糧工作幫助政府進行，很快的完成。農幣的提高，對晉西北三百萬人



民財富的增加、根據地的鞏固與建設有密切的關係。三、貫徹精兵簡政——過去已經講過，今後是執行的問題了。

最後，希望各地參議員將大會的決議和精神，能够傳達給每一個人，傳達到每一個角落、每一個村莊，使晉西北三百萬人民都能够了解和接受大會的決議，能够以大會的團結精神，共同爲戰勝日寇而奮鬥！那麼，我們的抗日戰爭，就一定勝利！

## 晉西北施政綱領

爲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與蠶食，爲鞏固建設晉西北抗日民主根據地，爲貫徹精兵簡政，渡過困難，準備反攻，中共中央晉綏分局於晉西北臨時參議會召開之際，特向晉西北三百萬人民提出如下的施政綱領。

(一) 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政策，團結晉西北內部及各友區的各社會階層、各抗日黨派、各抗日軍隊與敵佔區同胞，爲保衛與建設晉西北抗日民主根據地，驅逐日本帝國主義而戰！

(二) 提高主力軍的戰鬥力，縮併機關，充實戰鬥單位，保證其物質供給。組織相當數量的地方游擊隊與不脫離生產的民兵，以開展羣衆性的游擊戰爭。尊重與愛護抗日軍人，切實優待抗日軍人家屬，撫恤榮譽軍人及陣亡將士遺族。

(三) 民選各級民意機關及政府，貫徹「三三制」，在各級民意機關及政府中共產黨員只佔三

分之一，其他各抗日黨派及無黨無派的人士佔三分之二，裁減駢枝機關，加強下層領導，增強行政效率，厲行廉潔政治，肅清貪污浪費，並保障幹部與其家屬最低限度之物質生活。

(四) 保障一切抗日的人民之人權、地權、財權及言論、出版、信仰、居住之自由權，除司法機關得依法執行其職務外，任何機關部隊團體及個人均無權逮捕審訊處罰及侵犯他人之一切權益。但在敵人掃蕩時及游擊區等特殊情形之下，經政府授權者，不在此例。

(五) 改進司法機構，廢除刑訊，重證據不重口供，實行陪審制度，簡捷訴訟程序，改善監獄行政，實行感化教育。對漢奸偽軍偽組織人員及叛徒等，除死心塌地不願悔改者必須施以堅決鎮壓外，其願意悔改自新者，一律實行寬大政策，不究既往，給以自新之路，不得殺害凌辱。

(六) 堅決執行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保證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債主的債權，徹底實行減租減息，保證交租交息；政府對人民的租佃關係、債務關係，應予合理的調整。

(七) 提高農業生產，發展手工業，管理對外貿易，實行單一本位幣，改良生產技術，獎勵發明，扶助合作社的發展。工業部門工作時間以十小時為原則，農民工作時間則依照習慣。肅清偽鈔在根據地內流通，並防敵吸取我物資。敵佔區及根據地之土紳商賈可到根據地內自由經營投資，給以保護，如不願居留時，可自由處理與攜帶其財物。

(八) 實行合理的財政稅收制度，統籌統支，確立預決算；非經參議會通過，政府不能任意增加人民負擔。居民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民應按土地財產或所得之多寡負擔抗日經費。切實整理村攤

款，準備實行統一累進稅。

(九) 推進國民教育，改善小學教員生活。加強幹部教育，實行在職人員的兩小時學習制。尊重知識分子，保護與優待流亡學生與失業青年。

(十) 依照男女平等原則，從政治經濟文化上提高婦女之社會地位。獎勵婦女參加生產，發揮婦女在經濟建設上的積極性。實行一夫一妻婚姻制。婦女依法有財產承繼權。實行孕婦及兒童之保健與教育。

(十一) 本民族平等原則，根據地內各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上一律享有自由權；並互相尊重其宗教信仰與生活習慣；在民主選舉中，應予少數民族以優待。各民族親密團結，共同抗日。

(十二) 救濟災民難民，使其取得職業與受教育的機會，對各地會門組織，實行爭取團結與教育的政策。

(十三) 開展對敵鬥爭，堅決打擊敵偽的蠶食政策。減輕或免除敵佔區和接敵區人民的負擔；設法保護其生命財產，體諒其困難；凡不堪敵偽蹂躪而來根據地者，政府應予以慰問與安置。

(十四) 瓦解敵偽軍，爭取敵偽軍反正。對俘虜之敵偽軍官兵，絕不殺害或加以侮辱，應一律釋放之；其願加入抗日工作者，政府應給予適當工作，並保障其生活。對反正之偽軍，絕不強迫改編，保證其物質供給，與其他抗日部隊平等待遇，團結其共同抗日。

## 臨時參議會慰問敵佔區同胞書

敵佔區的男女同胞們：

你們在驚心動魄中過屈辱、痛苦、血淚交流的日子已經五個年頭了，我們根據地的同胞們，沒有一天忘記你們，也沒有一天不在爲恢復國土解救被難同胞而與敵寇惡鬥。國難方殷，我們和同胞們同憂，抗戰勝利，我們要和同胞們同樂。我們要告訴你們敵佔區同胞們的，我們抗日根據地的建立，就是解救你們的保證。這幾年，日本鬼子已經被我們打的漸漸弱了，越發的外強中乾了，而我們却越來力量越實在、越雄厚了。全國一天一天更加團結，各路戰場都能阻止敵人大規模的進攻。就華北來說，先後建立了大小十三個抗日根據地。在根據地內實行民主，村長、區長乃至縣長最高負責人都由老百姓來選舉；更努力於農工業建設，多開荒地，改良種法，多種棉花，吃的穿的都不成問題，一些必需品，自己也能造，技師工人，都是從天津、上海、北平、武漢來的；另外文化教育，也積極建設，山裏的學校很多，冬學辦的很好；因此老百姓的光景是一天好似一天。這樣十三個根據地，便是敵人的死對頭，便是趕走鬼子的重要堡壘！我們晉西北抗日根據地迭次打敗鬼子掃蕩，現在已經是鞏固堅強的堡壘。如今爲了加緊團結、加倍努力，我們召開了臨時參議會，各軍、各界、各黨、各派、各地方的參議員，歡聚一堂，共商大計；敵佔區數十位參議員更是不辭勞苦，不避艱險，遠路跋涉，參與盛會，以便集思廣益、羣策羣力，共商怎樣鞏固咱們晉西北抗日根據地，怎樣組織咱們的力量，好準

備反攻，解救出咱們淪陷在敵佔區的同胞。因此當大會開幕之日，全體參議員，代表晉西北三百萬同胞先向淪陷於敵佔區受苦受難的同胞們致深切的慰問，並以抗戰必勝的信心互相勉勵。願你們，不管種田也好，經商也好，就是被迫在偽軍偽組織裏幹事的也好，永遠是「身在曹營心在漢」，不做壞事，暗裏抗日，以便迎接反攻的到來。你們苦難的日子快滿了，日本鬼子必將隨着希特勒的失敗走向末路，現在正需要我們全體同胞共同努力。親愛的同胞們，我們不久就要在平川和你們見面，共慶抗戰的勝利！

晉西北臨時參議會 十月二十四日

## 大會重要電文

### 致中共中央電

延安毛主席並轉中共中央鈞鑒：我公領導抗戰，挽救危亡；公忠精誠，舉世欽仰；宏猷碩畫，全國景從。自「三三制」實施，團結全民，尤見公忠謀國之至意，華北人民，齊聲擁護。晉西北地處敵後，仰承感召，軍民奮發。今者為提高民主，加強團結，召開臨時參議會，同人等共砥信心，誓本團結之旨，和衷共濟，完成抗戰建國大業。茲當開幕之際，大會敬以至誠，遙致最高敬意，諸維亮察。

晉西北臨時參議會全體叩敬

### 致八路軍新四軍電

十八集團軍朱彭總副司令並轉八路軍新四軍全體將士電：貴軍堅持敵後抗戰，百戰百勝，英勇聞世，紀律嚴明，軍民融洽；大好河山，賴以保衛；民主政治，賴以扶持。我晉西北經兩年餘之努力，奠定民主基石，向承兩公及貴軍全體將士之關懷，特在此臨參會開幕之際，謹代表晉西北三百萬人民遙致敬意。同人等定本團結抗戰初衷，共商對敵鬥爭，鞏固根據地，並準備反攻力量之方策，以符雅望。專此電達，並祝健康！

晉西北臨時參議會全體叩

### 致賀、續、關電

延安聯防司令部賀司令員、續主任、關政委鈞鑒：來電誦悉。臨參會已於二十四日開幕，諸公或因肩荷重負，不克親臨大會；或以爲國辛勤，積勞成疾，同人等不勝翹企眷念之至！晉西北根據地幾年以來，全賴諸公之領導有方，指揮若定；得以堅持，得以鞏固。今茲同人等代表三百萬人民，不分黨派，不分階層，不分民族，爲求熬過困難，準備反攻，聚首一堂，共商大計。誓當仰副諸公等威望，同心戮力，貢獻於抗建大業。特此電候，敬祝健康！

晉西北臨時參議會全體叩敬

### 致中共中央晉綏分局電

林楓同志並轉中共中央晉綏分局諸同志鈞鑒：在你們提議與直接領導之下，晉西北臨時參議會經

過年餘的籌備，已經正式開幕了。今天，我們來自各地的百餘參議員同人，齊集富麗堂皇的大禮堂，用民主團結的精神，共商抗戰建國的大政，感到無限的歡欣與鼓舞。回想晉西北在五年多反對敵寇摧殘破壞之下，各種工作日漸開展，建立了鞏固的抗日根據地，固屬各部門工作同志努力奮鬥結果，尤賴你們正確的領導進一步調的成功！今日臨參會開幕，不僅表現了民主政治更進一步，根據地益臻鞏固；而且我們對於克服困難迎接勝利的信心，更加堅定不移！特向你們致敬，我們誠懇歡迎你們的指導，鞏固民主政權，加強軍民團結，爭取抗戰最後勝利。敬以至誠，敬祝健康！

晉西北臨時參議會全體叩

## 晉西北臨時參議會大會記事數則

### 敵佔區各縣參議員歷盡艱險趕赴盛會

晉西北臨參會的召開，敵佔區各縣參議員，跋山涉水，衝過敵人重重封鎖綫，歷盡艱險，趕赴大會。到會敵佔區離石、汾陽、清太徐、陽曲、忻州、崞縣、大同、五寨、朔縣、平魯、右南等縣參議員數十人。朔縣蔡厚老先生，已七十高齡，此次不辭勞苦，奔走七八百里，衝出平魯，朔縣偽警備隊之包圍。崞嵐六十一歲女參議員張蘭女，老態龍鍾，騎驢遠道而來。右南參議員林子茂先生，在途中被敵發覺，敵人尋蹤追擊，輾轉於山叢中達半月之久，始得安然到會。陽曲參議員一行六人於動身之日，適遇敵人掃蕩，途中吃不上飯，夜宿荒山。臨縣參議員楊濂甫先生坐轎子抱病赴會。敵佔區人民

對根據地期望之殷切，參議員爲國爲民的熱忱，於此可見一斑。

### 晉西北臨參會開幕

晉西北臨參會，已於十月二十四日，在某地正式開幕，到會參議員、軍政長官、來賓、旁聽者共四百餘人，男女老少，濟濟一堂，會場充滿着團結融洽的氣象。參議會禮堂的佈置甚爲壯麗，綢緞幃幃，玲瓏滿目。敵佔區人民所贈送的旗子尤爲引人注目，如陽曲縣×村送的：「我們身在敵僞的壓迫下，我們的心向着臨參會！」

### 七十老人痛斥敵人暴行

在開幕典禮上，朔縣參議員蔡厚老先生演說，痛斥敵人暴行。他說：「敵人自佔朔縣以來，殺害老百姓，有戶口可查者，已達四千八百餘人。敵人經常抓人，百十成衆，拉到城外，用機關槍掃射。敵人更勒索民間財物，驢牛每年徵稅白洋一元，羊每頭半元，人口稅每人一元，其他苛捐雜稅，名目翻新。」蔡老先生說：「某小村七八十戶人家，一年花費竟達萬元之多。漢奸更四出騷擾，民間被物布疋，搶走一空，人民生活甚苦。」最後蔡老先生申言：「寧爲中國鬼，不做亡國奴！活一天，幹一天，不屈不撓，貫徹到底！」

### 大會通過晉西北施政綱領

中共中央晉綏分局所通過之鞏固與建設晉西北施政綱領，由臨參會全體共產黨參議員聯名提出。大會第十日，並由中共中央晉綏分局副書記林楓先生對該綱領之基本精神與具體內容，詳加說明。其



中特別對於中國共產黨忠實於團結抗戰，認真執行「三三制」詳為闡述，語辭坦率，態度誠懇，聽衆有感動淚落者。該綱領獲得全體參議員熱烈的擁護，一致通過接受該綱領為今後政府的施政綱領。

### 敵佔區參議員控訴敵人暴行

臨參會秘書處宣傳科於大會期間，出版大會生活，第四期會刊載一文，題為敵佔區參議員控訴敵人暴行。內稱：離、汾、清、太、徐、陽曲、忻、崞、大同、朔縣、右南、平魯等敵佔區參議員，他們帶來了敵佔區人民的痛苦和對敵仇憤的心！記者走訪敵佔區參議員，他們均一致憤慨地控訴敵人的暴行。陽曲參議員××村村長×老先生，年已六十，他報告八月中旬，敵人掃蕩陽曲的情形說：「這次敵人殺了咱們二十多個老百姓，搶了東西不算，還把鍋盆傢具打得稀爛。×縱隊、游擊大隊和公安局，他們爲了保護老百姓，經常和敵人打仗！」

臨南參議員張永倫先生說：「咱們四分區一大半是敵佔區，南北臨縣，敵人經常出來掃蕩。今年的掃蕩和過去不一樣，現在要把老百姓家裏的東西搶盡才走，土坑毛廁都抓到。三交敵人硬要老百姓回去，老百姓都不回，到野地裏睡。」

敵佔區小學教員參議員任子龍先生對記者談：「抗戰初期，敵人兵力很充足，現在可不行了；所以他又來了一個政治攻勢，叫做『強化治安』，新社會常派人到各村召集老百姓開會，進行欺騙宣傳。敵人強迫各村每天送情報，老百姓每天給他送一個『平安無事』；八路軍真的來了，也不讓敵人知道。敵人要糧又要錢，加上一部分僞軍的敲詐勒索，現在平川老百姓的生活，比東北同胞還要苦！」

一個敵佔區青年參議員石先生說：「陽曲靠近太原，是敵人心腹之地。去年一月到八月這八個月中，敵人就進行了大小九十多次的掃蕩，強姦女人，燒房子。這次八月十五掃蕩，敵人把兩個老百姓拋進火裏去活活燒死。在燕溝村，一次就拉走八十四個牲口，使老百姓的耕種受到極大的困難。但是，老百姓都是我們的，偽軍大多數都是哄瞞敵人的，他們的心一天一天地傾向抗日，想着要出來！」

一位敵佔區紳士王參議員說：「我們右南敵佔區人民的生活很苦，敵人的經濟統制很厲害。這回敵人在雁北，又增加了七八個據點。」

平魯參議員莊戶人趙先生說：「我們平魯，敵人三天五天出來掃蕩，四十家的小村，燒了二十多家。可是我們縣裏游擊隊的人數比前增多了，幹部們工作都很積極。出城十里以外就有八路軍，平常敵人就不敢出來活動。」

### 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落成典禮

抗日陣亡將士暨死難烈士紀念碑落成典禮，於十一月十二日上午，於冷雨霏霏中舉行。全體參議員及來賓列隊於紀念碑前，碑頂覆以鮮艷的國旗，軍樂抑揚，空氣倍覺悲壯。獻花圈後，劉副議長少白、行署武副主任新宇及新軍羅政委貴波先後致辭。他們一致指出：今天晉西北根據地之能存在，臨參會得於勝利開幕，實爲此數萬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用他們的熱血頭顱換來的，故此紀念碑亦可說是用他們的血肉所築成的。追念死者，應承繼他們爲國家爲民族英勇犧牲的精神，發揚光大；要對正浴血苦戰的將士們，應倍加愛護與幫助。最後，由國際友人華北朝鮮義勇隊金世光先生及最近抵此的

華北日本人反戰同盟盟員海田弘道先生講話。金先生說：「許多朝鮮義勇隊隊員曾和中國抗日將士共同抗戰，共同流血，今後亦當繼續爲打倒日本法西斯而共同奮鬥到底！」海田先生說：「日本人反戰同盟及日本人民，和中國人民都是站在反對日本法西斯的戰綫上的。」典禮進程達兩小時，在雨霧淒迷中告成。

## 慶祝臨參會開幕

參議員任子龍

辛亥革命建立了中華民國，掃除了封建的形式，全國皆擬慶享民主獨立自由的新生活，結果與民衆的願望相違，外而受帝國主義，特別是日寇的侵略欺凌，內而受軍閥政客剝削壓迫，所謂「民國」，祇是假民主政治；我們大多數的人民大眾，嘗受了更壓迫更窮苦的滋味。

現在，我們晉西北軍政民，在五年抗戰的千辛萬苦之中，在賢明領袖的領導之下，爲了各黨派、各階層更進一步的團結，爲了堅持接近勝利的抗戰，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在地瘠民貧、物質缺乏、交通梗塞的環境之下，建設了雄壯的禮堂，籌劃了豐富的設備，遴選了人民擁護的代表，聘請了有聲望威信的賢能，濟濟一堂，共商國家大事。這是晉西北破天荒的第一次民主運動，我本熱愛民主的精神，慶祝晉西北臨時參議會勝利成功！並歡呼：民主政治萬歲！

## 樊訢如先生談大會觀感

抗戰日報〔晉西北解放區的報紙〕十一月十四日，曾刊載一文，題爲樊沚如先生對大會觀感，樊先生爲臨縣參議員。茲錄其原文如下：

記者於日前詢問樊沚如先生對大會之觀感，他說：「我們的會開得很隆重，富有民主的精神。比如大會主席團的選舉，就非常鄭重，主席並宣佈可以自由競選，沒有任何包辦的地方。選舉的結果，共產黨員也沒有超過三分之一；常駐會的選舉也是一樣。」他繼續指出：「只有我們的參議會，才會有真正的民主選舉。這裏沒有權勢的威脅，更不會有金錢的收買，在這裏，沒有人想爲自己爭地位，更沒有人想升官發財；大家都在選舉真正能負責任的人。」他特別提到小組會，認爲：「效果最大，它充分發揮了民主；在小組會上，大家心裏有什麼，就講什麼；平常不會講話的人，也可以毫無拘束的說出自己的意見。就以我們這一組來說，這幾天把大家從民間帶來的意見，都真正講出來了。」

對中共中央晉綏分局提出的施政綱領，他說：「這是非常切合晉西北目前需要的，它的獲得全場的通過，證明它照顧了各階層的利益，因而得到一致的擁護。」

關於大會的收穫，他說：「大會在政治上已經有了很大的收穫，大家開誠佈公，商討國事，表示出了各階層空前一致的團結。對政府與軍隊的困難及艱苦工作的情形，也都有了很清楚的了解；這對溝通軍政民之間的互相認識，使晉西北今後軍政民之間更親密的團結，會有很大的幫助。」最後他說：「至閉幕時，聽了林議長的講話，尤覺得精密周詳，特別是希望政府、勗勉議員及黨員的話，更是切合實際，思精體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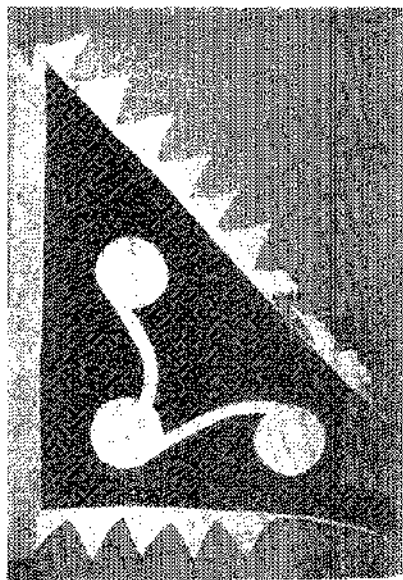
## 我對共產黨的認識

參議員王善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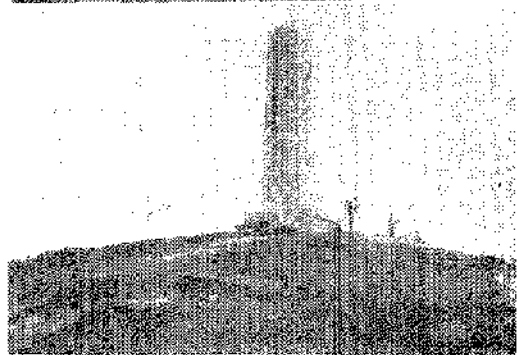
參議員王善先生，國民黨員，彼曾撰文發表於大會生活，題爲我對共產黨的認識，茲錄其原文如下：

中共中央毛澤東先生，自抗戰以來，盡力號召全國各黨各派團結一氣，共禦外侮；五年以來，共產黨確實執行了這一任務，尤其最近中共在整風問題上，提出了共產黨員祇有與黨外人士合作的義務，沒有排斥黨外人士的權利。這一點，共產黨員更是全體動員，一致實行。比如這次臨參會選舉議員的時候，各地參議員有選出多的共產黨員時，共產黨員自行退出，讓非黨和友黨人士遞補。這一點合作精神，我們是不能否認的。又如在臨參會開幕時，林楓先生將這次議員內共產黨員的姓名人數，公開地宣佈出來，恰合「三三制」的原則，這一點更是令人感佩的。過去一般人士對於共產黨，多少有懷疑，以爲共產黨是神秘、不讓知道的。又共產黨年來所謂與黨外人士合作，有的人或許認爲是口頭上的合作，實際上，不一定是如此；尤其是其他黨派人士，更恐不免有這樣的懷疑。就如我是一個國民黨員，對於共產黨即有過懷疑；即這一次召開臨參會，也以爲是爲了應付目前局面；更是在一九四〇年春天四項動員的時候，不但是懷疑，而且還要恐怖；迨後政權漸漸穩定，政治一天一天地進步，才將恐怖的情緒慢慢消失。趕到本年四五月間，各地選舉參議員，在報上看到所選出的，多數是非黨人士；共產黨員只不過佔三分之一，這一次始把我對共產黨的懷疑消失，才知道共產黨真是要與各黨

各派合作。及至來到這裏，又見黨內人士與黨政人員，對於參議員們招待的是無微不至，關懷的是萬分親切；尤其令人感奮的，是講話之間那種誠懇虛心的態度，與希望黨外人士共同抗戰、共商國事的表現，令我真是感激零涕！這才使我對共產黨的面目認識了，我對共產黨的懷疑完全消失了。共產黨的確是保衛中國、解放被壓迫民族的真衛士，是不惜犧牲、不憚艱苦、與敵拚命搏鬥的真英雄！尤其是與全國各黨各派推心致腹、開誠相見的合作者。黨外人士，對之應如何的感激，如何的興奮，來與共產黨精誠團結、親密合作，將過去那種貌合神離的觀念真實打消；做照共產黨的真誠坦白、肺腑相見的神情，來同共產黨親密攜手，共商國事，共禦外侮！我們必須做到神貌俱合、宛如一體的團結者。過去那種猜忌懷疑，與虛與委蛇的態度，完全消滅，盡數除掉，那才能對得起共產黨的希望，那才能對得起這次臨參會的召開。故我以個人的地位，來與共產黨員披誠，同時還希望各與會人士同樣有此態度。



三光里平英羅旗  
高101.7厘米  
寬121.7厘米  
口第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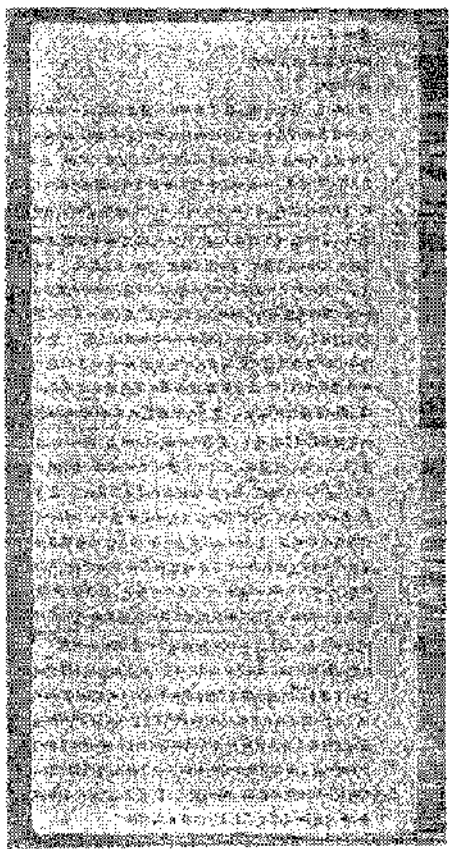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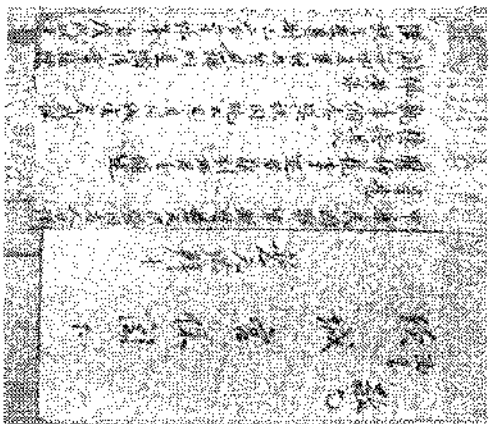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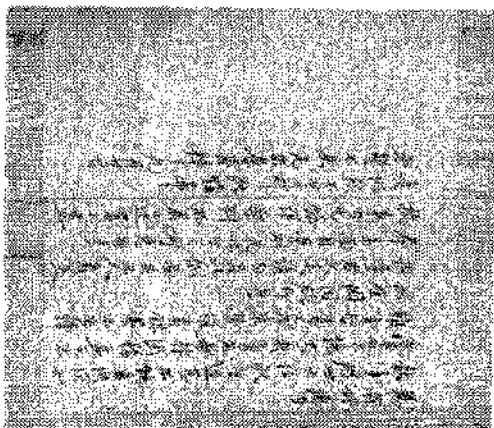
三光里平英羅內心紀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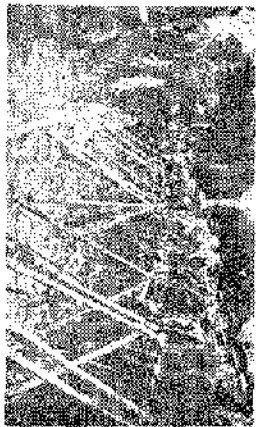
原件藏天津華泰物園立館索閱 吳士孫先生揮墨







張德全同學給張老師的信  
 (原稿在「二五」中，現由張德全同學提供)



廣西貴州鐵路橋樑之一部  
（在貴州大平山附近攝於一九三〇年）



廣西貴州軍事機關之一部  
（在貴州大平山附近攝於一九三〇年）



廣西貴州軍事機關之一部  
（在貴州大平山附近攝於一九三〇年）



廣西貴州軍事機關之一部  
（在貴州大平山附近攝於一九三〇年）



虎居起義後武軍終江守軍  
(張國良革命軍團第二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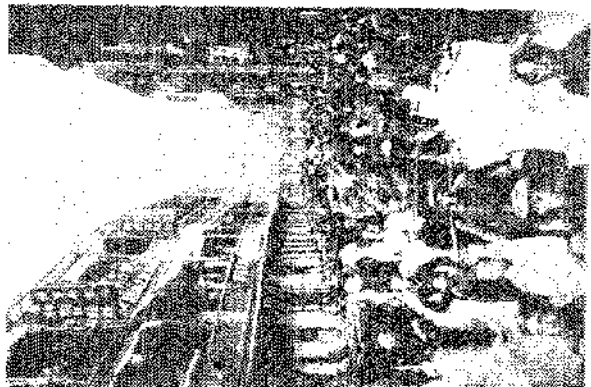
武居武軍團武軍團  
(張國良革命軍團第一營)



武居武軍團武軍團  
(張國良革命軍團第一營)



武居武軍團武軍團  
(張國良革命軍團第一營)



六四的暴動，在香港國際門前上落  
（攝自香港自由黨黨報《新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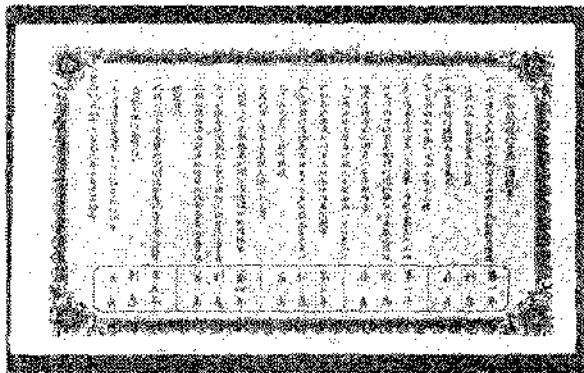
六四天安門，香港國際門前上落  
（攝自九十年代的香港新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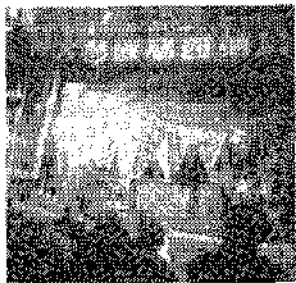
六四天安門，香港國際門前上落  
（攝自九十年代的香港新聞）



(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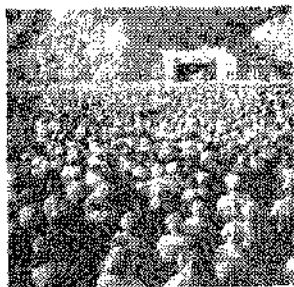
晉西北解放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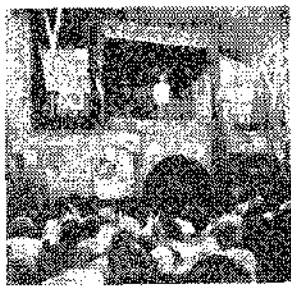
羅漢大會



第二次行政會 1948年



五一節紀念大會 (1949年 西縣)



村運展覽會 (1948年 臨猗)

## 晉西北解放區



大勝軍中政治幹部  
(1948年 魏星)



晉軍總司令部全體干部合影



八路軍攻取解縣  
(1948年 魏星)



八路軍騎兵交械 (1948年 魏星)



## 於西北解放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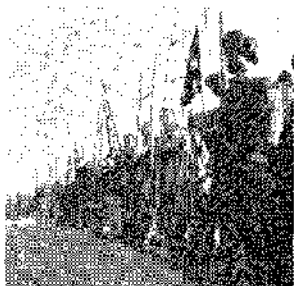
魯中婦女抗日游擊隊  
(1942年 攝)



呂南水運會 (1943年 攝)



冀南區 (1940年 攝)



冀東抗聯隊 (1940年 攝)

##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徵集中國近代史資料辦法

- 一、爲保存、整理並流傳中國近代史資料，特徵集鴉片戰爭以來各種文獻。
- 二、徵集範圍，包括：
  1. 中國政治、軍事、外交、經濟、文化等項的重要資料；
  2. 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進行革命鬥爭的各項資料（包括各少數民族反抗民族壓迫的鬥爭及華僑在國外的鬥爭）；
  3. 蘇聯援助我國革命及各國人民與我國友好關係的資料；
  4. 帝國主義對我國軍事、政治、經濟及文化侵略等項資料；
  5. 滿清政府、北洋軍閥、蔣匪幫及其他反動集團等賣國、專制、殘酷剝削以及其內訌等項資料；
  6. 近代人物的重要資料；
  7. 其他重要資料。
- 三、資料形式，包括：
  1. 檔案、函電、日記、著述稿本等；
  2. 親歷者的回憶錄和訪問記與歷史事件的調查記錄等；
  3. 錄等；
  4. 人物傳記；
  5. 像片、拓片及各種遺物等；
  6. 舊報章雜誌、各地方誌、罕見書籍等；
  7. 史料長編、年表、統計圖表、資料目錄及資料考訂等項著述；
  8. 非漢文資料或其漢文譯本；
  9. 其他。
- 四、凡保有上列資料者，請將原件或抄本寄來。惟特別珍貴、數量較大、郵寄困難以及保有人希望仍收回原件或有其他意見者，均請先行來函告知，以便商定辦法。
- 五、凡可以出版的資料，即編入「近代史資料」雜誌或單冊印行。
- 六、凡經出版的資料及不出版而有保存價值的資料均從優致酬；凡不願受酬及不願公佈姓名者請預先聲明。未被採用的資料如須退還，亦請預先聲明。
- 七、來件請寄北京東廠胡同一號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原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

近代史資料

1  
1954

# 近代史資料

一九五四年 第一期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編輯  
科學出版社出版

## 編輯凡例

- 一、編輯較有價值的原始資料及經過初步整理的史料性的文章，供歷史科學工作者參考。
- 二、編次分爲原始資料和整理史料的文章兩部分，各按所述歷史事件的時間順序排列。
- 三、原始資料，不拘正文或原註，均酌量選錄或刪節，但不作內容和文字上的改動。
- 四、編者在每篇資料之前酌加按語，說明其來源、原作者立場與參考時應注意之處。
- 五、資料中難免有敘事失實、觀點錯誤之處，反動統治階級的言詞更有污蔑人民和歪曲事實之處，編者均酌加註釋。
- 六、資料中殘缺之字，以口代之。資料中錯字、別字和衍文的校勘以及其他簡單註釋，均加在正文之內，較長的註釋列在正文外，一律以〔 〕號標明。佚文的增補以【 〗號標明。
- 七、編者按語和校勘、註釋均以編者所知爲限，不知者闕之。
- 八、紀年原文用陰曆者，酌註公曆；原文用公曆，在一九一二年元旦以前者，酌註中曆。

近代史資料（雙月刊） 一九五四年 第一期

編輯者 中國科學院  
歷史研究所第三所

地址：北京東廠胡同一號  
電話：五局三五二二

出版者 科學出版社

印刷者 北京新華印刷廠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京）一—二、六六〇 一九五四年八月出版

本期定價六、〇〇〇元